旅行雜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
第二十二卷・九月號
中國旅行社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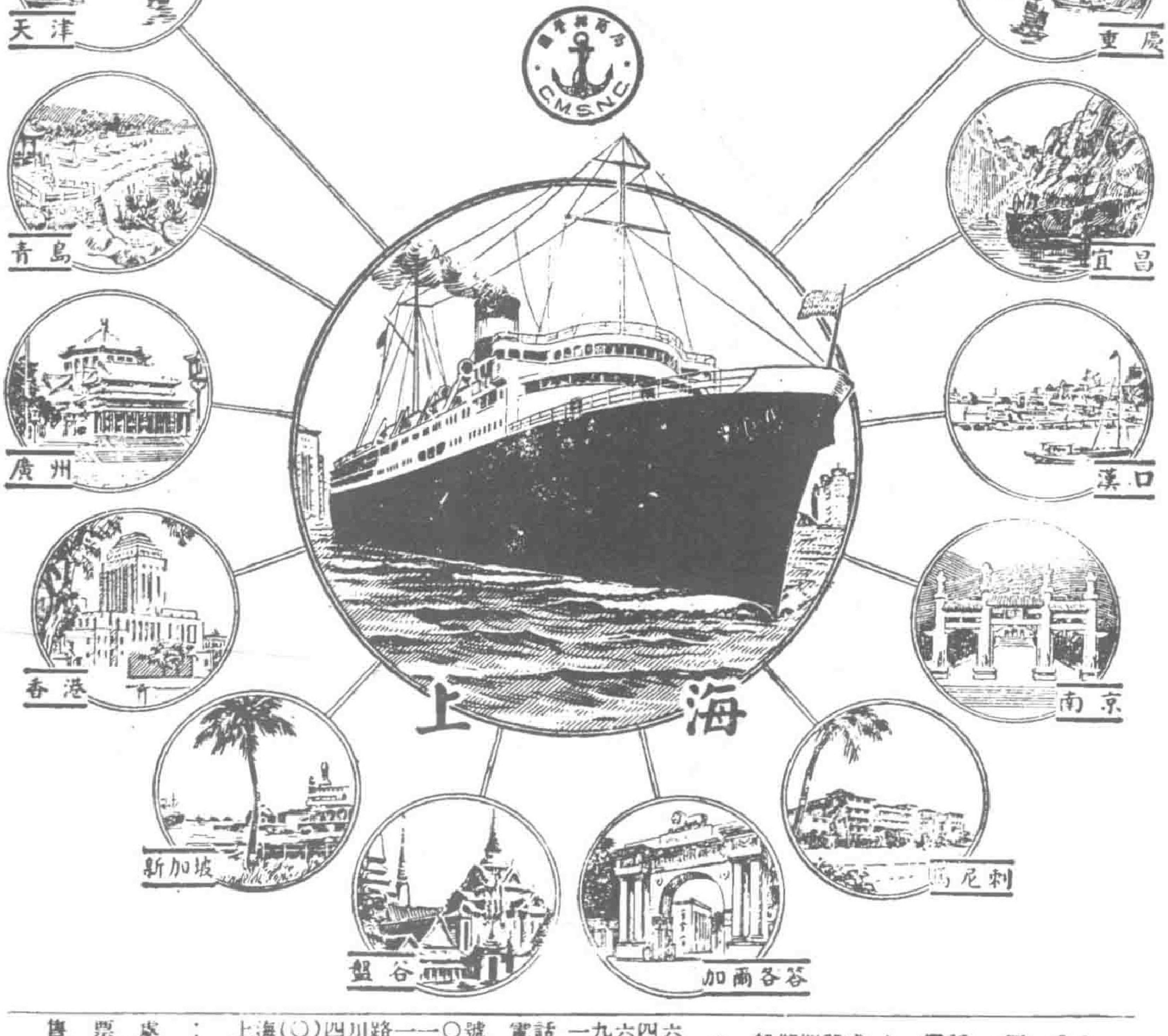
CHINA TRAVELER
Vol. 22, No. 9 · September 1948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國營招商局

總局：上海(〇)廣東路二〇號　郵局信箱一七二二號　電報掛號〇〇〇一　電話一九六〇〇(轉接各部)

發展中國航運　促進對外貿易

竭誠服務社會
歡迎各界批評



售票處　：　上海(〇)四川路一一〇號　電話一九六四六
旅運事務所　：　上海(〇)福州路三三號　電話一九四五〇
＊　船期問訊處　：　電話一四一八八

南北洋線　：　寧波　溫州　福州　基隆　高雄　廈門　汕頭　香港　廣州　湛江　榆林港　海州　青島　煙台　天津　秦皇島　葫蘆島　營口

長江線　：　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長沙　漢口　沙市　宜昌　重慶

海外線　：　東京　神戶　橫濱　海防　馬尼剌　新加坡　盤谷　仰光　加爾各答

民生實業公司

業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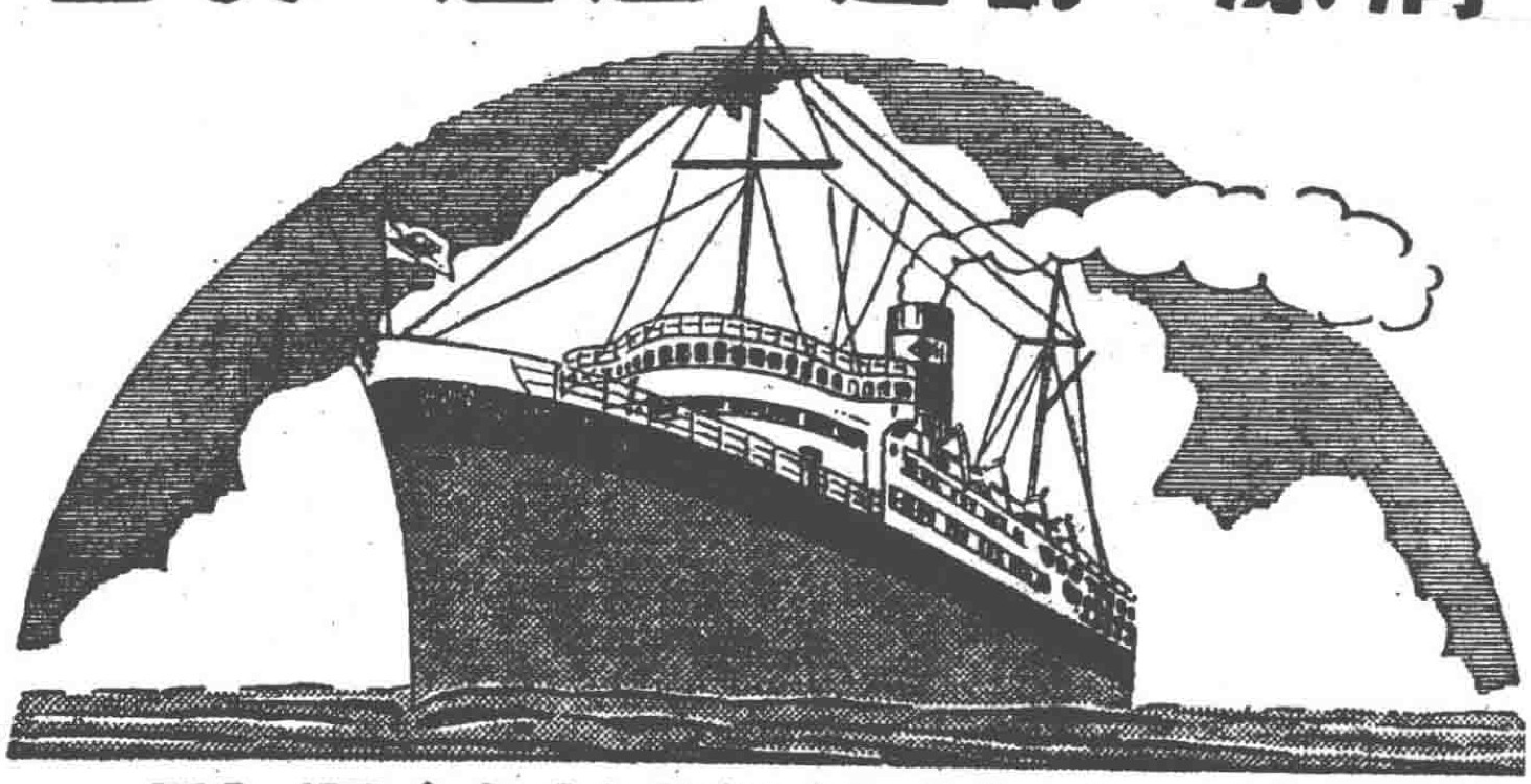
航業 機器 電水 物產 礦場 投資

宗旨

輔助社會 便利人羣 開發產業

乘本公司輪船

清潔 舒適 迅速 安全



現有輪船百餘艘行駛

台灣 天津 青島 福州 汕頭 廣州 香港 及長江漢宜萬渝等埠

總公司 重慶中正路一八〇號

上海區公司 東大名路三七八號
業務財務(中山東一路九號

各地分公司辦事處 漢口 宜昌 萬縣 南京 天津 基隆 青島 汕頭 廣州 香港 等二十餘處

並代理

太平洋輪船公司業務

地址 上海東大名路三七八號三樓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THE WING ON COMPANY

FED INC. U. S. A.

推銷中華國產　　統辦環球貨品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地址
南京東路

電報
中文掛號八二八二
英文簡碼
Wing on Shanghai

電話
九八二八二
轉接各部

永安公司為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定價平準，務使顧客滿意。

附設

大東旅社
鸞鳳廳　西餐室　茶室
飲冰室
大東跳舞場
七重天咖啡室
永安月刊社
永安攝影室

本公司各部分列如下

•鋪面•

帽部　男裝部
女式部　毛衫部
襪部　手袋部
手巾部　化粧品部
藥部　水瓶部
文具部　花鳥魚部
墨水筆部　糖果部
伙食部　烟草部
五金部　燒青部
玻璃部　磁器部
茶葉部　酒部
南貨部　禮券部

•二樓•

綢緞部　疋頭部
毡被部　京蘇部
裁縫部　新裝部
皮貨部

•三樓•

照相材料部　永安攝影室
象牙部　鐘表部
銀器部　首飾部
眼鏡部　電器部
收音機部　運動部
玩具部　鞋部
音樂部　漆器部

•四樓•

傢具部　皮箱部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二卷 九月號 目次

莫干山赴碧塢道中……丁挹文……封面
世運會隨感錄……張安治……一
匡廬烟雲……張蔭槐……七
莫干山的欣賞……儲裕生……一三
天童紀游……劉碩甫……一七
台灣游屑……吳沈釔……二一
煤都之夏……宋野平……二九
烽火中的大明湖……旅客……三三
西藏喇嘛送鬼……諸儉……三五
歸來猶寄虬溪畔……王啓熙……三八
記伊闕浮雕……陳與齡……四一
莫干山的夏景（美術圖景）……費求……五一
天童玉皇訪勝（美術圖景）……劉碩甫……五二
中國人看紐約……宋元濯……五三
憑弔諾曼地……伍墨衢……五八
夜行寧杭國道……周鏡泉……六〇
酷熱的非洲……沈弢……六一
爬山運動在歐洲……章英……六六
晚清外交官使歐剪影……辛沃……六九
一路福星（長篇小說）……張恨水……七三
京滬滬杭兩路新訂行車時刻表……七七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五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旅行雜誌長期定戶訂閱辦法

一、訂閱期限每戶暫先規定自繳款訂閱之月份起連續三個月爲期，期滿後再另行續訂。
二、訂費按當月卽訂閱之月份門市規定售價三倍計收
三、上述訂費限於當月十五日以前一次繳足，（外埠匯款以銀行匯出日期爲準郵局匯票以郵戳日期爲憑）逾期後卽須按下月份之門市規定售價三倍計收，訂閱期限亦改自下月份起連續三個月爲期。
四、本社於收款後，當製給訂費收據，交定戶收執，嗣後每逢出版，自取者卽憑訂費收據向本社取書，郵寄者卽由本社按址儘先寄發，寄遞方法分『掛號』『快遞』『航掛』『航快』數種，由定戶自擇，應需郵資概依郵局規章照算，於訂閱時一併計收。按現行郵資計三期掛號金圓三分快遞五分航掛七角航快七角三分
五、過期雜誌，概不在預訂之例，倘需補購，隨時按本社調整價辦理。
六、來函及匯款請書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七、本辦法自本卷九月號起實行。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訂閱本卷九·十·十一月三期書款金圓貳元伍角（另加郵費）

本期每冊實售金圓玖角

上海信託公司

財政部註冊　經濟部登記

民國十九年創設

辦理一切信託
及商業銀行業務
兼營各種儲蓄存款

國內匯兌

本以往服務精神

竭誠承辦左列各地通匯

手續簡便　匯費低廉　交款迅速

昆明　蘭州
北平　天津
南京　重慶
廣州　漢口
杭州　西安
長沙　汕頭
新疆全省各地

總公司：上海北京路四川路角
電話　一二九二三

分公司：昆明　蘭州

中國！起來！世運會隨感錄

本誌駐英記者張安治

在英國兩年就碰到兩件轟動全英的大事，——皇儲大婚和世界運動會，也算得恭逢其盛。頭一件事與我們外國人毫無關係，祇不過看看熱鬧長點見識而已。第二件却不然，中國也是參加競技的國家之一，並且曾經被列爲四强或五强的一員，在這種場合總該有點顏色給人看看，而事實的表現不僅使在外國的華僑灰心，就連同情中國的友人也感到失望。在比較之下，東亞病夫的雅號還是當之無媿！這並不是說中國的代表沒有盡力，而正是象徵着整個國運的興衰！所以我這一篇通訊縱使寫得如火如荼，也不過是替洋人捧場；並且一切正式的紀錄，偉大的場面和中國選手的表現在各報章上一定都已有詳盡的報導，現在還是從側面來作一點分析，寫一點隨感，或許可以作國人的參考，亡羊補牢，似乎也不能再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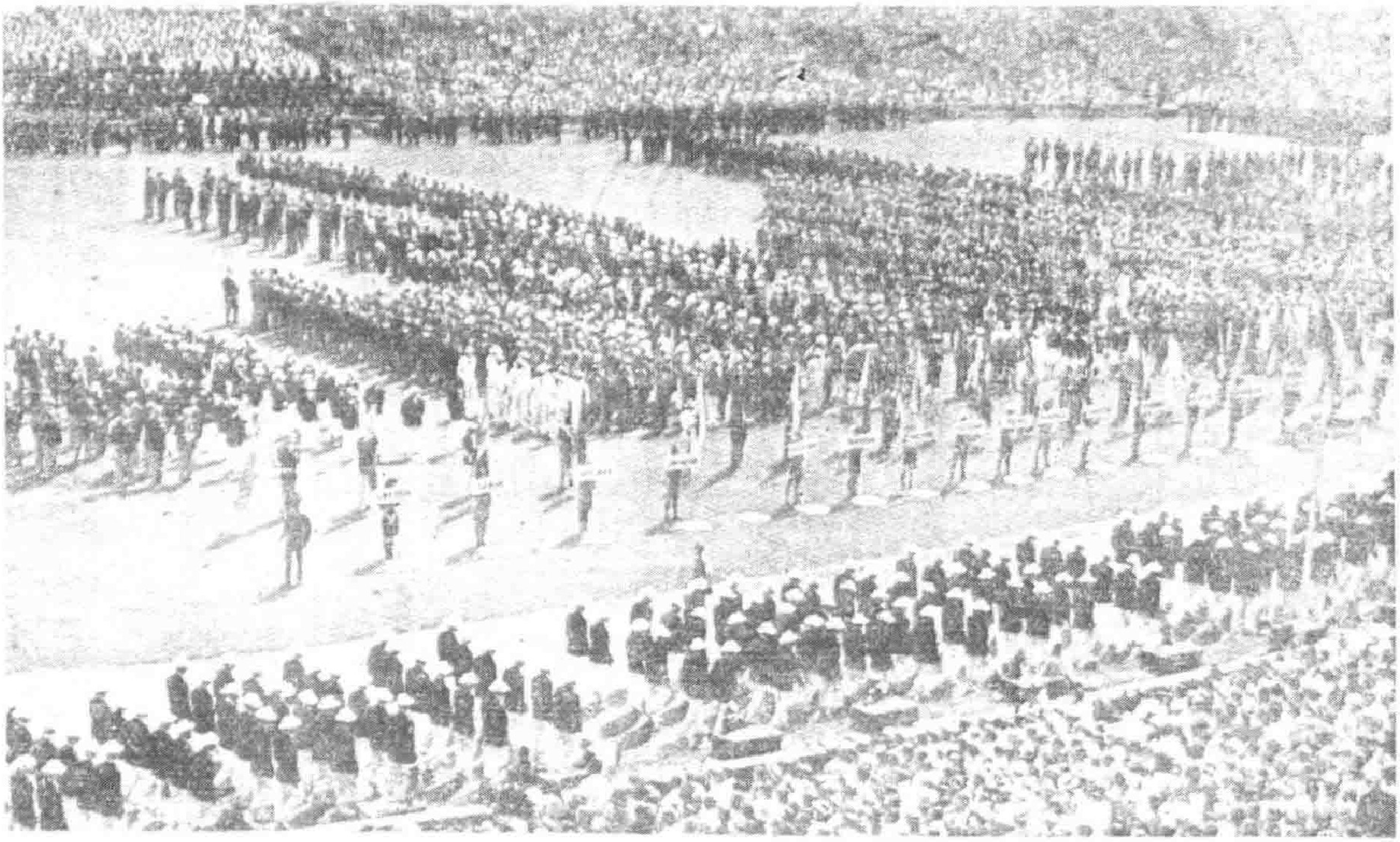
人類體力的限度與訓練的標準

人類從表面上看雖有膚色的不同，典型的各異，而在生理的構造上却毫無二致，所以人類體力的限度在同一水平線上，這在一百米的競賽上可以得到極有力的證據。一向許多人以爲黑人最擅短跑，似乎由於天生，其他人種不能與之競爭。但事實並不如此，世界紀錄十點二秒雖仍由黑人保持，可是達到十點三的白人殊爲不少。這次英國發現了一位短跑新星名叫麥克柯可達耳，在百米決賽中得到第四名，被譽爲全世界跑得最快的白人，（因爲前三名還是黑人）而在二百米的決賽中，美國的白種健將派吞（在百米決賽他是第五）却壓倒了幾位黑名星，榮獲第一。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種集合全世界精英的短距離競賽中，第一二三名的距離僅僅相差幾吋，有時要靠攝影機的紀錄纔能加以判斷，而百米第六名和第一名的距離亦不過一步，可見實力的平均和人類的體力似乎有一相同的限度。

再從另一方面來看，黃種的日本人所保持的幾種世界紀錄，到現在還沒被打破，日本人且以矮子著名，而這次榮獲男子跳水競賽第二名的李君，却是入了美國籍的華僑。所以我們不妨說某一個民族比較適合於某種運動，但如果認爲中華民族根本對運動是低能那是毫無理由。中國以往何嘗缺少了神奇的射手和矯捷的騎士，飛簷走壁雖未免誇張，可是我們相信燕趙的健兒，雲貴的山民，閩粵的水上兒女，如果施以合理的有恆的訓練，是不難達到世界最高的水準。同時易於自滿，小有所成便流於驕惰，也是國人的通病，必須避免。例如以往中國的短跑健將劉長春，百米達到十秒七的紀錄似乎已和世界紀錄相差不遠，殊不知全世界能達十秒三者雖祇五六人，而達到十秒四者卽不下一二十人，十秒五者或卽有百人以上，祇最高者最難最少，稍次便車載斗量，所以一九三六在柏林的百米初賽，劉君卽落選，殊不足驚異。而實際卽屬成績已達最高水準，臨時也許還有意外，如果想以較差的實力一求僥倖，那是絕無可能的。像這次代表英國的黑人麥唐納巴萊，原有十秒三的紀錄，但在這次百米決賽中祇得到第六名。

辛勤的主婦與待嫁的女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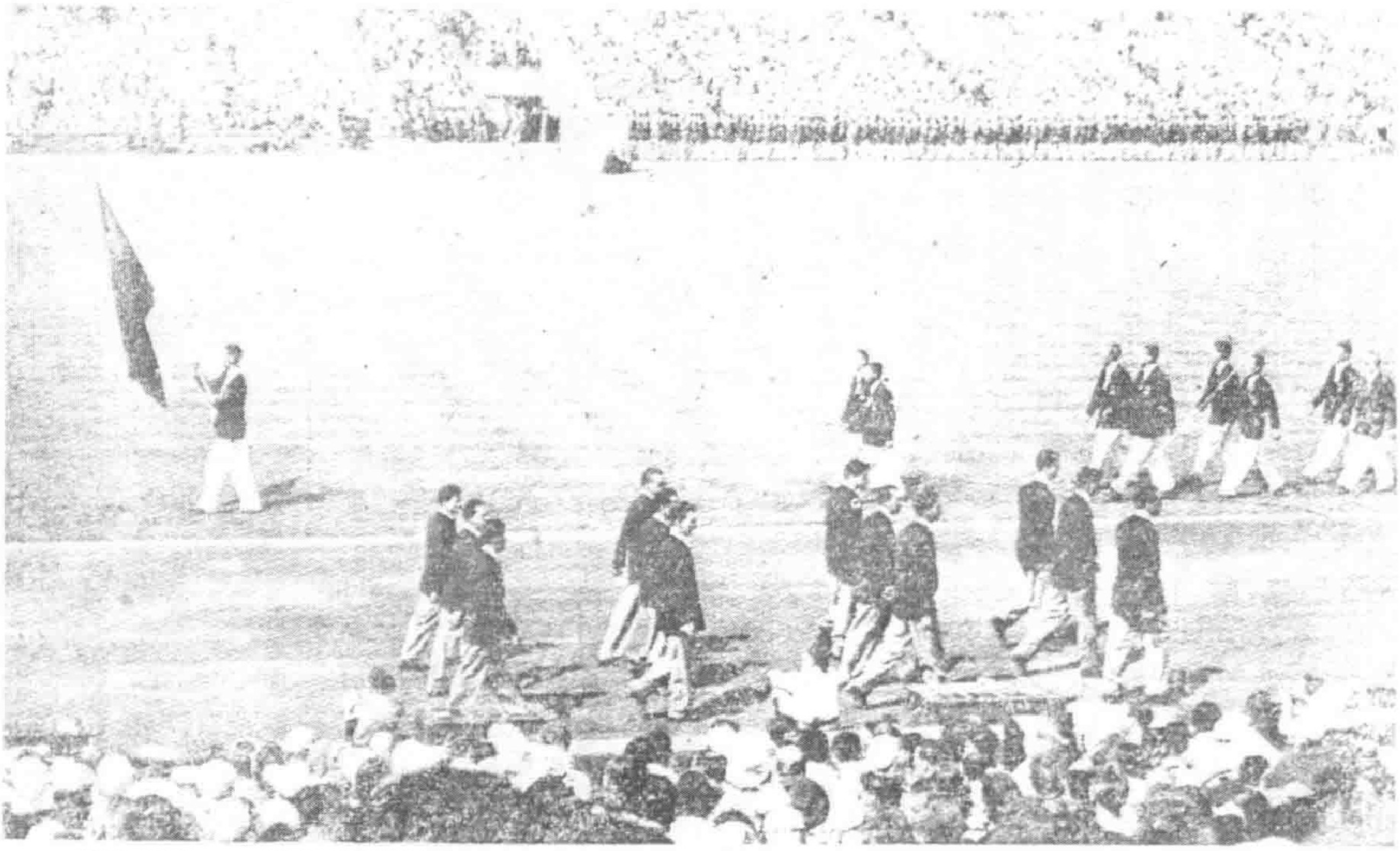
在全部田徑賽中風頭最健的要算荷蘭的伯蘭克絲康夫人。她



排列場中之各國代表隊　·劉英濬攝·

保持着女子跳高，跳遠，一百米等世界紀錄好多年，而這次又獨力為荷蘭爭得四個第一，（八十米跳欄，一百米，二百米，和四百米接力）她的年齡已達三十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平常操勞家務一如常人，並且很擅長烹飪，是一個辛勤的主婦。但她每天早晨的練習在婚後也從未間斷。（國人在缺乏恆心時常諉過於無良好之設備環境，其實許多基礎動作的練習並不受天氣或場所的限制）所以十幾年來還能保持着成績毫不退步。她固然身長腿健，可以說一半是天才，但這種持久的毅力也實在值得欽佩。當她凱旋回國時，荷蘭的京城萬人空巷，歡迎這為國爭光的女英雄，她的丈夫和孩子也分享了這光榮，敞車經過的街道擠得水洩不通，歡呼的聲浪此伏彼起，到處樓窗上擲下鮮花，彷彿又回到了古希臘的夢境，而這種英雄崇拜是值得讚揚的，她不像戰場上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英雄，也不像靠陰謀詭計，吞併弱小而建立帝國的英雄，她的偉大祇在表現了她自己的強健而優越，以象徵民族的優越，不但絲毫於別人無損，且可激發別人的努力。

英國人所值得興奮的是在這次世運的女子競賽中發現了兩顆新星，光芒雖未免被伯蘭克絲康夫人所掩，但這兩位小姐的年齡都還在二十歲左右，能有此成績也可以說前途無量，更有趣的是這兩位妙齡女郎不像粗豪的體育家，身材和面貌都非常秀美，而且都已經有了未婚夫，婚期在邇，而她們的未婚夫都就是發現她們，訓練她們的導師。這兩顆新星一位名叫陶樂珊曼萊，她的職業是打字員，這回却在女子百米決賽得到第二名，另一位名叫穆潤嘉德勒，是牛津的舞蹈家，她參加的是八十米跳欄，在半決賽時原本一路領先，可是不小心踢倒了第七個欄，心裏一慌，脚步一亂，速度就慢了一點，當時作者正在場，看着好幾位別的女將趕過了她，幸而靠了最後的一衝，她總算得到了第三，剛好入選，我想她的未婚夫一定在旁過急得一身大汗。決賽時她勇氣十足，與荷蘭的大將以及另一位澳洲的女郎競爭激烈，到終點時僅差一胸，列為第二，但時間與第一相等，且平等世界紀錄，英國居然擠上了世界紀錄，全憑這十九歲的舞蹈女郎！她的未婚夫得意已極，並向報界發表談話；說英國此次參加競賽之所以未能十分成功，第一因平時食物不足，其次的理由是英國的各級學校並不提倡體育，他可以担保全英國像他未婚妻這樣的人材和第一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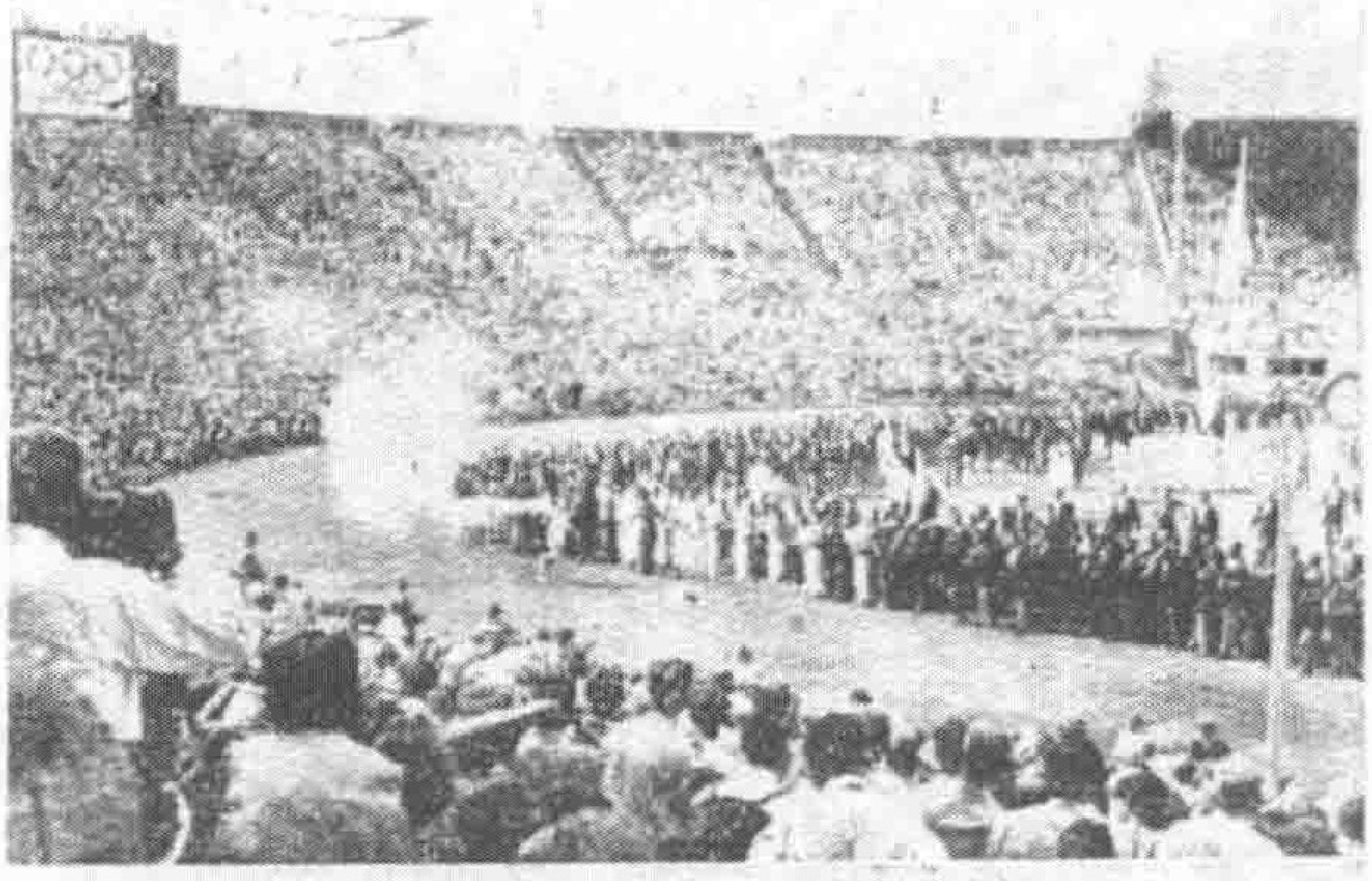
中國代表隊入場　·劉英濬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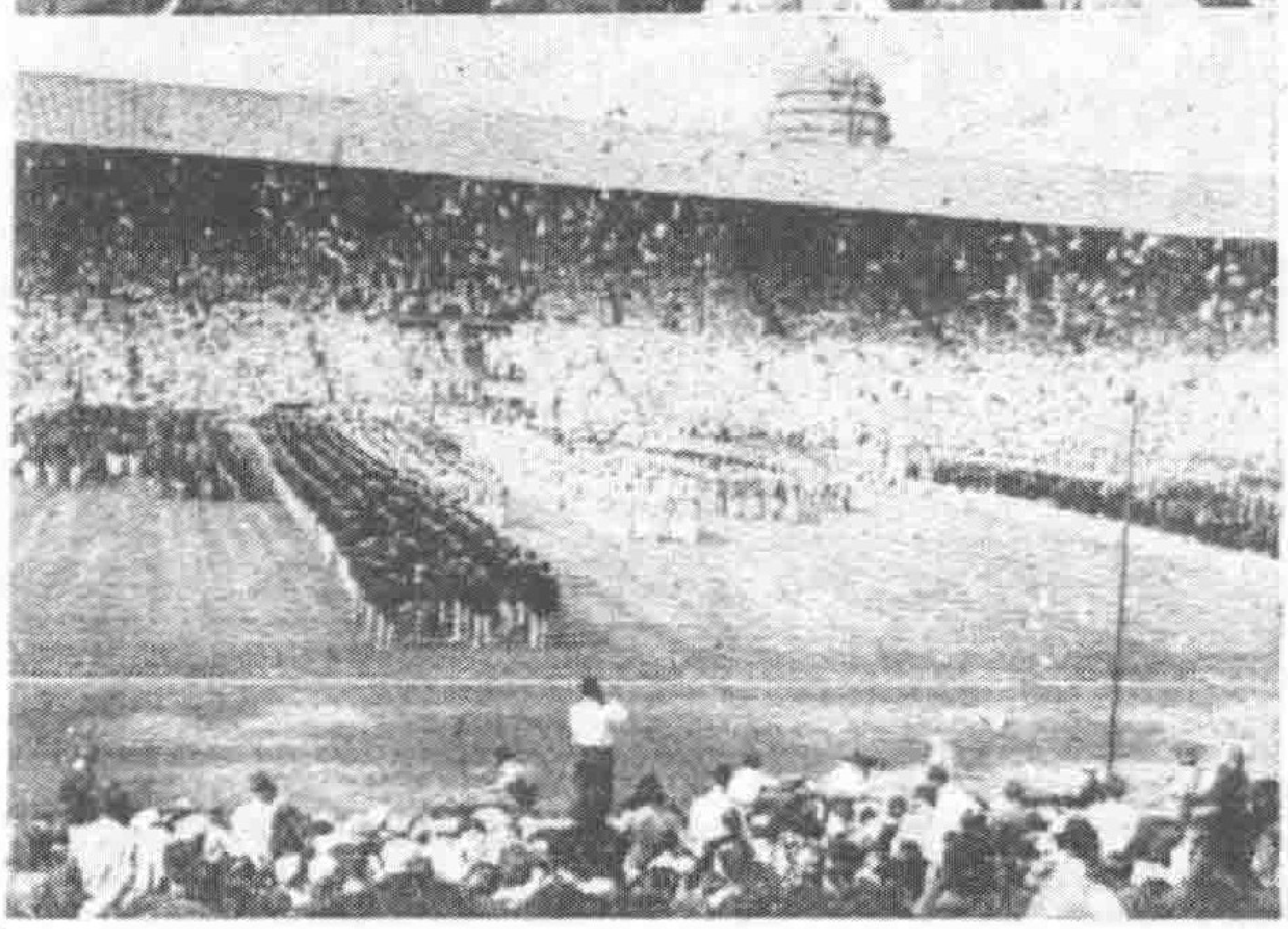
的男選手不知有多少，祇是沒有機會獲得良好的訓練。我很想借用他的話向國內的同胞呼籲，但還要加上兩條，第一要不打內戰，第二要人人自強，創造環境，改善環境，不空自怨天尤人，不但在體育事業上是如此，其他又何獨不然！

種族的平等與小國的莊嚴

記得十二年前上屆世運在柏林舉行時，本人曾寫過一篇短文「阿林比亞的火燄」，頌揚古希臘的精神。這次親身參加，更多感觸。我以爲世運最偉大的意義在於促使人類自强向上，並象徵着正義的裁判與一切種族的平等。在現代科學發達而仍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中，戰爭的勝利全憑偷襲與器械，而在國際的外交舞台上，弱國的呼聲是何等凄黯無力！有色的人種在所謂歐美的文明社會又是何等的遭受歧視！但在世運會場則不然，一切競賽在同樣的機會下公開進行，沒有陰謀與掩蔽，當競爭激烈而獲得勝利時，羣衆同樣報以熱烈的掌聲，不論其皮色是黃是黑，誰也不能僥倖，誰也不能有所偏袒，這兒有正義，有眞理，也是人類眞正平等的初步訓練。

每項競賽的勝利慶祝儀式尤爲感人；在場中備有一個品字式的小台，第一二三名站在上面當場給獎，同時在看台背後的大紀錄牌上也列上了勝利者名字與國籍，牌後聳立着三根旗桿，也在這時升上了這三個優勝國的國旗，第一名的在當中，旗桿較高，旗亦較大，並開始演奏這榮列第一者的國歌，全場幾萬觀衆選手與職員都起立致敬。不少該國的選手和觀衆感動得流下眼淚！有一個下午筆者在場時正宣佈摔角競賽的結果，土耳其在各種量級獲得三四個冠軍，於是土耳其的國旗，土耳其的國歌，接連在數萬人的心上震撼了三四次，每次升起的國旗又是土耳其，不由的湧起如雷的掌聲與無數驚羨的目光。這是小國受人尊敬，由正義的裁判而獲得應得的光榮的唯一場所！有些國家雖然資源不富，武力不强，未免要時時仰受强國的鼻息，但在這兒獲得了揚眉吐氣的機會。中國的青年們！你們如果想爲祖國雪一份積弱之恥，爭一份國際的光榮，並不是太難的事，祇要努力鍛鍊自己，持之以恆，四年的時間雖不太長也不太短。下一次的世運會場中，有升旗演奏中國國歌的希望麼？





〔上〕阿林比亞的火炬入場〔下〕開幕禮完成數萬白鴿飛舞全場　·劉英濬攝·

關於籃球賽

中國代表團中表演的機會較多的是籃球隊，成績較佳的也是籃球隊，而個人以爲前途希望甚濃的也是籃球隊，所以特加注意，並遍觀其他强隊的表演，玆綜合加以評論，或許可以補其他新聞報導之不足。第一，世運籃球賽所採用的是循環制與淘汰制兼施的辦法。例如此次參加的共有二十三隊，先分爲ABCD四組，各用循環制決定第一至第六之名次，再將每組之第一二名集合爲第一組，第三四名集合爲第二組，五六名集合爲第三組，各組再用淘汰制角逐，其結果在第一組者卽列爲第一名至第八名，第二組者第九至第十六，第三組者第十七至第二十三。故最初之循環賽甚爲重要，如能列入第一組，最差亦得第八，如已列第三組，最佳亦僅得第十七名，中國隊之不幸，卽在以些微之差而在初賽中降爲第五名，被列入第三組，故最終之名次爲第十八，殊爲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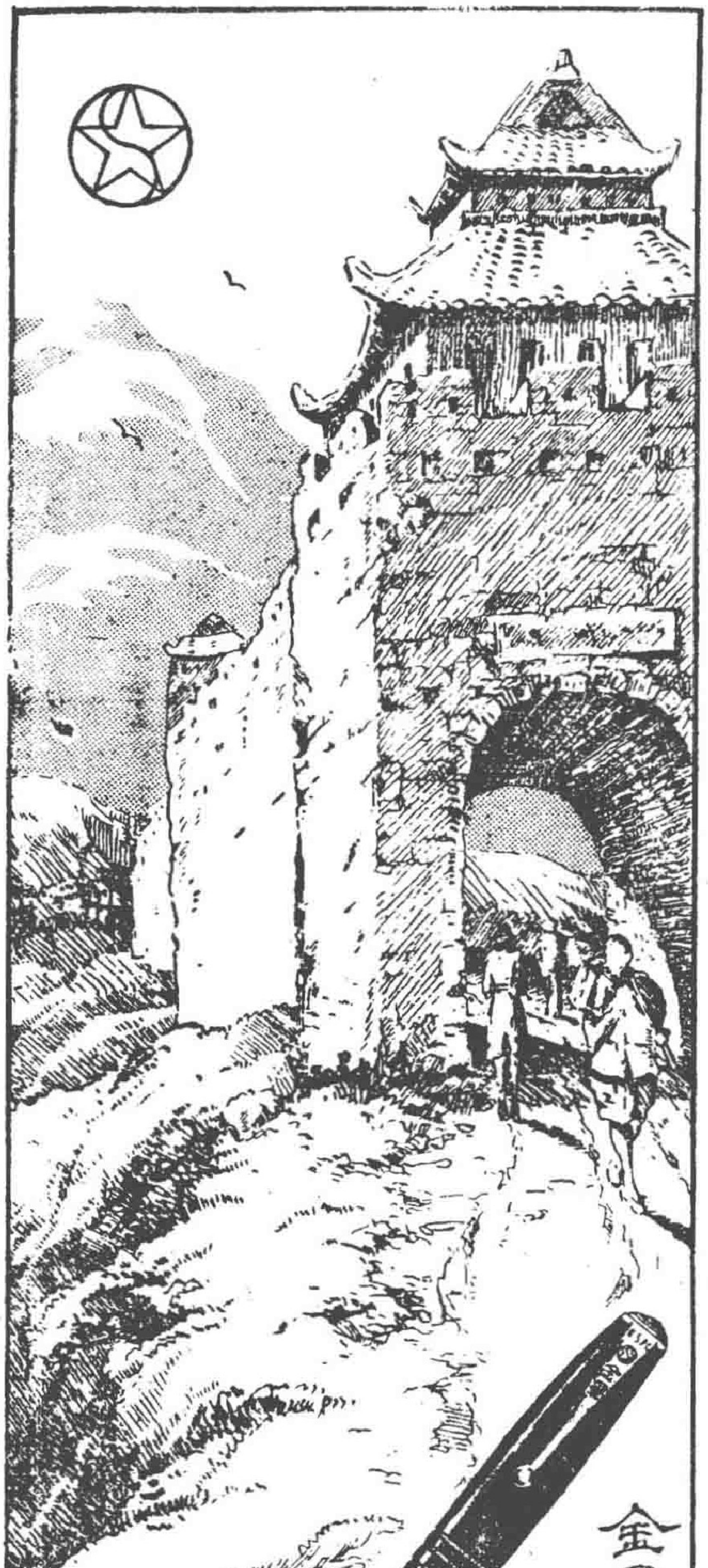
初賽時與中國同組之其他五隊爲智利，朝鮮，比國，菲律濱與伊拉克·伊拉克實力甚差，每戰皆北，列爲第六毫無問題，怪在其他五國均爲各勝三次，負二次；中國敗於智利，菲律濱，却戰勝朝鮮與比國，智利又敗於朝鮮及比國，比國敗於中國及朝鮮，朝鮮敗於中國及菲律濱，菲律濱又敗於智利及比國，中國原似不弱，但在此情形下，依照規章，卽需計算各隊每戰得失分數，以定名次，如此一來，中國每次所勝甚少而所負甚多（除對伊拉克各隊均所獲甚多外，中國僅勝朝鮮一分，勝比國二分，而負於智利五分，負菲律濱達十九分之多）遂被列爲第五名，僅能入複賽之第三組。（朝鮮，智利入第一組，比國，菲律濱入第二組）倘第一戰能勝智利，或負於菲律濱較少，名次便大不相同，所謂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能不有所警惕！

惟如以中國隊之精神與實力論，殊多缺點，在國際競賽中相形見絀，列名甚後亦不算寃枉。第一體力甚差，不能利用高速度進攻，在一週內連戰數場，尤顯困頓，反觀其他各隊，技術容有優劣，而莫不體力充沛，能終場奮鬥不懈，給人以雖敗猶榮的印象。其次精神亦不振作，上下場時隨隨便便，有一二隊員偶對裁判或同隊隊員不滿時便立呈消極，而喪失機會。從技術來看，頗有多餘的花樣表演，以致進攻遲緩，全隊合作，亦未能十分緊凑。筆者非欲對中國隊吹毛求疵，實因籃球運動在中國極爲普遍，以中國人之敏感與機警，應不難產生一世界第一流之籃球隊。試看今日之朝鮮隊，雖負於中國一分，而實際一路領先，最多時勝中國達十五分，但下半場陰陽怪氣，中國隊居然逐漸趕上，至最後十秒鐘，朝鮮仍勝一分，卽在時間結束之最後一刹那，中國遠投一球，居然中的，可謂僥倖之至！而朝鮮隊之技術與精神，實有目共賞，全隊合作美妙，善用阻人戰術及帶球衝入法，攻守有方，場場如一，與第一組諸强隊角逐時，僅負捷克一分，（捷克在預賽時僅次於美國）負墨西哥九分，烏拉圭九分，從未大敗，不媿爲第一流的球隊，亦爲唯一列入第一組之亞洲國家，中國人對此，能不慚愧！

籃球賽雙方實力倘非相差甚遠，小量之勝負殊難作準，蓋全憑當時之機會與情緒。如中國隊之倖勝朝鮮，許多觀衆爲中國打氣亦爲其原因之一。此次參加之世運各隊，僅美國隊實力特强，人才濟濟，身材高大之巨人達四五人之多，輪流使用，有一位更高達七呎以上，故無論攻守，雙方籃下之球，多爲其所得，且均大而不笨，身手靈活，進攻速度亦快，是以從未敗北，榮獲冠軍，並每次皆所贏甚多，惟有對阿根廷之一戰僅勝二分，稍覺危險。（而阿根廷僅列於第二組，且負於菲律濱）至稍次諸隊，實力多甚平均，如榮獲第二名之法國隊，初賽中曾敗於墨西哥十四分之多，複賽時僅勝智利一分，幸在半決賽時又勝巴西，但與美國決賽之成績爲六十三比二十一，可見並不甚强，其隊員體力亦屬中等，雖傳遞敏捷，但無力攻堅。卽以此次之中國隊相比，倘稍稍掙氣，或不難取而代之。而第三四名之巴西與墨西哥，實甚爲强勁，（墨西哥於半決賽時敗於美國，比數爲七十一比四十，但又小挫於巴西，故列名第四）再如南美之烏拉圭，智利，阿根廷，歐陸之捷克，均精壯勇銳，殊難決斷究竟誰高誰下，在此種比賽制度下所獲之名次，亦殊有幸有不幸也！總之中國以後倘能放棄捧角之惡習，鼓勵新生之球隊，重合作而輕個人把戲，訓練者更加意於體育精神之發揚，使青年勝不驕，敗不餒，始終如一，養成大國風度。則一時縱未必卽獲世界冠軍，亦可一新世人耳目！

中國！起來！

在中國與朝鮮的籃球賽時，許多同情中國的友人在喊「中國！起來」！中國隊果然奮發有爲，獲得了最後勝利。現在我也採用這口號做本文的結尾，人類的精神與肉體本具有極密切的關聯和相互的影響；如果精神振作，每能發揮較强的體力，而體力健壯的人常有更樂觀的態度和積極的人生觀。所以要希望中國這古國復興，提倡體育實在急不容緩，而更迫切的是在精神上，心理的健康上，也需要大加洗刷！現在的中國社會不是充滿了投機取巧，虛僞與自私，許多人都希望不勞而獲，遇到失敗則又委過別人。有幾個人願意鍛鍊自己，使自己有健康的體魄和健全的人格？有幾個人願意犧牲一己的安樂而獻身於祖國的光榮？中國的社會似乎和阿林比亞的精神差得太遠，我祇有跟着好意的洋人大聲疾呼：「中國！起來！中國！起來！」中國也該起來了！



匡·廬·烟·雲

張蔭槐

廬山雄踞在江西鄱陽湖的西北，磅礴五百里，峻秀甲中原。自晉以下，便已是歷代騷人墨客探幽索奇的勝地，自經總統幾番登臨，馬歇爾九次上山以後，更成爲舉世心儀的夏都。因此，當我們的江輪甫過險固彷彿直布羅陀的馬當懸崖的時候，全船的外籍旅客便已騷動起來，向前遙望着小孤山方面，探詢廬山的蹤跡。

我所搭乘的那艘江輪，年齡至少已在廿年以上，逆水上行，走得特別慢。五日上午十一時起碇，出吳淞口，六日夜過秣陵，經蕪湖、大通、安慶，直至八日午後三時許方過山險流激的馬當水口。

行近小孤山，心弦不期然地緊張起來，甲板上站滿了引頸遠眺的男女，老年人跟孩子們一般地活潑好奇。當石筍般矗立江心的小孤山在船的右弦緩緩過去以後，有人突然在左弦甲板上叫了起來：「廬山、廬山！」果然見有淡淡的一簇山影，雄偉地蹲伏在天邊，像古埃及一尊沒有頭的Sphinx。

但是紆迴的水道，湍急的江流，將船行的速率減低到五節。匡廬的剪影雖則由淡而濃，愈顯得崇巍，却是急切間還未抵達，這時令人眞有「身無彩鳳雙飛翼」之恨！

夜泊鄱陽湖口，天上新月如鈎，江上碎銀顫動。遙望九江燈火，點點如星。這時的匡廬羣峯，另有一番肅穆不言的景象，直至夜色益深，江上霧濃，方始失去了它的蹤跡。

翌晨我守着鮮紅渾圓的旭日從長江盡頭升起。曉霧初揭，廬山受到了晨曦的照射，顯現了山色的層次。五老峯日照嶺先後露出了陡危峻峭的面目，向陽的巒障再也不是昨日黃昏時分那麼一色陰沉灰暗的顏色，抹上了一片蘊蓄無窮的青翠，呼吸在金黃的陽光裏。

九江洪水未退盡，江輪泊在躉船旁邊，坐駁子登岸，街上還有些些泥濘。從這裏到山麓蓮花洞，有九蓮公路直達，長廿八公里，車行約卅分鐘。贛省公路局班車，當時的票價是一百九十八萬。路雖不免有些顚簸，還算便利。經過十里舖機場，路便漸漸有了坡度，轉過幾座小山坡，沒有幾分鐘便到了上山的必經之入口、蓮花洞。

乘肩輿登山

這裏還是個炎熱的地方，廣場上停着剛到達的汽車，廣場籬笆外麕聚着一羣羣亂哄哄的轎夫挑子，益顯得喧囂。每個人——無論是中外遊客或是來去的山民都必須在此地警察所中辦妥入山證。僱山輿喚挑子，都得先向工會買票，價錢劃一。那時價格調整未久，山轎九百六十八萬一乘，轎夫四衆，每加二名，須另加四百八十四萬。挑子挑行李上山，每人一扛，二百四十二萬。這是廬山管理局與工會等有關機關團體會同訂定的價目，每個苦力跋涉二小時山路的酬報，局方與工會彼此佔光分潤一番，藉維生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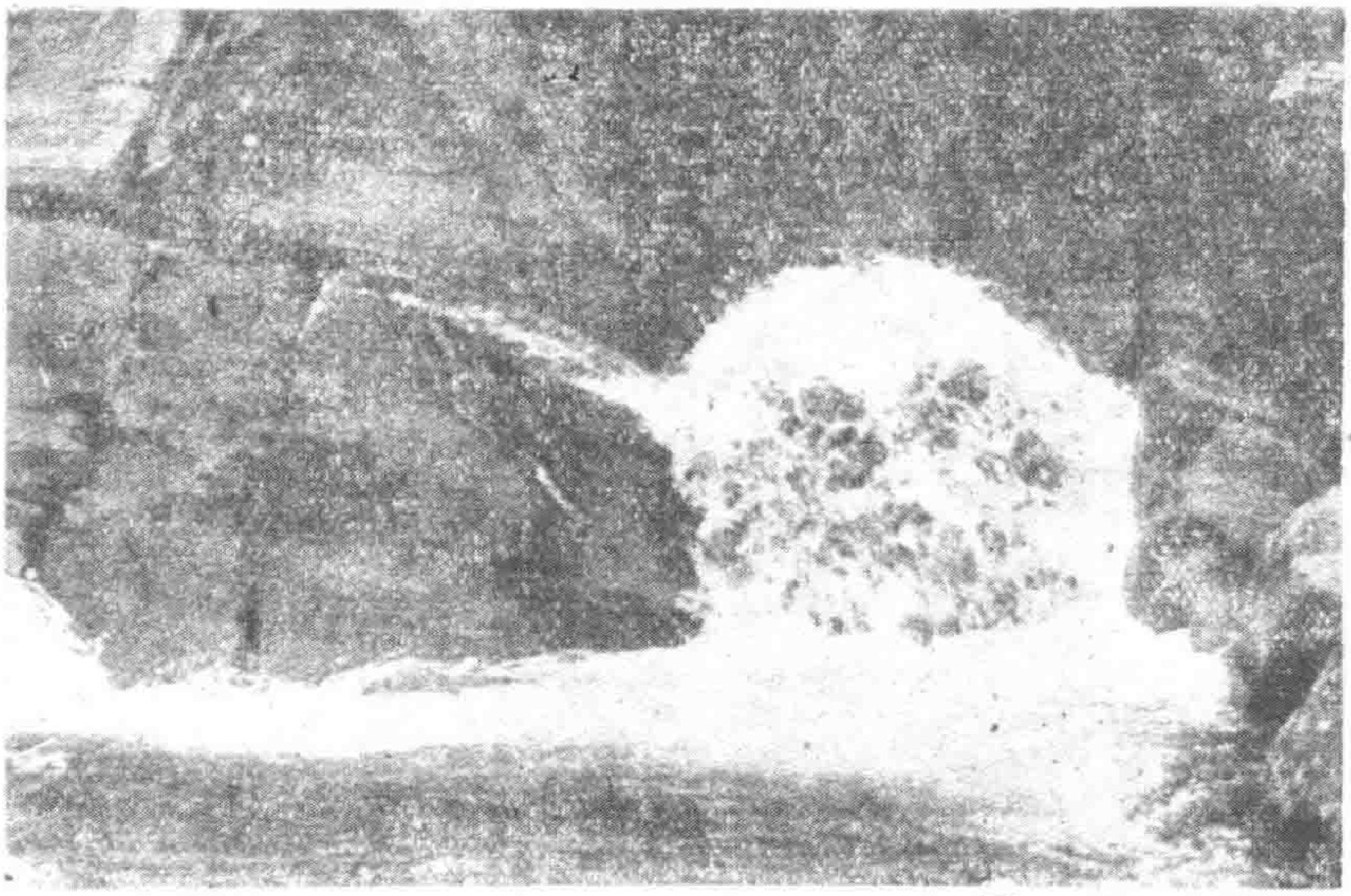
上廬山去的山道，可眞不是容易爬的，我親見空手徒步下山來的人，尚且氣喘如牛，汗流如雨，何況肩上有着一乘山轎，轎中坐了個人。自蓮花洞拾級上行，石磴無止幾千百級，越行越陡巇。由此到牯嶺，凡五‧八公里，每隔一二公里，有幾間山亭小屋，可以憩息。漸行漸高，耳邊頓時清靜。一路上鳥語虫聲不絕，修篁翠柏遮了炎日。越上越清涼，路也越險巇，一邊是山巖，一邊是深谷，路畔則雜樹野草，荊棘叢生，谷底傳來汩汩潺潺山澗的聲音。

過家山頭、竹林巢，到威名四揚的好漢坡。方見幾百級石階陡直彷彿天梯，暗叫好險，轎夫已搶步登臨。脚步一陣緊一陣，好幾百級，略一

大林路半山中的廬山醫院



轉灣，又是好幾百級，如此一口氣上去，不稍停憩（也無處停憩），方到了月弓塹。此處離麓二・九公里，已過全程之半。抬過了這一段壁立千仞的山崖，前去便是坦道了。峯迴路轉，經過幾座架在山澗上的木橋，轉過幾座山頭，便可以遙見牯嶺市依山而築的屋宇，與牯牛嶺上燈塔一樣的瞭望台了。回頭再看遠遺在身後的塵世，隱見江流如帶，原壤若繡，烟靄茫茫，說不盡的迷離飄渺。



神龍潭

牯嶺市漫步

牯嶺在廬山之中，拔海一千三百公尺。就牯牛嶺側比較平坦的山隩，築屋闢路，聚居成市，因其夏季氣候涼爽，腰纏萬貫之流，多在此造下別墅，避熱消暑，形成了一個山中的小都市。山與進新街，至正街路分東西，向東到河東路河西路，可謂牯嶺的住宅區，總統官邸、達官顯貴的別墅、各地中外買辦巨賈的住宅，大多在此。河東路與河西路，中隔山溪，澗聲晝夜不絕，兩岸綠樹成蔭。假若當夕陽西下，炊烟四起時分，登松林路下望，綠樹紅屋，烟氳繚繞，一派靜穆清閒的氣象，足可令人忘了現實世界裏的一切。

循正街向西，經河南路、大林路、慧遠路，拾級而上，登橄欖山，便可到達總統在八月十一日登臨的松光嶺，北望可見九江甘棠湖長江，宛如一幅立體的地圖。河南路大林路中間的西街上，有着一二家旅社，「胡金芳」與「雲天」比較出名，沒有別墅或是未曾租下住屋的遊客，便得在此下轎了。

廬山雖然久已是淵明太白心醉的所在，但是牯嶺的開闢繁盛，却還是光緒年間之事。筆者在船上來潯的時候，同船一個西籍老媼霍金斯夫人告訴我，是一個美以美會教士李德立所闢。他在一八八五年遊山發現了這個清幽的所在，見牯嶺一帶，水流縈繞，地勢平坦，氣候清冽，極宜於建屋避暑，便於翌年設法購地稅契，建屋修路。其間歷經當地者紳控阻拆毀，一度釀成控訴交涉的軒然大波，終於侵入了外人的勢力。至民十八以後，經將租界陸續收回，屢經屢營，今日已是水電衛生教育機構設備，莫不具備，山居而有都市之便利。莫怪畫棟飛甍，櫛比烟雲巒石之間了。這個霍金斯夫人，自謂是李德立之女，丈夫在會德豐任事，今年也已是六十許的老婦了。

正街青石板的街道上，手持木杖西服革履的仕女，熙來攘往，與布衣布履的土著，形成了兩個階級。前者是帶着銀元大鈔上山來揮霍的消費者，後者則是肩挑手提靠着生存的一羣。山中的一粒米，一枚蛋，莫不賴鄉民遠自星子涉河跋涉數十百里爬山越嶺運來。沿正街的商舖中，可以買得瓷器古玩書籍日用物品，甚至美國剩餘物資中的各色罐頭，也全是這些山民勞力的賜予。他們的區域，却不在上邊，而在下層一山窪中。那裏有菜場、木匠作場、鐵舖，另外形成一個部落。

牯嶺的自來水是最值得稱道的設備，無論那裏，都免費供給。廬山管理局在山間闢築了三隻蓄水池，分區敷設水管，路上也可見到龍頭。一開水塞，水便奪口而出，噴射之急，是別處都市裏少見的。電燈由於發電機馬力過小，暗淡無光，一過午夜，便停止供應。街上無路燈，入夜僅憑藉商店裏射出來的光輝照明。偏路上便不免一片昏黑，摸足難行。

牯嶺房屋門牌，順次編號，與路名無關。也有電話，全山約裝有三百餘具。電訊郵政銀行，應有盡有，內地的小城鎮，也許還比不上牯嶺的週全。

天池弔荒寺

進山翌晨，偶然在街頭漫步，轎夫來兜攬，忽然興至，便雇肩輿，遊天池寺神龍宮等地。匡廬層巖叠障，千溪萬壑，勝處何止百數。歷來多以仰天坪為界，分為山南山北兩段。每段又各以山嶺谿谷的分隔，自成一個攬勝的路線。上述即是所謂山北西路的一條。

十時許，上轎循大林路西行下坡。石路可平行二三乘肩輿，兩側遍植樹木，綠蔭相接，不見天日。由此經廬山小學廬山醫院，不十分鐘而抵大林寺。這裏原是白居易舊遊之地，有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然而自晉以來，山寺屢毀屢建，已無復舊觀，所傳寺前娑羅寶樹，也已不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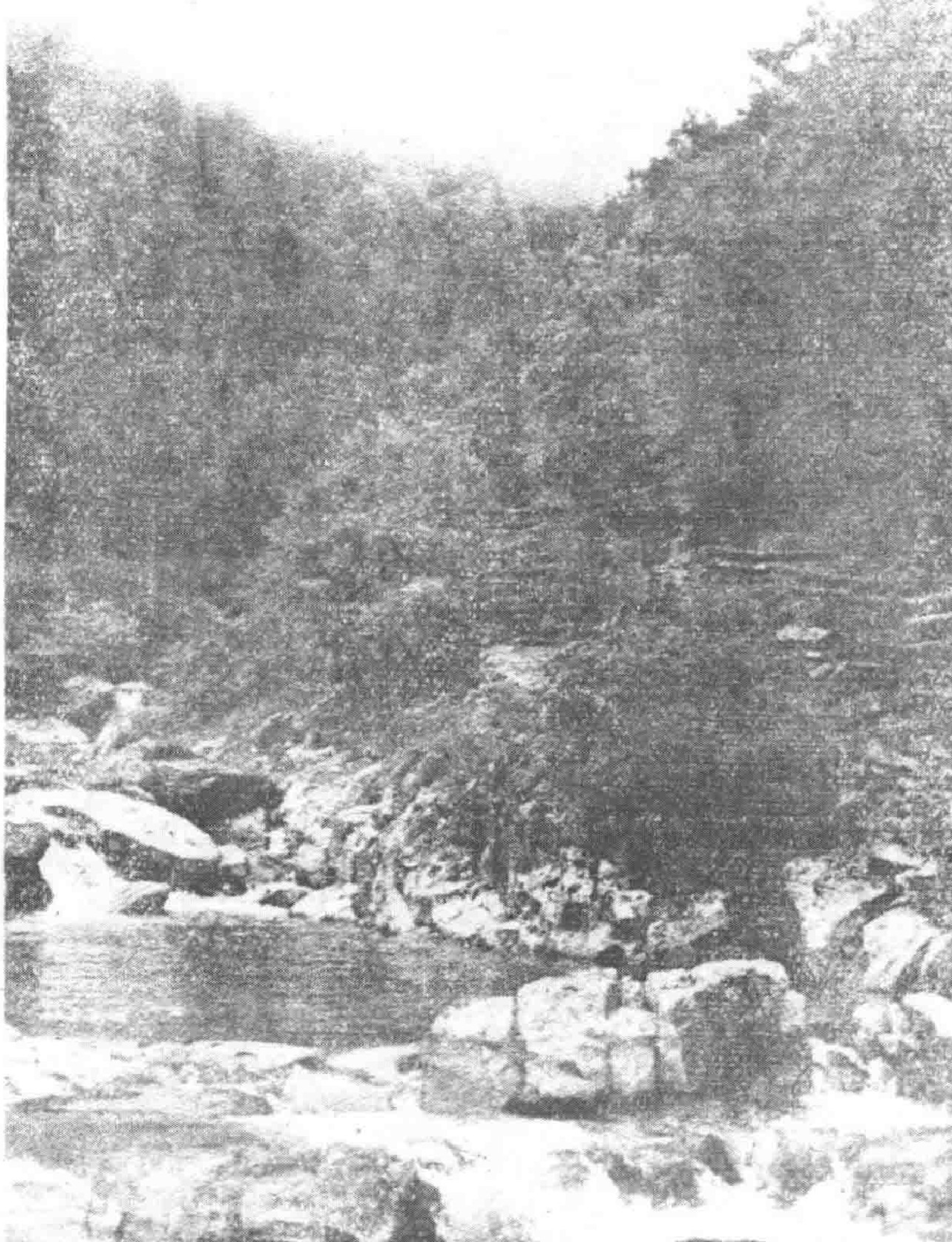
出大林寺，便踏溪磐，循流西行，披草覓徑而下，見懸崖隔澗，東西相對，峭削千仞，壁立如斷橋。便是天橋。方從市塵來，到此只聽得澗聲黃鸝聲，耳目爲之一清。

回至大道，更西行，過花徑、息肩亭，便見御碑亭高踞嶺上。我先不登御碑亭，折向東北循石級下，爲佛手巖，再下幾十級，豁然一洞，便是仙人洞了。洞不深，祀呂祖。內有小池，雖旱不涸。在洞前仰觀嶺上御碑亭，襯着天際白雲，直似一幅絕妙山水。

登御碑亭。亭中所植石碑，爲明太祖製周顛仙傳，高丈二，闊而厚。傳爲詹希原所書，諒係因數百年來撫摩臨拓之故，有的字跡已難辨。

由此下嶺，循天池路向西南行，幾番起伏，至天池山之天池寺。取徑登山往天池寺道中，原可灣入小徑，訪龍魚池。所謂龍魚，是四足五爪黑背紅腹的蠑螈。被轎夫所矇，未曾去一瞷，事後想想，還覺可惜。

既至天池下轎，不見有寺的蹤跡，僅見一堆瓦礫，後進兩個池中，也是了無所有。天池寺建於宋嘉定年間，原是名刹，元燬於兵，明清三度燬於火，屢經修建，今日還是只剩得廢墟一座。西鄰破屋數椽，貧僧兩個，遊人闌珊，格外顯得荒涼。陋屋中有明太祖像，山僧視同至寶，頻頻指點朱元璋面上的七顆誌，爲我說帝王相。我看着那畫軸也平尋，不類眞品，只是唯唯。



由神龍潭至石門澗一段

更西爲文殊台。台爲半月形，圍有石欄。登此下瞰，平川千里，隱顯難盡。台下有深谷，僧人說夜間有佛燈出現，諒是燐火。下台來，左側有岩石突出，上有石龕供廬山聖母，上覆以亭。坐石欄小憩，清涼異常。其下傳來澗聲隱隱，詢寺僧知是石門澗，但是憑欄下望，爲雜樹所蔽，未能了了，因便詢明在捨身岩山徑，一探究竟。

捨身岩在天池寺西南山下，可半里，荒草高可及膝，崎嶇難行。捨輿覓徑，披草攀松而下。巖石突出千仞深谷之上，下臨無地，險陡萬狀，令我不敢俯睨。旁有虬松夭矯，下則萬壑松濤，與流聲相激。從此處望雙巖壁立之石門，便歷歷如繪。此處人跡罕至，確是險地。岩上竟有人以黃色書：誰人到此敢

捨身，便是於漢。審其年月，尚非久遠。此人若非別有感觸，當是狂人。捨身岩久已改稱龍首巖，非無深意。

幽谷探龍潭

回至山上，乘轎往神龍宮。宮原在天池山東南麓，早已坍圮，今連廢址也已難覓。來至其地，先聞水聲震耳，漸近漸響，如萬馬奔騰。轉出松林，見橋、澗、急流、怪石。怒流湍激，自上而下，衝過澗中縱橫突兀的巨石，直往谷下而去。站在橋上，仰望見瀑布懸岩上，恍若飛簾。既難窮水源何自，下望也難見水向何處去。只見左右峭壁峻峻，巒障疊疊。橋下溪邊，山岩峻峭，原無路可循，因見澗水清澈，不覺心喜，便脫去鞋襪，攀爬而下。兩足履石，探入溪水，一陣冰冽涼快，莫可名狀。四顧蒼翠撲面，飛沫濺衣，已渾忘溪石之滑膩危殆。久久方涉水在彼岸攀登。回至橋上，又復流連久之，問之轎夫，方知便是神龍潭。

渡橋沿山崖拾級而上，可至黃龍潭。至山澗上流一處，棄轎隨轎夫走，一路林木深幽，松柏蔽日，循溪前行百步，突見開朗。首見有瀑布沿巨岩分三流而下，如倒懸的白練。下爲深潭，水碧綠。一時飛雲濺雪，水聲隆隆。沿潭巨石如磐，青籐杉樹。水淺處游魚可數，逼視之，見其長似「穿條」，身有黑條紋，竟即是匡廬名產紋魚，而於無意中得之。

此處潭水，形成一天然游泳池，故而潭中有外僑翻騰，石磐上一少女方日光浴，兒童四五人，戲水淺灘上。眞是人間仙境彷彿。在此徘徊的，每多不忍離去，轎夫也不便催促，只是排坐石上，看「洋人洗澡」（轎夫口語）。張程黃龍潭詩云：「言尋黃龍潭，瞑坐潭上石，見潭不見龍，潭空性亦寂，層雲盪心胸，天風悚毛骼，相對了無言，僕夫催行役。」的是實情。



由三峽澗望五老峯

離黃龍潭緣澗西行可半里，愈行愈幽深，古木裹籐，不見天日。至一處盡頭，見三面懸崖，一練白水自南面山壁直垂，已至烏龍潭。水勢不雄，其聲汨汨。潭水無日光照映，顏色深碧，望而生寒。轎夫說此處水深，無人洗澡，故此溪水特別清冽，可以飲。試略飲，果然涼澈，稍有甜味，不知是否口舌的錯覺。

三處潭水，各自不同。神龍潭最豪邁壯烈，朗日之下，激流奔騰。黃龍潭最清麗宜人，溪流縈紆，可以遊憩。烏龍潭最陰沉幽僻，靜寂若非人世。若有神龍，此處當是龍魂潛伏之所。

折返道上，逕赴黃龍寺。未至寺，先見巨木三株，樹幹都二三抱粗。連忙下轎來，仰看欲窮

樹頂，究有多高。只見其高參天，亭亭如塔。據稱二株是娑羅樹，一株白菓樹，相傳係晉僧曇詵所植。當年原是萬杉參天一谷皆綠的境界，有人稱其爲「山濤怒號，松風響於錢塘潮」，而今却頻遭惡僧盜伐，只剩了碩果僅存的二三株。

入寺，轎夫引入大殿上，指着嵌在地中的鹿角形巨石，說是降龍石。還拿了木杖敲擊，說是



自含鄱嶺遙望五老峯白雲

有金石聲。我却耳鈍，聽不出所以來。偏殿上有僧人招待小憩，出香茗，說是廬山雲霧茶。雖明知山中所產不多，不敢必其爲眞品，終於還是買了兩罐，重十兩，價銀幣一元。

出黃龍寺原可至鐵船寺，因時已晏，未果往。逕由茭廬橋走河東路回寓。

含鄱口烟雲

我上山那天，適逢總統自京蒞山。十一日晨總統登橄欖山松光嶺看長江，便聞說有遊含鄱口意。一時局長之流忙碌異常，警局也忙着命人沿含鄱路掃除街道，刈除侵掩山徑的野草。

下午三時許，我獨自一人，徒步走河東路中路向西，滿以爲可覓得大道，直抵含鄱口，幾乎誤入往星子縣去的小路。迨至蘆林回頭，又走了不少寃枉路。往含鄱嶺的康坦大道，其實在上中路，沿中七、中八等路拾級而上，依山而築的最上層一條路便是。從這裏往西，見含鄱路的路牌，折入大道，行五六里便可到達。這條路上，峯迴路轉，幽谷泉鳴，一如他處。只是嶺上谷中，幾到處可見坍圮荒棄的洋房廢墟，其殘敗與繁榮，與牯嶺迥不相同。

行四里許，有一憲兵站，在此檢查行人，屋前居然植竹爲門，庭中花草雅潔，大有「結廬在人境」之况味。由此已能遙見含鄱嶺上小亭，再行半里許，略爬一小岡，便到了嶺上。

登嶺四望，浩浩蕩蕩，胸襟頓時遼闊，彷彿飛翔高空，了無掛礙，東望五老，五峯拱峙，嶙雲靄靄。西望雙劍，兩峯突兀，上可矗天。西南羣山拱圍，嵯峨湧堆，嶺勢雄偉萬狀，恍若屏障。南望鄱陽湖，烟水茫茫，水連天，天接雲，渾成一片。湖上則沙渚褐土，數千百里，盡在眼底。星子縣城，僅如點點砂粒，唯城東有塔，約略可辨。

俄而見五老峯後，雲氣冉冉上昇，片刻凝聚，若飛鶴，若奔馬，若揚帆，越聚越大，郁郁緼緼，便將山頭漫止。雄奇詭特，歎爲觀止。登含鄱而窮湖烟山雲之奇，乃心安理得，與盡而返。

後記

廬山七嶺，方圓五百里，勝蹟無止百處。古人窮六十日尋芳探幽，尚難遍履其地。東坡詩：「橫看成嶺側成峯，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祇因身在此山中。」諒亦是苦於無法總攬佳勝之故。其實廬山最妙，還推山居。長日無所事事，渾忘世間疾苦。雖然不免消極之譏，也是解脫之一法。

第一，山上氣候涼爽，較南京九江低十一二度，上海低十度。午刻炎陽直射，最熱，亦僅八十度左右。益且一到山陰或樹蔭下或房屋中，一避陽光，便爾清涼。且即使在日光之下，也決無各地的鬱熱窒息之感，山岳空氣流暢，畢竟不同。早晚溫度，僅七十一二，穿夾衣決不嫌熱。夜間微冷，可擁棉酣睡，決無轉輾反側之處。

筆者以爲，牯嶺夏暑山居，大可不必遠道跋涉。五老峯、三疊泉、海會寺、觀音橋，在在都須一二日行程，何如北窗高臥，看廬山風雲。廬山之雨妙，雲亦妙。雨點大如花瓣，驟然來時，彷彿千軍萬馬，簷頭屋上，金玉齊鳴，而對面嶺上，方日光明朗如故。不數分鐘，忽戛然而止，停了。雲如飄絮，從窗中來，瞬息滿室，盡是白霧。便是故人所謂雲在足下。只是這種情景不常有，也不長久耳。

山自澹泊，泉自清冽，若能摒絕煩囂，悠然領略山居之美，直是連五老三疊也可忘却的了。

莫干山的欣賞

儲裕生

在瀰漫的夏日，盛暑淩人的時候，不期然的便會對一些避暑勝地，起着嚮慕之感。歐美人士，一到夏季，都要到涼快的風景區去消夏，這是他們生活上的調劑，也是他們調節精神的一種好方法。而這些涼快的風景區，因着他們每年夏天的光顧，也就成爲避暑的勝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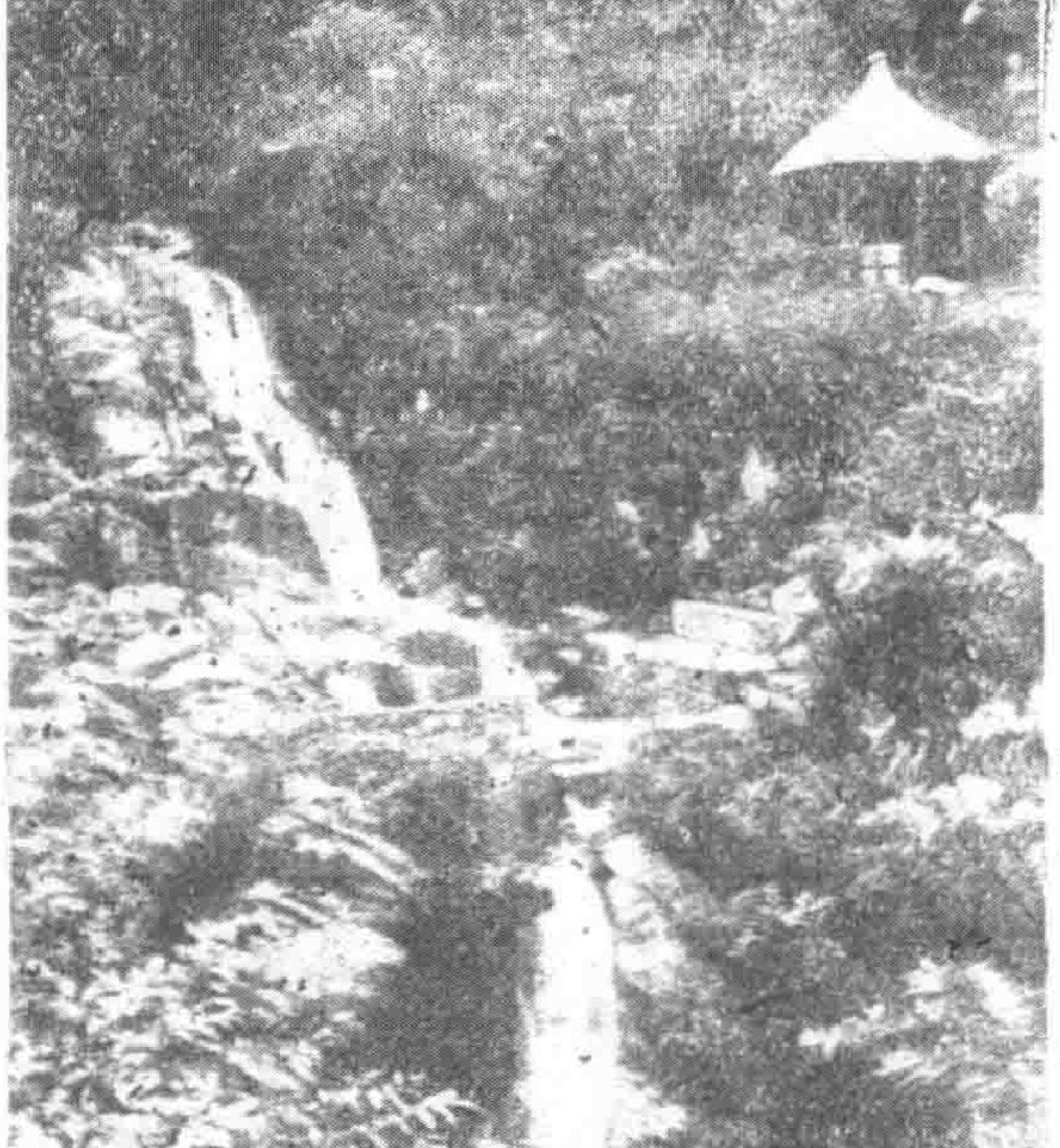
在我們中國避暑的勝地不算太多，如華北的北戴河與青島，華中的廬山，華東的莫干山，以及最近正在開發的乍浦黃山，這裏北戴河，青島，黃山，都是瀕臨海濱，有天然的海水浴場，海灘一片鐵板沙，看潮來潮退，洶湧澎湃，一種浩瀚之氣，洋溢在心情上。廬山雄偉，詩有「不知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句，足證匡廬的包涵萬象。不過北戴河，尚在烽火之中，青島的交通也不若往昔的便利，今年因着避暑而去的人，可說沒有。廬山雖好，惜他位置在華中，即由上海去的人，也要經過南京，安徽，江西等省市，或經過浙江，江西等省，近來因爲汽油漲價，飛機班次不多，而價格奇昂，所以多取道浙贛路去九江轉廬山，單就旅費一項，亦將近億萬元之數。至於乍浦黃山，究屬還只是在開發的肇始，所以房屋都極其簡陋，更談不到一切設備了。

這裏，莫干山却成爲避暑人們的寵兒。她位置在浙江的西邊，前面是安吉孝豐兩縣，南面是臨安，餘杭，東面是武康，德淸，北面是吳興長興直到太湖邊緣。依地形講：她與西陲的安吉孝豐最爲接近，安孝多山，有的甚至高出莫干的，但多半沒有什麽風景，也不能存留很多的居民，於是莫干山在抗戰時代，担當起艱巨的任務。作爲游擊隊的根據地，無疑地，她成了浙西的屏障。

由上海到莫干山，可以搭滬杭路火車到杭州，換乘汽車直抵莫干山脚下，如從南京到莫干山，可經京杭國道到三橋埠，折而直達莫干山，上海到杭州，從杭州到莫干山脚下，僅需一小時半的時間，旅費一項，不過由上海去廬山的十分之一。時間的消耗，走陸路也只要由上海到廬山的十分之一。

一葉簡短的史話

莫干山的成名，相傳於春秋的時候，吳王夫差的父親闔廬命令一員名匠叫干將的到西南一座山上去鑄劍，鑄劍的時候，鐵汁不下，然而闔廬限期已迫，干將的妻子莫邪問：「鐵汁不下，有何妙計？」干將說：「先師歐冶鑄劍不銷，以女人嫁爐神就能銷。」莫邪聽了以後，就竄入爐中，鐵汁果出，遂煉成二劍，雄號「干將」，雌號「莫邪。」後人爲念紀干將莫邪煉劍的艱苦，就把這座山名爲莫干山。據山上的隱者告我，莫干山煉劍，確是很相宜的，一因山水淸淳，二因石質堅實，三因山間產蛇，縱躍如利劍出銷，所以莫干山昔年爲煉劍之所，大概不致誤傳罷！



莫干山劍池

自戰國而後，山上漸有人來居住，到清代，莫干山上，寺庵林立，息隱的雅士文人也多，到有一番盛景。洪楊革命起來後，莫干山遭到了兵燹，遂致荒蕪不堪。四十年前，美國人梅籐根來此入山打獵，覺得此山風景佳麗，適宜避暑，於是向山上天池寺購地，雇安徽工人來山築屋，外人來此買地者日益衆多，興辦很多公益事業，而華人不能享受。民十七年浙省張靜江任主席時，設立管理局，收回行政主權，一面號召上海實業鉅子，入山築屋小住，這裏黃膺白氏之功不可沒，他確化了很多力氣，來經營建設。到民國二十五年前後，莫干山的大名已遠播海外，成爲國際著名的避暑勝地。對日抗戰後，莫干山成了浙江省的前衛，遭到了不少的破壞，勝利後浙江省



莫干山天池寺

政府注意莫干山的復興，重新設立管理局，任命王正誼為局長，進行再建的工作。及至現在，莫干山管理局的行政區域已經擴大，東起武康的小觀橋，西抵武康的武安橋，北達吳興的碧塢，周圍一百二十餘公里，都屬於莫干山管理局的範圍。

公路上平坦光滑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間，沈成章氏主浙政，約我上莫干山觀光，我們乘着一九四〇年的一皮而克一小轎車出發，道路崎嶇巔簸不平，如在浪濤中行舟，又加橋樑頗多損壞，非常危險，到莫干山，又聽說治安情形不大好，山上風景依然，而屋主都未歸來，顯得蕭條異常。今年五月，友人來杭，相約同遊莫干山，我們乘的是小吉普車，去這五十八公里的路程，大致說來，比卅五年不知好了多少。有幾段路相當平滑，橋樑亦粗粗修好。今年七月底，蔣總統經杭去莫干山避暑，我因着職務的關係，又驅吉普車前去，道路的平滑竟開了戰後公路的新紀元，車始終很順利的滑着前進，毫無阻礙。而且山上多半房屋，已粉飾一新，治安也沒有問題。車到三橋埠，折入莫干山路，只要七公里就到庾村，在路旁，凡走每一公里，必有一大的指路標釘於樹上，上寫莫干山「7」或「6」，「5」，「4」，「3」，「2」，「1」，表示離莫干山還有多少公里路的意思。車到庾村，左側有一條不足半里的小小街道，有一些零星的小舖子，如蔬菜，豬肉，雜貨等均有，房子都為平屋，有的是茅屋，幾家吃食店也甚為簡陋，公路右側也有一排房屋，有一家益新旅館，設備簡陋，另外有一點飲食與裁縫之類的舖子，再右端為停車場，停車場隔馬路的對面為車站和管理局的服務處，管理局在此設辦事員三人，專門為旅客代雇轎子與挑力，另有登記處，旅客登山，必須在此登記。山腳下沒有驗上山登記證的設備，這是一種缺點，因為登記以後，沒有分別登記與不登記，都可以上山的。

在山腳下的服務處，另闢一部份作為茶室，以便候車人在此小憩。山腳下的氣溫，較杭市城內的氣溫為低，大約要低五度。夏天，入晚睡眠也要蓋薄夾被，此處應該有一像樣的招待所，供客人憩息。

一程山色一程詩

登山時山路有兩條，一稱老路，一稱新路，老路在山之右，新路在山之左，老路闢於山中，石級數千步，有很多段石級的中間甃以水門汀，石級兩旁，多為茂松修竹，林木森森，山路間草多不高，野花叢生，粉蝶色式都異，穿梭的飛巡於花草之中。依老路循級而上，第一級先過零星點綴在幽篁小樹間的一二處中式的住屋，山上清靜異常，聽不見屋內的人聲，門雖設常關，但在晨昏薄暮，看見炊烟裊裊，知道這是愛好恬靜的人所居住的。第二級發現幾幢洋樓，漸次而過鐵路飯店，戰前此飯店規模最大，設備也最完善，戰時瀕於破壞，現尚未復原，過鐵路飯店門口遙望，見青葱濃綠的山野，紛呈着紅紅紫紫的屋宇樓舍，像在濃郁的深茂的枝葉中，半隱半現着許多名花奇卉。煞是好景，有一程山色一程詩之妙。第三級過炮台山的綠蔭飯店，該店為昔梅籐根經營之住宅，樹木參天，屋建山巔濃蔭中，半露瓦角。以後就上往上橫路，或直抵蔭山街。

新路傍山而築，採公路式闢山石担泥舖成，蜿蜒而上，惟此路坡度險陡，彎度急轉，故小車均禁止駛上，戰後聽說有人駕吉普車駛至蔭山街口，惟駛下者驚險萬狀，幾至不能成行，所以現在管理局對機動車輛還是禁止上山。走新路較走老路少費力氣，先經山腳已在辦理的規模完備莫干小學，再上已有一兩家洋樓，再上可欣賞傍山和鄰山的幽篁叠翠，再上至天池寺，天池有新舊，經天池而上抵陡屺亭，再上而經林海別墅，莫干山飯店，蓮社經舍直抵蔭山街。我們不妨將老路稱為力行路，因其必須用力氣爬山，新路稱為自由路，因其走路可以不必太費力氣。山民多喜走老路，因為老路較新路為短，僅八華里，而

新路須十二華里。轎夫挑力多愛爬山走老路。

山上市集和旅舍

蔭山街海拔已在二千公尺左右，她是山上惟一的小小市集，街道不足兩百步，但路以水泥砌成。兩旁店舖，有飲食店，百貨店，照像店，水菓店，雜貨店，理髮店，營造廠，銀行等，街之盡頭將下坡處，築有船形房屋一所，爲管理局蔭山街服務處，內設置女辦事員兩人，專司代雇轎子挑力，或代叫電話之責。街上有郵亭一所，早上六時和午十一時打郵包各一次，上海在此設店者有愼大號源泰號的分號，還有理髮店等，街上有一種竹器店，舊爲莫干山之特產，製小籃，小提包，小公文篋，圓花籃，圓菓盤等，此種竹器均採自莫干山之小竹子，色澤美麗，製者別具匠心，故中外人士都喜購之，尤以外國人更愛購置，時常携之出遊。街上另一特別店舖爲功德林的素食店，惟生意不見好，素包子則極受充飢者歡迎。



莫干山游泳池畔

山間有名旅邸，鐵路飯店既未復興，則昔年莫干山飯店地處新路，出進甚爲方便，而且今年蔣總統官舍在他的後山巔，故益名噪一時。另是上橫路的皇后飯店，此店爲昔蔣莊舊址，建築堅實華貴，並有游泳池可資運動。再爲中國旅行社之招待所，這招待所設於蘆花蕩之山上，可俯覽蘆花蕩勝景，四邊圍以參天的松柏，門前有涼台，我在山五日中，每喜至該所涼台上小憩，涼風習習，清澈心胸，該社飲料都爲蘆花蕩水，水味甜美可口，一杯在手，暑氣全消。該社設備，甚爲完善，玻窗內隔以紗窗，一進門爲一會餐間，與莫干山飯店皇后飯店相，實無遜色，所以可謂莫干山上鼎足而三的三大旅邸。另在蔭山街盡端有皇后飯店蔭山街招待所，今夏蔣總統上山，新聞記者多住於此，我也住在此處，因此也頗熱鬧過一番。

山上有游泳池多處，上橫有兩處，一爲皇后飯店內，一爲仙林飯店內，去蘆花蕩路上，電信局下也有兩處，一在教堂之左側，一在電信局下面，外還有一二處，外國少婦小姐都愛游泳，她們裸露其身，僅帶兩個奶罩與穿一條三角褲，泳後日光浴，曬至皮膚呈紅色方休。她們上街購物或在屋內嬉戲操作都作如此裝束，很多來山避暑的中國小姐們，也羣起仿效。

佳景處處美不勝收

莫干的風景區，當推劍池佔首，由新路走往蓮社下坡處循級而下，再下，沿途飽餐竹林清麗，泉水在脚下琤琮而流，抵劍池之水源處，矚於枝葉中有磐石，刻有：「古吳干將莫邪鑄劍處」一句。再下有一水泥弓形橋，架於兩石之上，兩排綠色欄杆，再下而抵劍池之瀑布掛下處，圍以石欄，內蓄水可供洗沐，旁築有亭，圍以紅欄，亭內有賣汽水者，由右側尋級向下二三十武，劍池之水直掛丈餘而下如簾如帛，仍圍以石欄蓄水，可供沐洗。在劍池聽瀑也罷，洗沐也罷，俯覽層峯低首也罷，都是極爲心曠神怡的地方，所以去莫干人士，劍池不可不遊。

蘆花蕩也爲名勝之一，現築有亭，可作小坐，前端有鋼管一，接出水處，並築有水泥蓄水庫，鄉人過此，每以水拍額，或以手握水吞飲，或洗手掌，而外國人取水，以盛水器對準水管任水流入盛水器，兩相比較，外國人當極爲衛生。此水據歐美衛生專家研究，礦質較多，含菌量極微，水味淳清甘美，可以生飲，以之煮食各種東西，也很可口。

塔山爲莫干山的最高處，海拔二千五百公尺，從蘆花蕩或從蔭山街等處均可攀登，戰前山上築有亭榭，植有花木，現在已蕩然無存，我登塔山之巔，俯瞰羣峯，似在我的脚下，遙望錢江水天一色，太湖像一片金鱗。在山巔深感本身的偉大。

炮台山直樹在山間，像一顆大炮台，爲昔年梅藤根的住處，這山因經人經營，故山上林木蒼翠，綠蔭蔽石，到炮台山遊覽，可以在濃蔭中小

憩，便會感到怡然自得。這山爲老路必由經過。

天池在新路之半程，新天池在天池寺傍，山巖間一小小水潭，據傳此處有五色小魚，捉之不盡。舊天池乃自新天池上十數步，築有石亭，池在三面山壁環抱之中，產黃色小蓮花，周慶雲曾立碑記之，他曾在杭州韜光洗眼，取金蓮而植之。

另外還有碧塢等名勝。莫干山雖然沒有大川巨湖，但是山上處處是純淸的山泉，所以飲水可無虞匱乏，而且你爬山攀嶺，隨時隨地可以聆聽流泉擊石的辯訴聲，再加以枝頭蟬語虫鳴，交織成一曲美麗的音樂。

望日出和欣賞雲海

在山上，最好每天早晨五時起床，靠在窗檻上看日出，那時鉅大的紅球從東方昇起，彩雲飛舞在半空，蔚爲一種奇觀。有時，雨後初晴的早上，一片片的雲海在山間無聲息的奔騰翻滾，待紅日透出了雲海，才又慢慢地顯現出淸麗的羣山。有時，濃霧蔽山，或是細雨飄忽，烟雨迷濛的當口，你在山間欣賞這白濛濛霧茫茫的景色，也叫你別有一番心情。下午漫步山腰，看落日西沉，漫天美麗的紫黃，紅，褐藍調和的色彩，她頃刻間有數十種圖案變幻易異，使你感到夕陽無限好的可惜，進而自家如何地把握時機前進。

在山上，假使是夏天，使你感到眞够舒適，因爲你在涼爽之餘，還會在中午微微地感着一些熱意，大概最高溫度在華氏八十度左右，僅是這一絲熱意，使你不會忘記這是在夏的季節裏。夜涼如水，你必須蓋上棉被。

在山上，一出門就要上下坡爬山，難得有一兩百步的平坦。所以你如上山避暑，也使你不要忘記勞動的意義。

山上，物價與杭市相若，有的甚至低於杭市的，但也有的高於杭市，如旅館就要高出四五倍，旅館的伙食也要高過於杭市，但如你準備在山上住一個夏，事先租下了房子，買米買菜來自已燒煮，也和杭市相差不多的。

今年莫干山上來避暑的人外國人多於中國人，外國人中，俄國人佔了十分之八，中國人雖然也有來避暑的，到底還是少數，其實，避暑並不是奢侈，更不是浪費，一年的忙碌，趁這暑天到風景區去疏散一下，把腦子淸靜一下，來思考如何再努力進步的方案。只是中國在戰亂中，人民在物價的高壓下，實在無暇及此。

據說莫干山的秋天也頂美麗的，因爲那時山間的林木更是繁茂，翠竹的葉子也益旺盛，秋蟲出生了，牠將貢獻給你更好聽的樂曲呢！

具有八十年悠久歷史



六〇一二一二

天童紀遊

劉碩甫

友人趙嶔曾，鎮海橫河鎮人，去年曾約我去遊天童育王兩寺，前後勾留了十天，留了一個很好的印象，今年又約我再遊，遂又欣然答應，同行有俞國良兄，一行三人，是淸遊最好的人數，以過去的漫遊經驗，人多了，性情不一而主張多，人少了又有時覺得乏味，至於那陪大人先生，豪商鉅賈的遊山玩水，眞所謂「喝道遊山」，簡直有「小的梅花接老爺」之感，更是無謂的緊了。

乘「江靜」船下午六點開船，出口時剛天黑，清風徐來，水波不興，吃了晚飯，洗了澡，大家坐在房裏談天，悠然甯靜。江靜是接收的日本船，設備甚好。我們買的特等艙位，票價相當便宜如果以客運情形而言，那是非賠本不可的。

半夜裏忽然吵了起來，原來下艙裏有一連軍隊的兵官，要到特等艙來睡覺，船上的執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得不到結果，只好讓他們睡到客廳裏來，並且在艙口放了警衛，拿着上刺的槍，弄得一船的人，敢怒不敢言。睡到半夜，船上又出現一大批老鼠，大可驚人，吵了一夜，天亮了。在船上已可看到太白山的主峯。鎮海抵岸，下船後再乘渡船渡海到南岸，離橫河還有十八里路，雇了三乘人力車代步，此地的山路，全舖着石板，平坦如砥，也可見這裏的富庶，同江南各縣的鄉間比起來，就差的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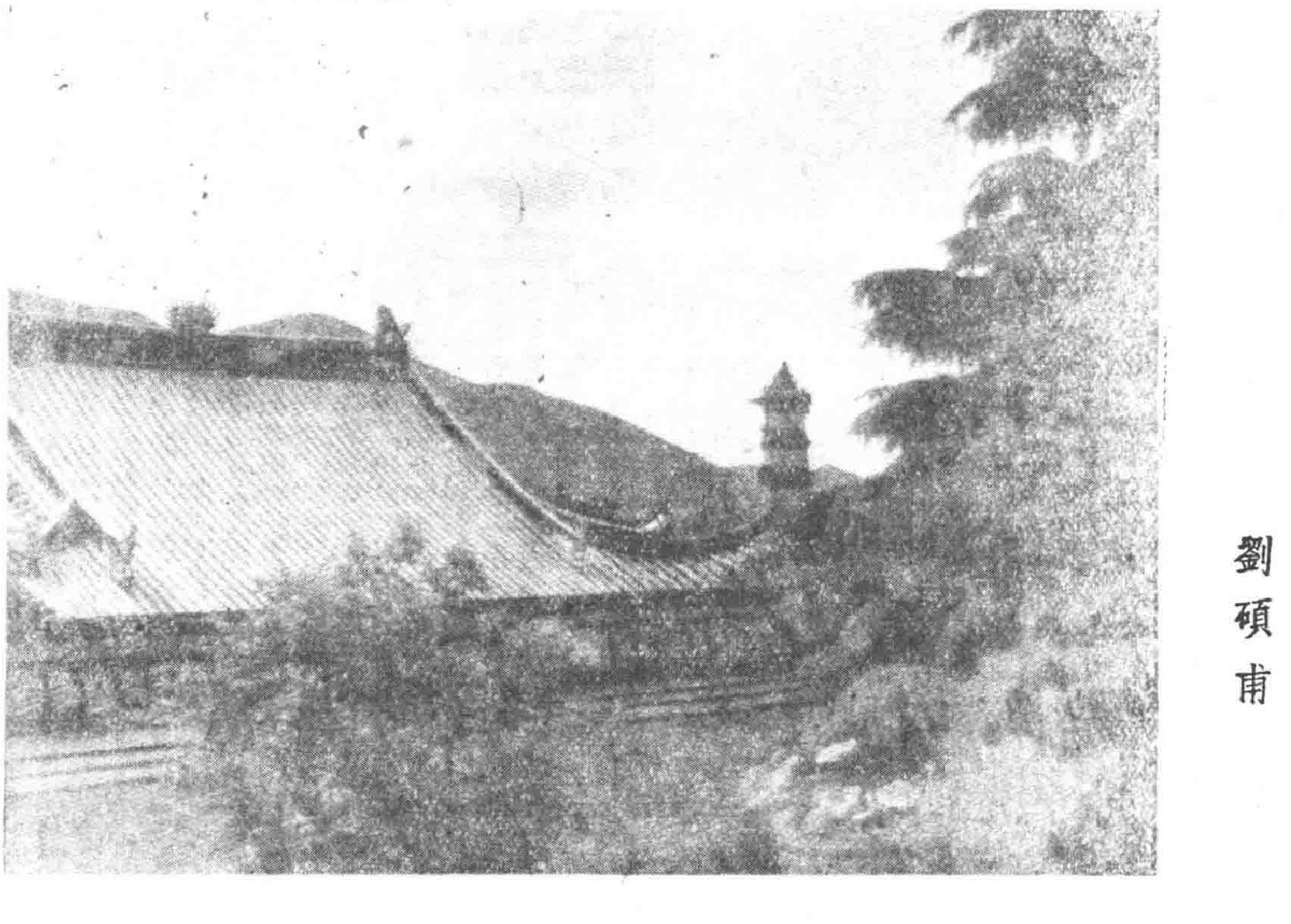
十里到長山橋，再五里到孔墅嶺脚下，過嶺再走三里多路，就到了橫河了，嶺不甚高，也不甚陡聳，清晨的朝霞，映得天上好像五彩影片，露水蒸上來，都變成白霧，低低的從遠山平野中，平舖出來，蟲聲蛙噪，一片天籟，夾着透鼻的泥土草香，實在叫人與田園之思，嶺上休息了一回，下嶺沒有車輛，只得步行，在山坳裏，盡是野生的梔子花，芬芳襲人，到了橫河，天色尚早。

趙家在橫河的房子，從前是一個姓董的造的，甚爲敞宏而精緻，是數一數二的建築，我們到」這裏，並不感到辛苦，一半也是居停的華廈的原因罷，橫河雖是一個小鎮，流水繞山，淸潤無比，更加此處的地處山內，交通不便，所以風氣也異常淳厚，人人都彬彬有禮，和藹宜人，確是一個好地方，我們休息了一天，釣釣魚，各處走走，也就消磨了。

從橫河到纓絡河

本來遊天童的，都是從甯波走，平常都乘船到甯波，鎮海到甯波很近，由甯波走的，可以由甯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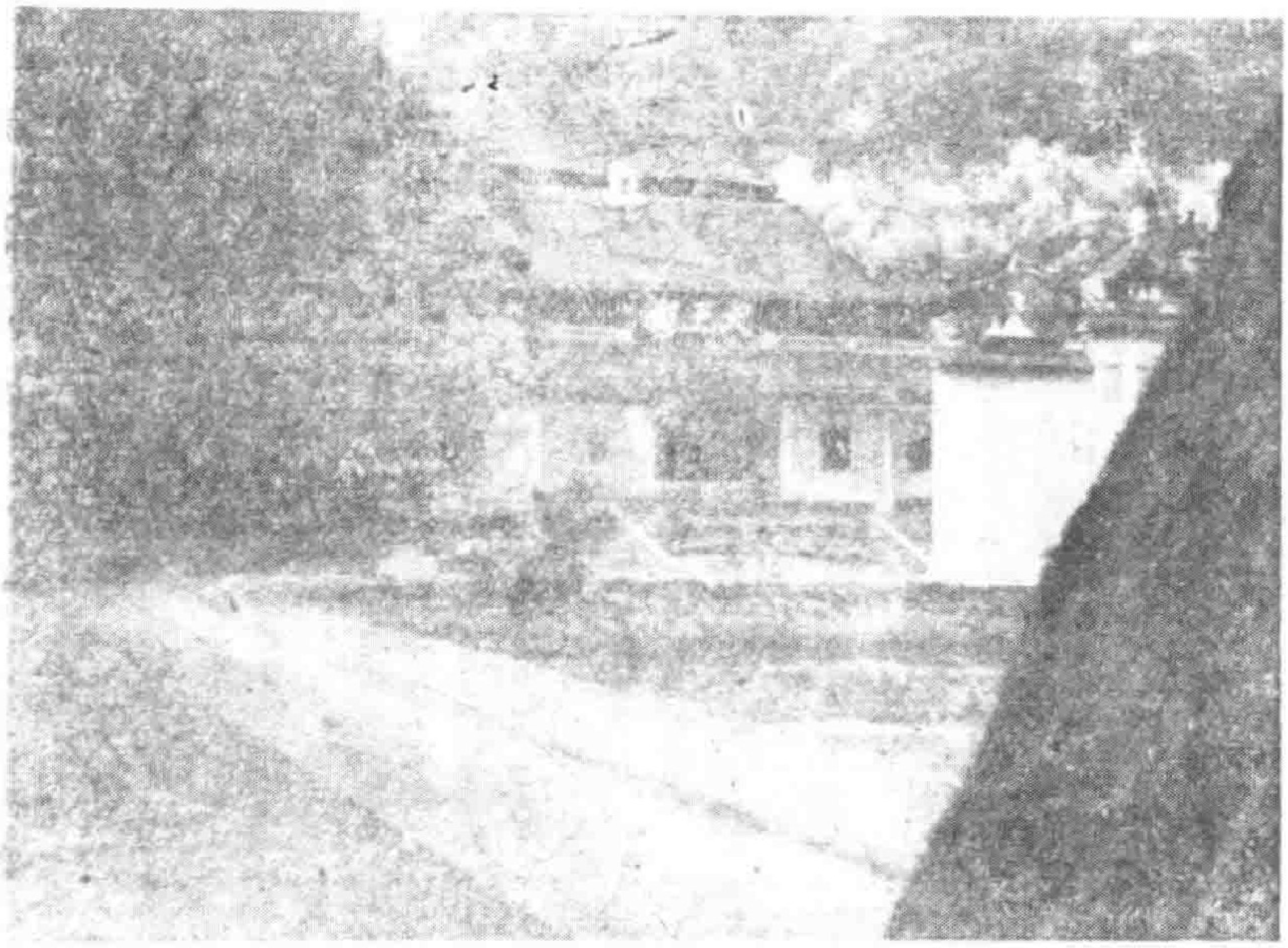
從育王藏經樓遠望



再雇小船，到寶幢，寶幢和纓絡河兩處，一個在山裏一個在山外，如不遊育王寺，而逕到天童寺，可坐小船一直到小白嶺下，再走山路約十里路就到了，不過普通總是先遊育王，橫河在太白山背，天童寺却坐在太白山的懷抱裏，所以從橫河去，只有先到纓絡河的一條水路，最爲舒適，我們叫了一只小船，只容得三人，因想起杜詩「春水才深四五尺，小船恰載兩三人」，確有其境。

船從橫河搖出去，順着小河，兩岸雜樹人家，雞鳴狗吠，桔槔水車，村豎牧童，河中菇蒲滿眼，小船分着水藻行去，只聽見打槳的聲音，水色山光，令人意懶，水路二十里，約划兩小時，到了纓絡河岸，這裏是上育王寺的埠頭。

纓絡河，本地人叫陽絡河，這是因爲「纓」字諧「陰」字，聽來不好，所以改它叫做陽絡河，這是鄉土紀中常常遇到的事，在華南兩廣，就更多了，再有一個埠頭，就是寶幢，都是到育王寺的要道，顧名思意，可知已近佛地了。



天童寺天王殿

阿育王寺

從纓絡河上岸，走幾百步，就看見公路了，順着公路走，就看見育王寺的黃牆頭，牆裏松柏森然，走到山門，有阿育王寺一塊匾，進了山門，便是一個大放生池，據說費了一萬工才開成這池，繞池走進天王殿，殿最近經火燬，方才重修好，改用水泥鋼骨，雖然也美輪壯煥，似乎欠莊嚴些，各柱上的抱對，都是名家撰寫，經天王殿再進到大雄寶殿，供着三世佛，兩旁羅漢十八尊者，育王寺的歷史，幾經變亂，所塑佛像，都不甚古，據說唐時某高僧，行脚至此，聞地下有金石鐘鼓之音，因植錫於此，遂建此寺，大約每一所寺廟，都有這一類神話，因之也不去詳細考據它了，大殿後便是舍利殿，供着佛舍利，並建塔在殿中，建築得輝煌華麗，莊嚴的很，有請看舍利的，由僧人捧着藏舍利的銀塔，到殿後廊下，頂禮下跪，然後向着陽光，向塔裏細看，據說看的人，言人人殊，有青光青色，紅光紅色諸不同，我半生遊歷名山，所見舍利也很多了，連我也描寫不出舍利究竟是個什麼形式，此處也不故神其說，但是佛骨舍利，高僧大德的堅固子同牙，確是有一種說法，我們淺薄，也不必拿科學去強爲解釋罷，舍利殿後，便是講經受戒的法堂，再上是藏經樓，居高臨下，几淨窗明，看出去，黃瓦殿脊，夾着竹樹青森，右首有一座骨塔，高出林梢，可是風景還不够幽趣。

遊覽下來，找到方丈室，向庫房的知客和尚，請他替我們備飯，於是到客堂休息，少刻飯擺出來，六個菜，一個湯，都是新鮮蔬菜，離開城市，心神安甯，本來胃口已經大開，自然喫得有味，吃了飯，請和尚替我們雇了三乘廟裏的山轎，這是上次學得的經驗，廟外雇的轎子，要比廟裏貴的多，而且講價爭錢，大傷元氣，廟裏的轎夫，都是雇的長工，有一定的工資，而且他們抬天童寺是抬慣的，一天兩個來回，不算什麼，當下講好了，趙兄的一肩，因爲人瘦分量輕，用兩個伕子，我加了一名，俞兄則法身甚重，只好加倍，用四名轎夫，按名給酬，另加酒資，一併交給和尚先付了，免得再爭。

小白嶺——天童要道

山轎究竟比「搖籃」好得多，本來甯波有種叫「搖籃」的，是一個篾編的籃子，用一根竹篙穿了，兩個人抬，坐在裏面，非常不舒服，古人有「籃輿」之說，恐怕就是這「搖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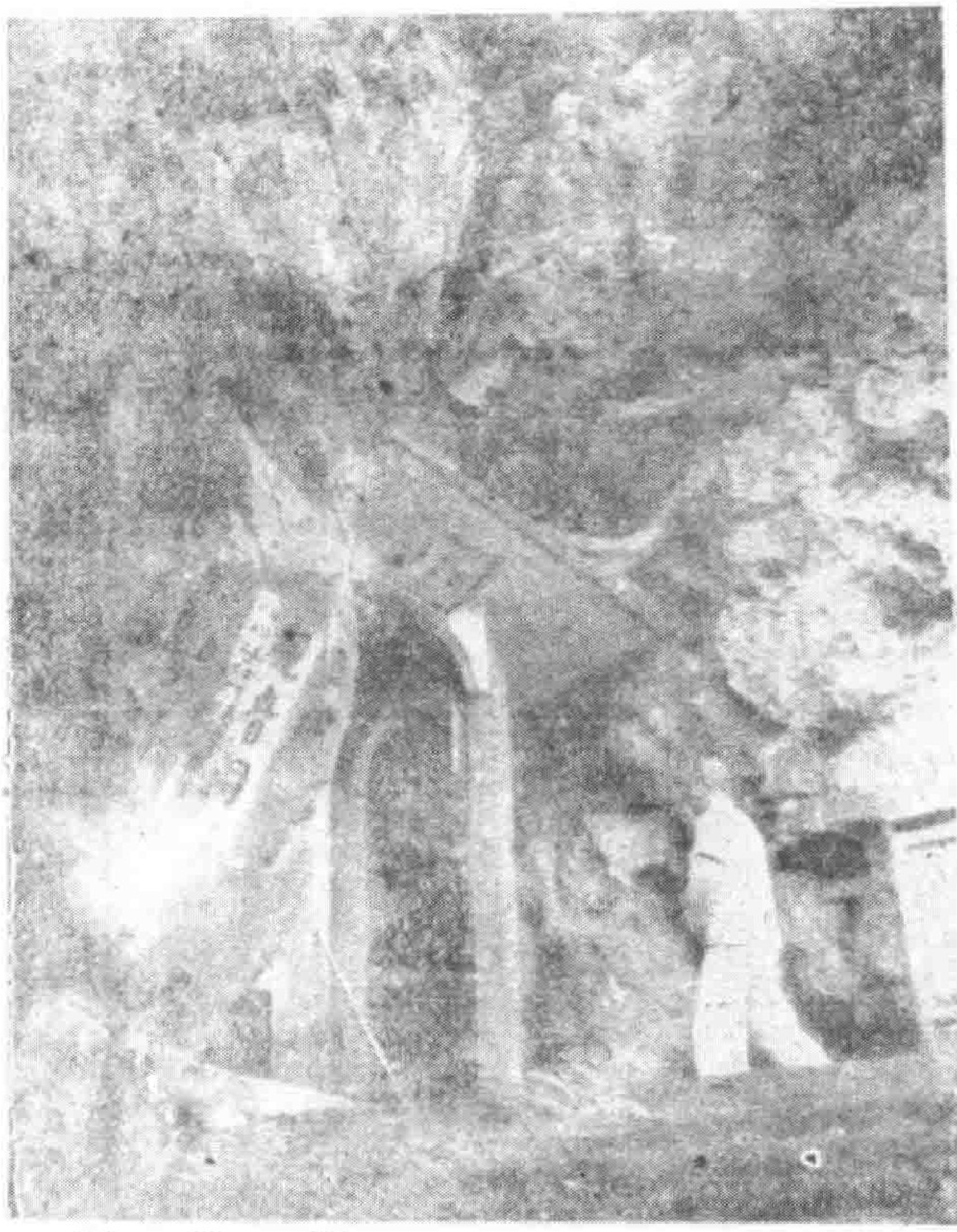
甯波最高的山峯，要算是太白山，這小白嶺也是太白山的一條支脈，越過小白嶺，便是直達天童寺的孔道，這裏深篁密箐，夾道松柏迎人，處處令人發一種幽思，小白嶺巔，有一座塔，下有五佛塔院，過嶺再走三五里路，便看見一間小廟，旁有老樹一顆，從此松陰夾道，就是天童的山門了。

天童寺

由山門入，在高有十多丈的松柏林中行過山

亭，再一彎曲，轉過來就是一個大放生池，池的四圍，林叢茂密，山鳥嚶聲，溪泉咽咽，風景的靜謐，使人渾忘塵市，放生池道邊，有五座佛塔，中間的一座，製作較爲古遠，這些佛塔略具經幢的風味，有此點綴，似乎增加莊嚴不少，繞着池走過去，天王殿建在十幾級的坡台上，門上有李梅庵寫的天童寺額，上面又有天王殿的行書大匾一方，是天童祖師密雲大師的手筆，天童始建在六朝，到唐朝方又再興，據說曾經有一次毀於大水，忽然有十八個人開了一道山溪，大水方有宣洩，而這十八個人忽然一夜不見，於是有人便說這是十八羅漢的化身，來此護法，從此寺右的一條山溪，便名爲羅漢溝，終年水聲淙淙流着瀑布，成了這一山的水源。

經天王殿再升，便是大殿，再後又是法堂經樓，一層比一層建築得高，都舖着方塊大石板，工程着實壯偉，兩旁偏殿偏院，重重羅列，有祖師殿、客堂、齋堂、雲水堂、舍利殿、如意寮等等佔地之廣，甚爲可觀，我們如果乘飛機去台灣，在經過甯波海岸時，可以從空中看到一片綠樹中的一座小模型樣的寺院，便是天童了。


觀音洞

玲瓏岩

我們被領到客寮裏住下，此地床帳被褥，皆甚清潔，休息後先到寺前寺後各處隨喜一番，天也就晚了，晚飯的蔬菜，清潔可喜，寺裏一共有僧衆四百多人，所以連豆腐都是自已磨的，而一切的和尚，都只有隨堂供齋，那就是粗米飯或粥，每人僅有鹽虀一碗，說營養簡直談不到，可是這裏的和尚，雖不無面有菜色，但精神多數很健康，最希奇的是人人目光清澈，態度安祥，有的衣衫襤褸，鞋襪不周，却都是持戒甚嚴，道行頗深的多，據說各處山頭上的各茅棚裏，儘多修持三五十年，過午不食，和趺坐不睡的高僧，最大原因是天童是一個十方叢林，也就是說如同一個民主自由國家，一切各方僧衆，皆有做執事方丈的資格，廟中執事六個月一推，也可連任，經濟收支則三月當衆報告，人人有權過問，這也是同育王寺不同的地方。

天童寺除了本山林木深邃，風景幽美之外，也還有點名勝，寺後的羅漢堂，寺右的羅漢溪都是，又有在山門前影壁下，用脚踏着，下面發生一種清脆的回聲，這叫琵琶石，此外玲瓏岩是全山著名的地方了。

從寺右經過大廚房，在廚房裏看過明朝萬歷的大飯鍋，然後再循行到羅漢溝的橋上看溪中瀑布，再循山徑登山，約里許，即見懸崖在望，山石大約是冲積岩，孔洞甚多，此處樹木蓊翳，不見天日，陰森而涼爽，再上有泉一，在石板下面，色白如乳，大約是不會壞的，南潯周夢坡丈，在此建一石坊，再上有小廟一間，半倚山壁，奉觀音，有貴州和尚在此修持，同他談談，知道他諷持法華經已十八年，廟裏石上流泉，積在缸裏，舀來解渴，清洌異常，實在比可口可樂好。再上有磐陀石飛來峯諸勝，不過是在山的斷崖可以極目之處，立些名目而已，境界是好的，在此處鳥瞰天童寺，歷歷可指，再上登，有觀音洞、羅漢洞，前卽無路，祇有樵徑了，於是再拾級下山，一共約有七里多山路。

天童小住

遊天童，與其說遊，無甯說蹵，實在這是個最宜小住的地方，我們三人在天童住了兩天，尙覺未能滿意，（去年同嶔曾同來，也信宿而返）這裏給予你的是「淨」和「靜」，每天夜半，在一枕好夢初回的時候，就聽得大殿上敲雲板，鐘鼓之聲，是和尙們上殿做早課了，朝曦初上，起來看山，輕雲薄霧之中，蒼翠欲滴，草木的清芬，眞能醉人，此外找兩個和尙談談，到處閒蹉一回，領略塵世以外靜中的一點天籟，由定生慧，會把你過去身受的一切苦惱，解脫乾淨，兪國良兄是位天眞敦厚的人，他說「我只知道到了這裏，總覺得氣往下沉，胸中似空無一物了。」眞的，在這「常住壞空，生老病死」的婆婆世界裏，確實祇有這一條路了，我們依戀的走上了我們的山轎，聽得地藏殿鐘樓的鐘聲，漸漸在耳中翠林而去。

台灣游屑

吳沈釔

台灣確是一個「美麗的島」。四百年前葡萄牙人發見了，歡呼着"FORMOSA"，它的意思就是「美麗的島」。其後西洋人就把台灣叫做 Formosa。三百年前荷蘭人和西班牙人先後登陸，荷蘭人又把西班牙人逐出，竟圖久遠之計。幸經明末孤臣鄭成功奮力收復，趕走了荷蘭人，廣事開墾，奠定了好基礎。

其實我國的發現台灣，早在春秋戰國時代。正式列入版圖，那末在元朝末時。可是五十年前的甲午戰役，竟不幸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直到此番抗戰勝利，纔再還我河山。

五十年來，台灣的建設突飛猛晉。農村，有着一年可以三收的稻田，有着二百餘萬畝的甘蔗場。工業，有着年產量百萬噸的糖廠，有着公辦私辦幾十處的製碱廠。水利，有着供給全島電力的日月潭水力發電所，有着化台南不毛之地爲富庶農田的嘉南大圳灌溉工程。交通，有着縱貫南北的雙軌鐵道，有着山間海邊無處不到而建築不惜工本的公路網。

因此，與其說台灣是一個天然的美麗的島，還是說台灣是一個人工的美麗的島。與其稱賞台灣風景的美麗，還是稱賞台灣建設的美麗。

勝利以後，國人到台灣觀光的絡繹於途。台灣的遊記觀感等文章散見於報章雜誌的已經不少。筆者直到最近才因爲有事到台灣一行，九個省屬的市，各處建設工程，都順便一一遊訪，願把印象中值得記述的零碎介紹一二，而希望所記的重複他人已經寫過的不多。

台北區包括台北縣和省轄的台北基隆兩市，新竹區包括新竹縣和新竹市，台中區包括台中縣和台中彰化兩市，台南區包括台南縣和台南嘉義兩市，高雄區包括高雄縣和高雄屏東兩市。

從上海飛台灣

這天是端午佳節，星期五。下午二時二十分，飛機已翱翔在杭州灣的上空，下望江水滔滔，暗岩積沙却在灣裏起伏着。水利工程專家汪胡楨先生幾次實地研究，認爲錢塘江的通航絕對可能，因此政府機關正派了一艘「江南輪」在瀕江試航，汪氏此刻一定在乍浦等候這「江南輪」的駕到，我在默禱着老友理想的成功。

錢塘江以南，航綫的西邊是四明山，天台山，括蒼山，航綫的東邊是象山港，三門灣，台州灣，我左右俯瞰，浙東的形勝盡收眼底。浙東是越王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敎養的聖地，他自已北渡稱臣，臥薪嘗膽，他全體的人民節衣縮食，保護江山。今天在這支離破碎的大局下，飛掠過如此美麗的海灘，如此偉大的山邊，令人懷念先賢，眞是無限感慨。

四時四十分，飛機已經沿着台灣的淡水港南進，降落在台北的松山機場。到了中航公司的辦事處，馬上接洽回程的飛機。三天以前我曾托上海中航公司電向台北站定座，那知台北却並未接到過這個電報。幸蒙站上唐君給我設法到一個經過福州飛回上海的座位。

台北區的觀感

台北市是台省的第一大都市，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光緒元年時，清政府把台灣的首府從台中移到台北。日人侵佔的五十年，首府也一直在台北。

日人的舊台灣總督府是當時侵略台灣的大本營，到現在爲止還是全島頂偉大的一座建築物。抗戰勝利以前盟軍準確的轟炸，損燬了一部份，聞說日本人和美國人都先後估計我們修復不起來，但現在倒也快修理完竣，省政府就將遷移到這裏來辦公。



台灣省政府新址即將修竣

清政府前在台北設有城牆，後被日人拆除，剩下了北門，東門，南門，小南門四座城門仍舊屹立在馬路中心，留做紀念。現在市區向北向南大為擴張，不過頂熱鬧的商業區域還是在舊城的範圍內。

台灣銀行是台灣唯一的國家銀行，發行的台幣和法幣的比值也跟着物價在增漲。雖然如此，去年夏天售價一百元台幣的貨物，現在平均也漲到一千元台幣了。可是大部份的台灣同胞都是忠實的，他們十分信任政府，稍有積蓄，總是往台灣銀行存送。一方面某種商業階級向台灣銀行可以低利借款，借了錢來還是另圖大利。



台北夏季每日下午必下一兩次圖為車站附近雨後市容

資源委員會和台灣省政府合辦的糖業，紙業，碱業，水泥，肥料，電力，造船七大公司，以及資委會獨辦的石油，鋁業，金銅鑛三大公司，都在台北設有總辦事處。這些大公司就是把台灣的資源盡量繼續開發，製成品出售得來的利益充歸國庫。

國立台灣大學是舊日人的帝國大學，在台北市的南郊，共有文，理，農，工，醫，法六個學院，分設在三個區域，規模宏大，設備週全，要算全國國立大學的首位了。但是現在經常費用很少，時時有拮据的情況。前任校長陸志鴻先生仍在校裏執教，這天訪他却不在。聞說他要攜眷回到嘉興原籍，可是路費不够，還沒法成行。日人統治時代，台灣同胞除了學醫科外不准升學，這所大學的，這足够暴露了侵略者的猙獰面目。現在的台大當然大部份是台胞同學。

有一件事值得為日人統治時期記一記的，台灣實行强迫義務國民教育每人至少六年，國民學校到處林立，每個學校都黌舍寬大，場地廣闊，所以拉洋車賣荳漿的人，個個都能識字，這個成績確應感佩。勝利以後，一方面教育經費不足，一方面少數校舍移作他用，現在義務國民教育還是實施，「强迫」兩字却無形中改做了「自由」，懷念前途，我政府應有愧色！

台灣省的氣候，要算台北頂好。夏季白天固然很熱，晚上却是風涼，而且六七八月，總是每天下午要降着一兩小時的驟雨，把酷熱的暑氣冲散。冬季無需說了，溫暖的程度家家用不到生爐子。平均而論，當然夏天比較京滬一帶要熱不少，可是我找不到台灣有任何一個裝置冷氣的所在。台灣每一件的建設是跑在前頭的，就祗有這一類奢侈性的建設他們沒感到興趣，台灣同胞儉約風氣的養成，正不是徒託空言的。而轉想到全國各處今日的連天烽火，遍地災民，再回看上海一隅的窮奢極慾，紙醉金迷，眞是不勝感慨！

台北的市容完全是計劃化的。馬路全部是混凝土的底更舖上了瀝青的面，夾道種着有秩序的熱帶樹木，平坦光潔，勝過上海的街道多多，寬闊整齊，沿街的房屋大都底層有雨棚，做了公衆的走廊，就為了台北夏天有經常的雨吧。所以馬路兩旁省却了人行道。私人汽車除了政府高級官員外，坐的人極少極少，而公共汽車班數很多，票價很低，但最普遍的交通工具還是自由車。

我覺得不懂的是為什麼大部份的馬路兩邊都是明溝，以致晚上蚊蟲很多。不過當地人告知我從前的清潔程度非常好，蚊蟲的發現倒還是最近兩年的事。台灣的馬路上向來沒有警察，車輛行人，並不爭先恐後，但警察局的派出所很多，到處可以告訴，據聞兩年來的案件比較從前增加了不少。顯然的台北的市政祇有退步，沒有進步。

商業區裏頂多的是冷飲店和水菓攤，西瓜香蕉菠蘿蜜終年不斷，可以說台灣同胞享受維他命C獨豐富。冰淇淋雖多，只是本地製造的都質劣味淡，聞說上海的飲食專家預備去台北設立最好的冰淇淋店。

住宅區裏頂普遍的是幾乎每戶人家有一具無線電收音機，播音中除了台灣本地的雄壯歌聲外，倒每多學唱着目前上海的流行曲，靡靡之音，其實無助於國民性格。

台灣的女子職業異常發達，政府機關，銀行商店，除有很多的女職員外，公役茶房也都由女子來擔任。火車站和公共汽車的售票員全部是女子，旅館業和菜館業的侍應人員也十之八九是女子。

台北除了幾個貴賓的招待所外，旅館的設備並不好。那邊也有一個國際大飯店，英文名稱也叫 Park Hotel，而且照抄了上海 Park Hotel 一樣的字體，再奇怪的它的二樓中菜部也題了個『孔雀廳』的名字。（上海國際大飯店二樓未設平津菜的豐澤樓前，一度曾試辦過廣東菜，題名叫孔雀廳，後來因爲滬上人士不大歡喜粵菜，不久就停辦。）

草山和北投是台北市外北郊的溫泉風景區，適當大屯火山脈的起點，山裏到處是硫磺質的溫泉，並且到處是提製硫磺的工廠。草山和北投都設有宿店，尤以北投幾有兩百家之多，店內家家有溫泉的浴場，所以旅客到台北幾乎人人歡喜住到草山或北投。硫磺溫泉浴對於健康極有益處，可以治療好幾種不容易痊癒的痼疾。倒是這一類宿店獨多侑酒伴眠的妓女，至今惡習慣並未稍除，而夜牛山間，竟還是隨處傳出日本的歌聲，當局並不施以導化，不知什麼道理？

有不少台北服務的人每夜回到基隆住宿的，因爲基隆的房子容易找，而台北基隆兩市間的交通又極其便當，火車每天來回有三四十班，汽車二十分鐘就可以到達。

不過基隆的氣候太差了，一年有兩百多天是下雨的，潮溼湫隘，和台北比較，簡直不相信是在同一個省內的同一個區域。所以拿基隆的衛生情形講，當然不能很滿意的。

台灣省內基隆的海港設備是首屈一指，來往各方的客運貨運都在這裏集散。船舶從浪濤裏駛進了一個蟠形的口子，就停留在這圓大而安靜的港灣裏。港口的社寮島上築有高高的燈塔，向茫茫的大海照射出台灣的光芒。

基隆附近多煤礦，採煤送煤都用新式的機械。煤質雖不能和華北諸礦相比較，但是在這到處礦藏窒息交通斷阻的當頭，上海青島的紗廠竟大有在仰台灣煤的鼻息。當地煤價每噸約一萬台幣，和上海的市價幾成一與十之比。有名的金瓜石金鑛也在市外東郊的海濱，現由資委會專設機構管理，據告每天可以生產黃金幾百兩。

沿着基隆的海邊向南，可以坐火車到台北縣轄的宜蘭市。（全國計有兩個縣轄市，另外一個也在台灣，是東部花蓮縣的花蓮港市。）地當濁水溪的口子，市南的三角洲漁業很盛。這裏的雨水是全島頂多的地方，附近農田，就全靠雨水來灌漑。『竹風蘭雨』，形容着台灣的天時地利，就是新竹的風和宜蘭的雨。

台北縣的縣治在板橋鎮，我們從台北市西行，特在此地下車巡視。五月二十八日曾發生過的空前焚車案，就在板橋站附近的大橋旁邊。車輛燒去三節，死一百餘人，至今痕跡累累。從這一天起好像顯示了台灣也不是一個世外桃源，重工業地禁衛森嚴了，交通要點詳細盤查了。

承蒙知友魏紹禹兄陪着我從台北向南旅行，他是台灣鐵路局的工程師，爲我安排了最經濟的辰光，同時見識了最實際的事物。沿途我發覺台灣的頭二等車每班很空，即有稀少的旅客大概也來自別省，本地旅客大都坐三等車的。可見台灣的今天，是台胞們「勤儉」而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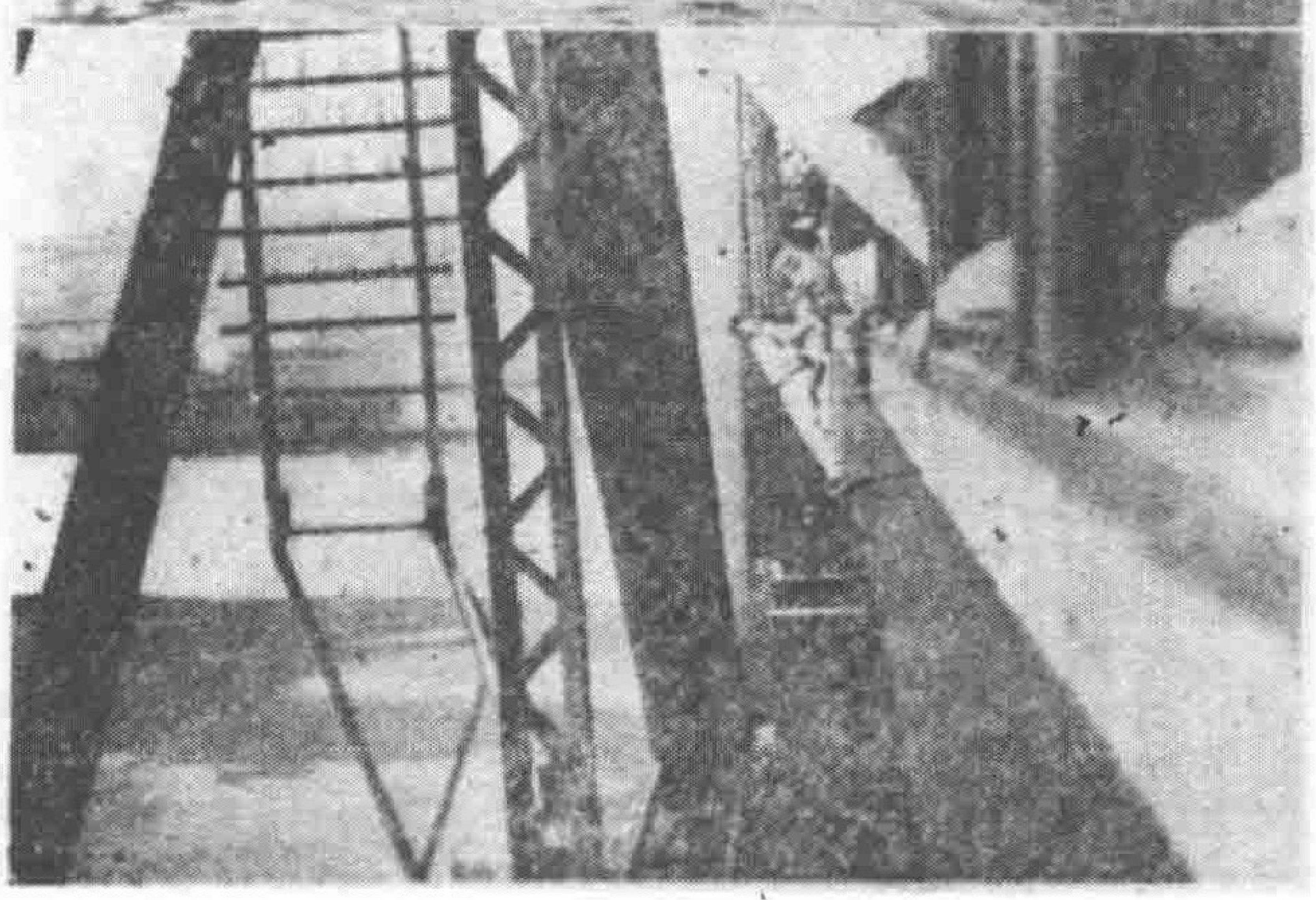
進入新竹區

從板橋西行，就出了台北縣境。這一帶工廠很多，烟突林立，除了當地富於礦產的緣故外，電力分佈得無處不到，正是頂大的功勞。進入新竹縣境，最初的大站是桃園，這就是縣治所在地。桃園盛產洋桃，和鳳山的盛產鳳梨（菠蘿蜜），正都是名副其實，使人身臨其地，像處在一個水菓的大園林。不過桃園有一個莫大的遺憾，日本人爲了發動侵略，把壯丁抽調淨盡，於今便是台灣省頂顯明的一個男少女多的地方。所以戰爭是太可怕了，它不但毀滅掉一切的物質建設，更斬斷了人家的嗣續機能！

台灣大學前國文系主任許壽裳先生慘案的兇手，就是在這桃園捕獲的。這是一段帶神祕性的故事，是許老先生的長婿湯兆恒兄親自告訴我的：當許老先生死後第二天晚上，警察當局查緝雖極緊張，還是苦於毫無線索的時候，忽然發現許宅的園門口丟入了掃帚兩把，窗戶上插上了桃花一枝，因此邏者疑心到許宅的園丁，——他住



基隆港灣內之碼頭適逢中興輪駛入時攝影



火車緩行於板橋附近乘客爭看五月廿八日之焚車遺跡

在新竹縣的桃園鎮。果然，竟就此破案。

新竹市是台灣頂古老的一個街市，因爲它和福建省的距離近，關係發生得早，最先受到祖國文化的薰陶。它三面環山，西面臨海，是台灣省氣候頂好的所在，終年的溫度在華氏七十度左右，祇有春秋，沒有冬夏。有名的「新竹風」經常在那裏强烈地吹拂着，把空氣裏所可能有的疫病微菌掃除得乾乾淨淨，因此醫學家們認爲這是一個最合理想的療養區域，尤其是氣管炎氣喘病等在他處經年不能治好的疾症，到新竹來是很容易恢復健康的。

新竹附近有三個著名的鎮：竹東，竹南，竹北。竹南和竹北分別在縱貫的鐵道線上南北兩點，竹東在新竹市的東邊山脚，是一個盛產木材的場所。值得提起的是勝利之後，我政府添造了一條鐵路支線，從新竹到竹東，專供伐木下運的用處。

從竹南向南，縱貫的鐵道線雙軌分做了兩條，一條是靠着海岸直到彰化，叫做海岸線，火車是一邊靠山，一邊傍水，沿途特多橋樑，海闊天空，風景如在畫裏。一條是穿過接連着的崇山峻嶺先到台中而去彰化，叫做台中線，鐵道的工程，這裏允稱獨步，在十六份車站附近，鐵道線的最高點達海拔四百公尺，最大坡度達百分之二點五，而在新竹台中兩縣交界間接連着共有九個隧道，最長的隧道有三公里的距離，建築艱鉅非常。

竹南附近的獅頭山，是台省的佛教聖地，山上寺院很多，建築富麗輝煌，混合了東方和西方的美。它和台北大里的海岸，宜蘭羅東的森林，草山北投的溫泉，桃園大溪的川流等都列爲台灣的十二勝。每年朝獅頭山進香的絡繹於途，正和浙江省的普陀山一樣。

台中線上有一個鎮叫做苗栗，張學良將軍就好像在這山上頤養天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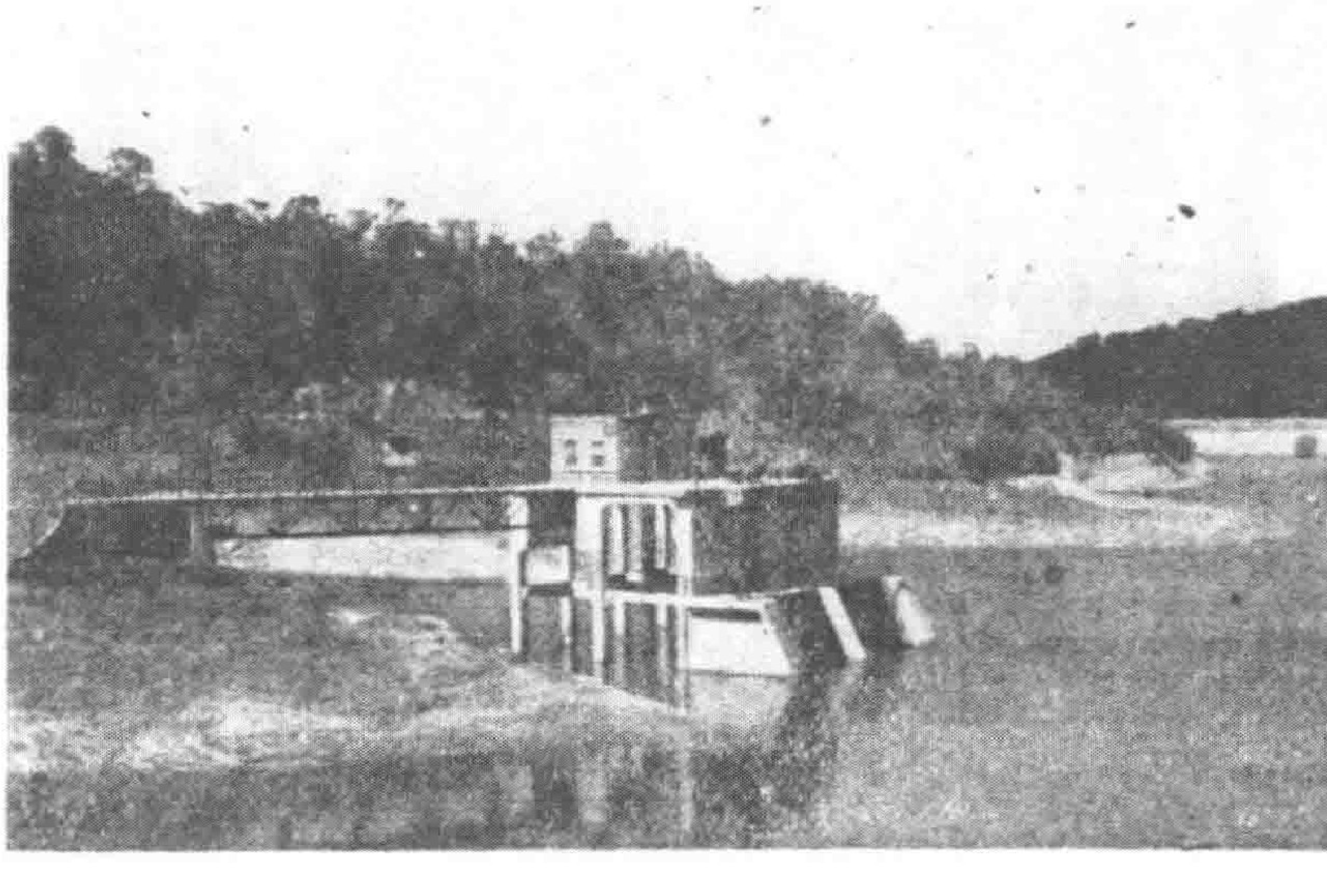
台中區的日月潭

台中是台灣省地形上的一個中心大城市，清光緒初年，曾兩度把台中定做首府，要想經營擴展，結果還是交通的不便，遷移到台北。台中的市容非常整潔，馬路寬闊平坦，兩旁綠樹成蔭，房屋雖然都是日本式的建築，整齊潔淨却爲其他都市所不及，加以八年戰役中獨有台中倖免了盟機的轟炸，絲毫沒有破壞，尤其是它環境的恬逸安靜，的確最能縈繫着遊人深刻的印象。

我們到台中住入了頂好的一所日本式旅舍，他們的蚊帳特別大，而作淺綠的顏色，我和紹禹兩人睡着還有餘裕。靜聽庭院裏夜蟲的鳴聲上下，回首黃海邊當年的怒濤起伏，（抗戰之前，與魏紹禹兄等從事蘇北濱海水利工作，朝夕共處，曾滿望盡化斥鹵爲桑蔴。）客地相逢，無限感慨，好像十多年前澎湃的勇氣，全給接連着的國難人禍銷磨得祇敢貪一個「靜」字了！

彰化市從台中去半小時的火車就到，台中線和海岸線在兩市中間的追分站重行合軌。這是九個省轄市裏人口頂少的一個市，可是這少數人口的民族性却堅强無比。日人統治了台灣五十年，竟可以說沒有澈底統治過彰化市，因爲每次革命之役，彰化的志士總佔據了半數。

台中縣有一片廣大的平原，遍野是甘蔗的農場，到處是製糖的工廠，這也就是勝利之後，台灣省對於祖國頂重要的貢獻。它省却了國庫向來不少的荷糖的外匯支出。縣治在員林，小小的地方却有棧房無數，想見那裏農產品的發達。台省出口量僅次於台糖的是台灣的香蕉，而全省的香蕉半數以上是出產在台中縣的。商人往返於台灣和上海、青島、天津等地也是運輸香蕉的頂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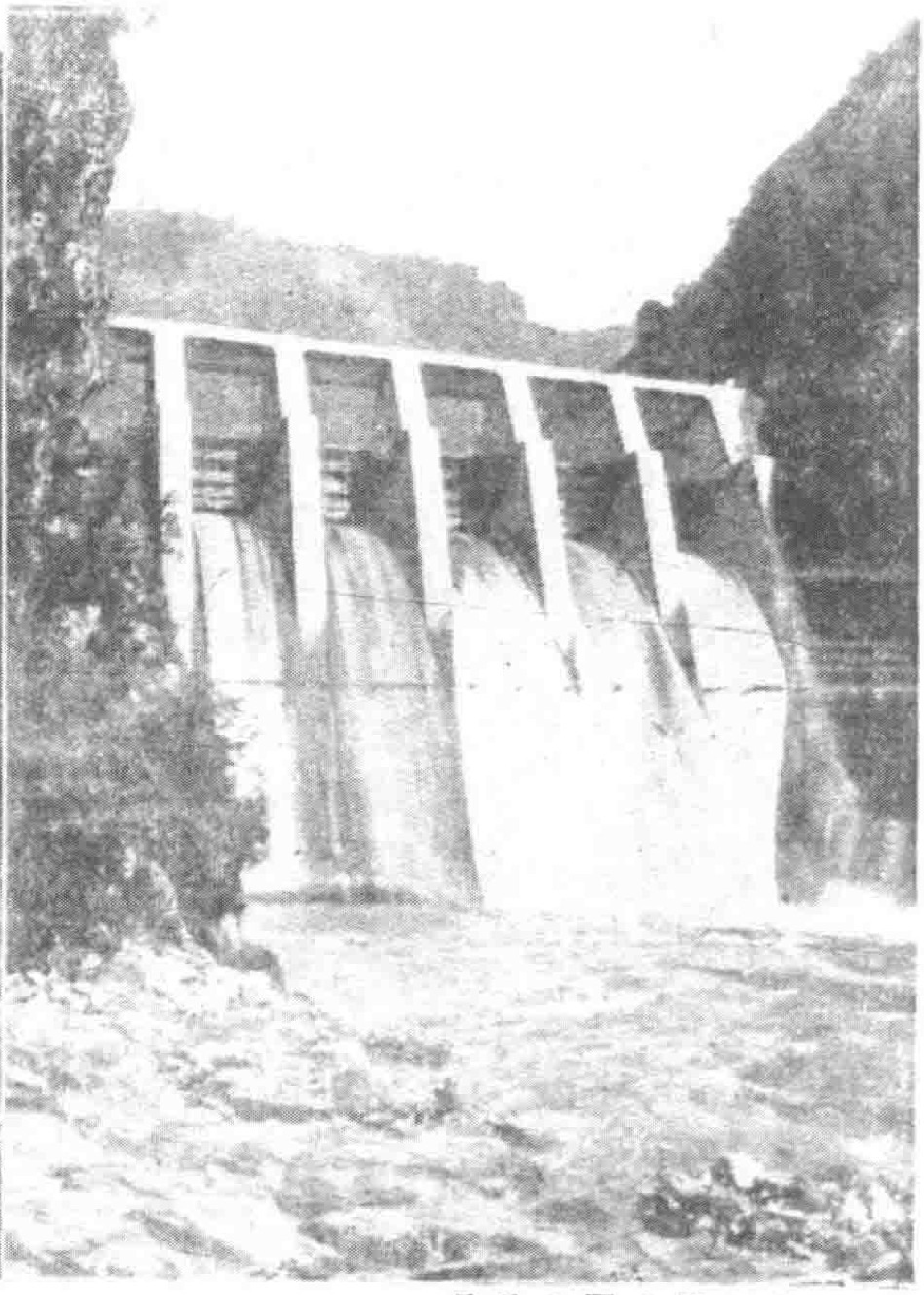


日月潭水流下通發電廠之進水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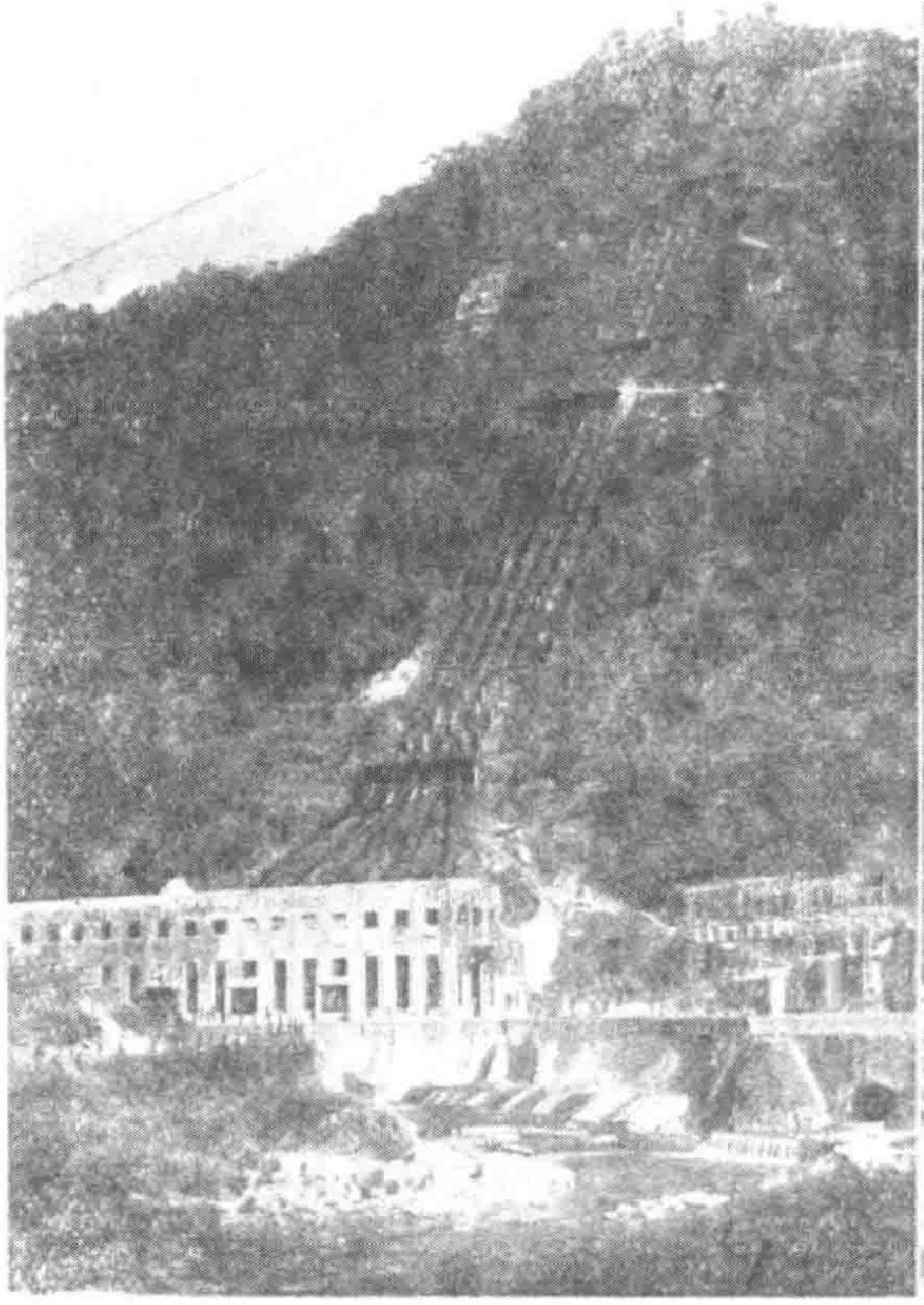
因爲它是不受統制的。

譽滿全國的日月潭，在台中縣的東部。潭在水社山大尖山等高峯圍繞的中間，海拔七百餘公尺，水深八十公尺左右，週圍八公里許。日月潭的名字是清初一位丁將軍所取的，大概是一大一小兩潭相連，形狀像日月的緣故。潭水終年是碧藍色，清淨無染，四週完全是常綠樹，蒼翠欲滴。潭畔的涵碧樓可以留人住宿，在這裏坐了獨木舟，泛浮湖上，聽對面高山族少女們在敲着木

六〇一二二〇



日月潭排水閘之外景



出隧道下行之水管通入大觀發電廠情形

杵，月夜歌聲，幾疑這是一個仙境。

其實我們還不希罕日月潭天然的美，我們却更歌頌日月潭人工的美。它的水力，供給了全台灣的光明，全台灣的動力。這是一個全國最大的水力發電所，可以發電十四萬瓩的容量。日月潭的水源，來自山上高山族憑險抗日的名地霧社，築堰貯水，經過十四公里長的隧道通入潭裏。潭邊可以看得到的，是排水閘和進水口，水從進水口的底下再流經三公里的穿山隧道，然後去激轉水輪機發電，排水閘是在潭水太滿時用它宣洩流放到濁水溪裏去的。發電廠共有兩所，上面的一個是在外車埕的門牌潭，叫大觀發電廠，下面的一個是在水裏坑，叫鉅工發電廠，潭水是先傾流到大觀發電廠再向下奔瀉於鉅工發電廠，一水且得兩用，使人不能不欽佩這設計的週到，工程的切實。目前台灣戒備森嚴，日月潭遊人可以去玩，發電廠却已禁止參觀。幸得台電公司工程師徐正方兄設法，仍能一窺全豹。然而使我想起揚子江的三峽水力發電，不但建築的工程無從開端，甚至設計也因經費不够而告停止，空讓它大江江水向東流，隔岸回首，尚有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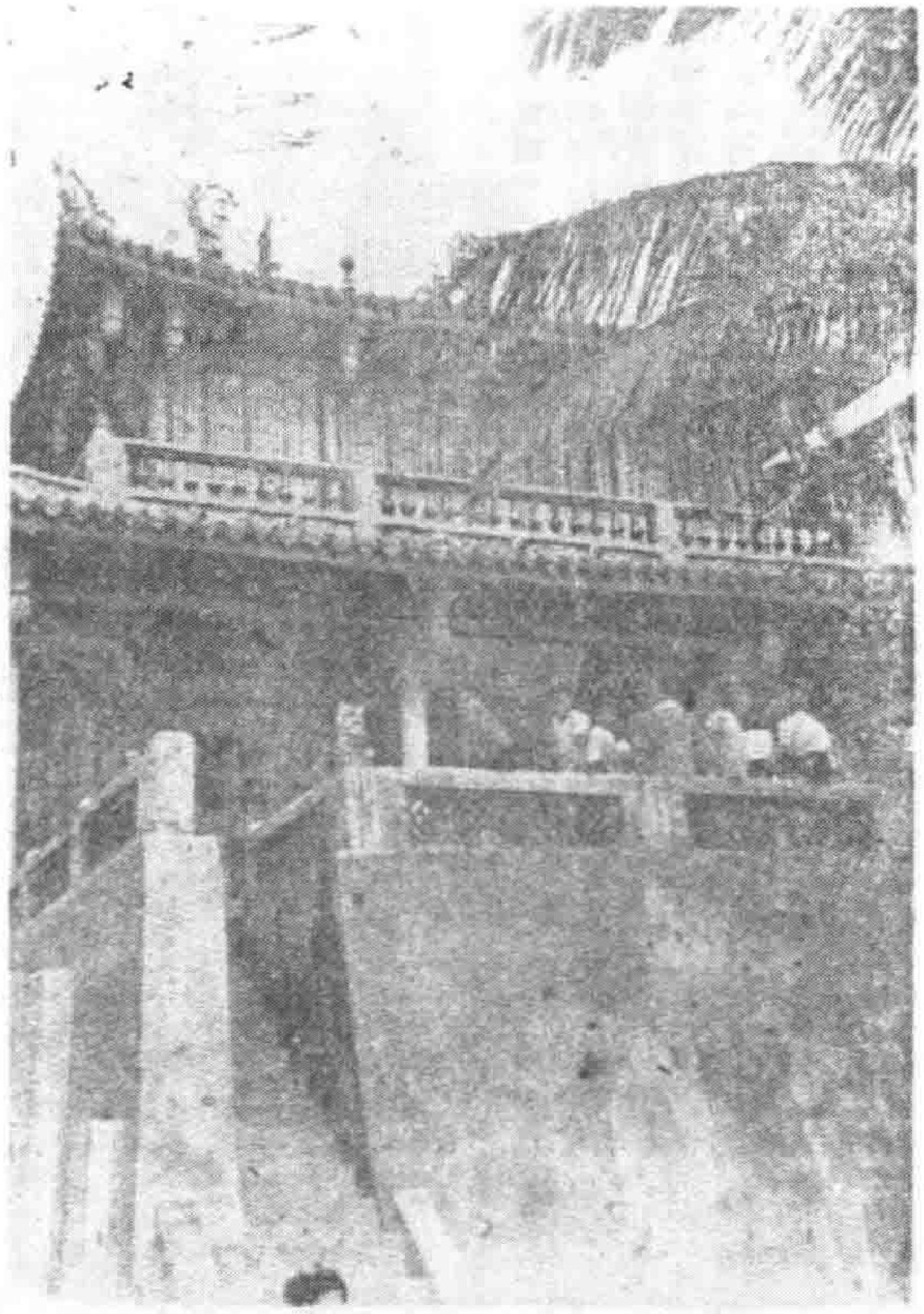
台南區的觀感

台灣省的八個縣，一半在溫帶，一半在熱帶。嘉義站的南面，有一座北回歸線標，就是溫帶圈和熱帶圈的分野。科學的計算眞是精確，火車從台中開入台南，我們確實感到氣溫的增加。

嘉義市因爲阿里山的風景而著名，因爲阿里山的森林而成爲木材的大市場。從嘉義車站乘上山火車約七十公里，可到阿里山的脚下。神木驛站有大樹一株，高五十餘公尺，週圍二十公尺，大家都尊稱它「神木」，那比浙江西天目山週圍七抱的「大樹王」，還要大上幾倍哩。阿里山海拔四千公尺許，山頂半年積雪，盛夏猶如深秋，登山來回至少要三天，勞人不能再多抽暇，祇得仰望而已。

嘉義南行半小時是新營，台南設縣治在這裏，附近糖廠林立，台糖公司在此設了個分公司。從這裏可以去關子嶺，它的溫泉因爲硫磺質特別濃，肺結核皮膚病等都可以治療。從新營西面去海濱是布袋，這是跨海到澎湖列島頂近的地方。

我們到台南的辰光是在午前十時左右，天色已是極度悶熱。沿途炸燬的房屋，還是瓦礫堆處處，好像更加深了炙灼的印象。兩個交叉街道的中心，裝置了很大的噴水池，叫路人望梅止渴，這在京滬一帶是裝飾物，而在此地倒變成了一種精神食糧。



台南赤嵌樓爲鄭延平郡王受荷人降書故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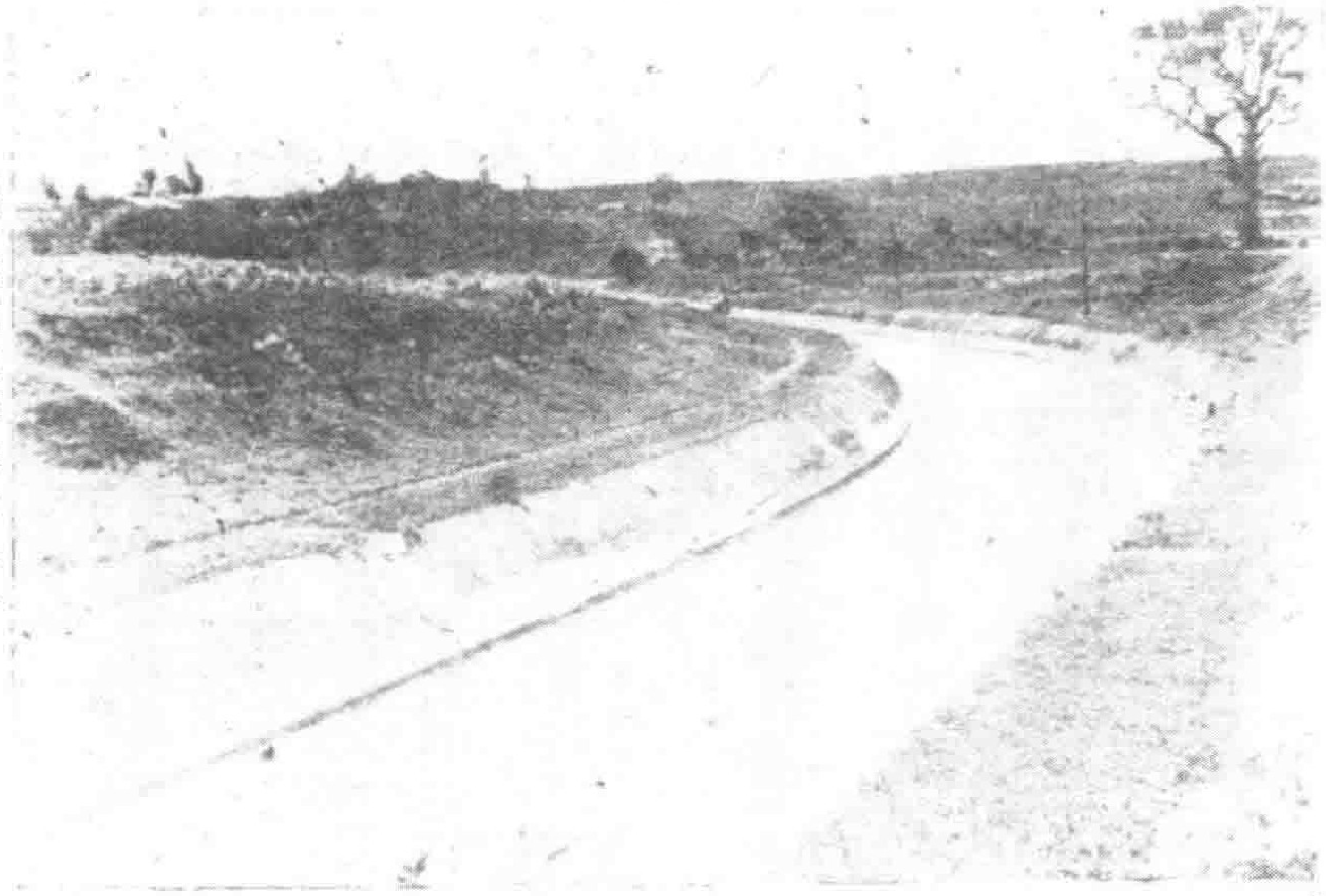
台南市最早是台灣的首府，現在還是文化的重鎮。省立工學院的圖書設備儀器恐怕是全國各工學院所不及的，翁院長遊台參觀時會大加贊賞。他們分土木工程，電機工程，機械工程．電化工程四系，都平均的發展，配合着台灣工業建設的需要。校門口的小花園裏，有許多名人手植的樹，每棵標記着每人的官銜姓名，如孫院長，翁院長，白部長，朱部長，陳長官，魏主席等都有，大概表示樹人像樹木的意思吧。

不過現在台省教育經費非常困難，據告這些設備的保護維持已很勉强，勝利之後就毫無擴充的希望。最叫人抱不平的是近來黨國要人常常來台灣觀光，每到台南，就須由各機關會同歡宴，而地方政府規定省立工學院也要輪到一份。或許因爲台南的機關太少，不像台北有省政府和十大公司等，然而學校苦了！

台灣人的尊崇鄭延平郡王（鄭成功），是的確空前絕後。因爲他在台三十多年的時間，開墾了全台灣土地十分之三，功績德澤，偉大無比。雖然他是明末孤臣，清朝也敬重他，日人也敬重他。台南的鄭延平郡王祠建築得莊嚴肅穆，香火極盛，白健生將軍也曾親去致祭。赤嵌樓是當年鄭延平郡王接受荷蘭人呈遞降書的故址，現在修葺一新，裏面有好幾幅那時事蹟的圖畫，西洋人卑躬屈膝的情形，眞使我神往！

市西海邊的安平，就是當年荷蘭人霸佔的所在，至今還留有安平城的遺蹟，在一個小坵頂上。這個荷蘭人居住過的地域，現在一部份已變成了工業區，台灣碱業公司也有兩個碱廠在這裏。附近居民從海水提煎成鹽，他們的小型工業，原料是取之不盡的。

台南縣裏最值得去參觀的是嘉南大圳的灌漑工程。而且最好要坐汽車去，那麼你可以沿着公路，隨時停下來看縱橫的灌漑渠道。這些渠道的水流都是專門有人管理着，田裏受水多少每三年輪流一次，第一年輪到足量的灌漑水，最宜種稻，第二年輪到半足量的水，還可種稻，第三年便輪不到水，那麼改種甘蔗，管理都用自治制度，按時等水，從沒有爭吵。蓄水庫在烏山頭東面的山頂，像嘉興南湖的面積，中間島嶼點點，風景且極佳勝。聽說當時的堤堰工程很困難，造了冲掉，冲了再造，足足費了五年功夫。湖口有溢水道，預備水太滿時衝入河流。出水口在湖底，連通坡下隧道而到放水閘。我們參觀時適逢放水入渠，浪花飛濺，聲如雷雨，這是人工制勝了天然的奇觀。



嘉南大圳灌漑渠道之一

嘉南大圳沒有築成以前，偌大的台南縣境，多半是不毛之地，乾旱的時候土地龜裂，粒米無收，發水的時候會文溪兩岸潰決，泛濫成災。據說最初某日人獻計前台灣總督，沒有採納，他再接二連三上書日皇，後來竟得批准照他計劃動工。完成的時候已在太平洋戰爭發生的前後了。現在這一片不毛之地，但見阡陌縱橫，稻秧遍

野，甚至一年可以連種三次的稻，可以連收三次的米，我們江南號稱禾米之鄉，大自然的賜與固然浩大，比起那人爲努力的成就，應知我們是何等的倖運。而祇有這一類的工作，受其實惠的才是眞正小民。

軍事要塞的高雄

高雄港和基隆港是台灣島兩端的兩大海港，要是說基隆是一個商港，高雄應該是一個軍港。海水從壽山和旗後山中間傾入，流在一個很長很長的港灣裏，它的形勝比基隆港更要險要。日人佔據台灣的最後一剎那，大概高雄港口是軍運頻繁，所以碼頭船塢等等，幾乎炸毀無遺。勝利之後，一部份雖在努力修復，還不能恢復舊時情況。



高雄西海濱之風景

高雄市在高雄港的北端，西倚壽山，而和旗後山隔着港灣相對。因爲這是一個工業地帶，連累市區被炸得也很厲害。好像事前知道必有那麼的一天，高雄市的一切完全呈現着易於疏散的條件。街道是寬闊到極點，房屋三三兩兩相距得很遠，火車站前面的空場廣有半個跑馬廳的面積。交通工具少而失靈：公共汽車常常要等一兩小時，擠得喘不過氣，關不上門；人力車做得高而小，重心點顯得極其不穩，車夫討價比『刨黃瓜兒』還兇；裝電話的人家極少極少，好容易借到了，接連叫兩個地方電話都壞了。秩序紀律和台南台中台北等市比較，竟有天淵之別。我覺得高雄市是大而無當。

不過高雄週圍的工業，是驚人的偉大，除了東北，國內再沒有像此地同樣的工業區了。（然而日本人祇拿台灣看做農業區！）資源委員會的煉油廠，佔地七十畝之大，油管一直鋪到海港口，每天可出石油一萬桶。資委會的鋁廠，每天可有出品十二噸。資委會和台省府合辦的碱廠，每天可出固體碱十噸。合辦的水泥廠，每天可出水泥五百噸。其他紙廠肥料廠機械造船廠等，都在高雄設廠。而且高雄的許多廠都炸毀慘烈，逐步修復，大家歷盡了艱辛。羣英會聚，我國的工業前途是無可限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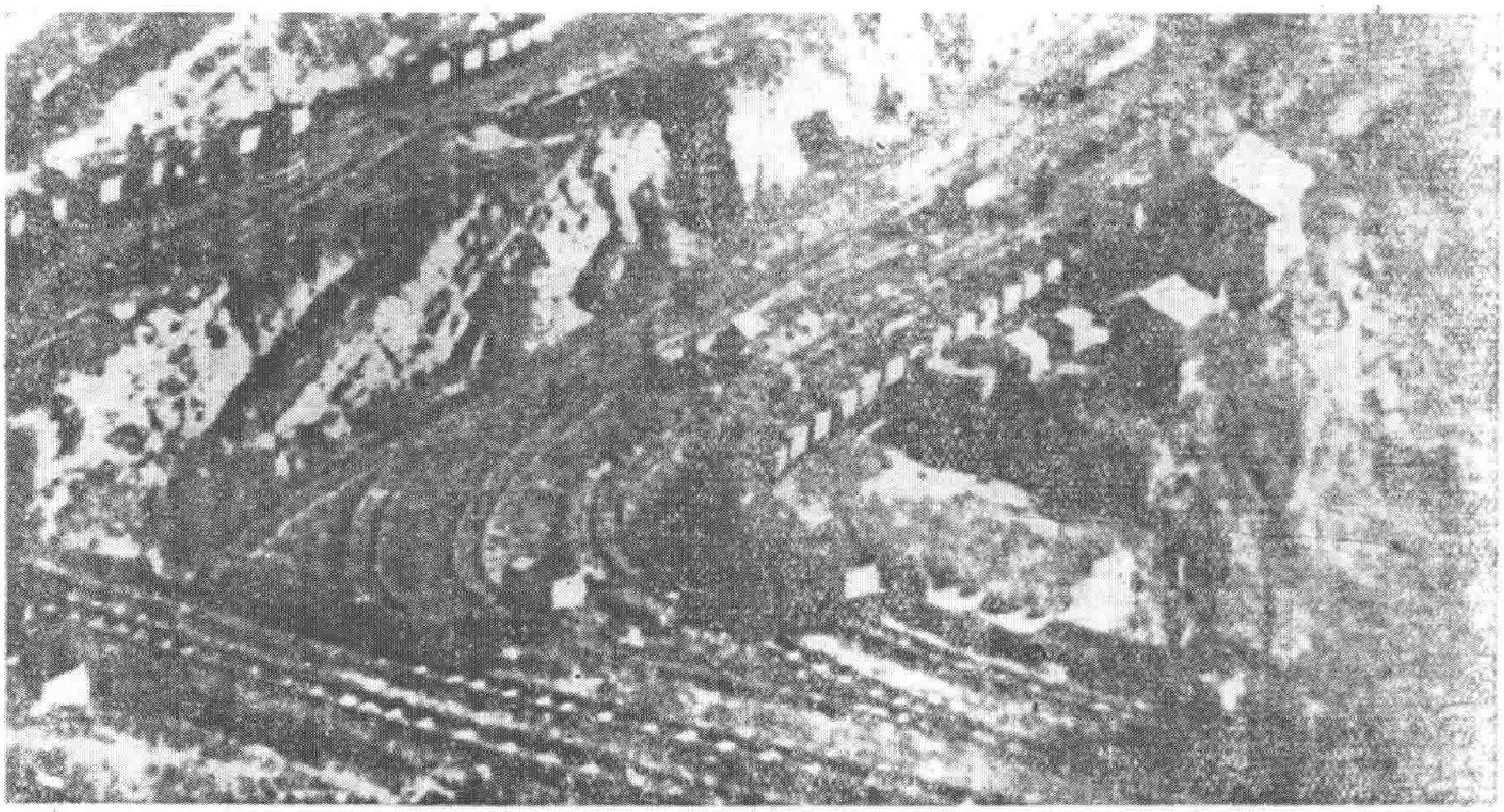
作者和煉油廠廠長賓果兄，碱廠廠長宋延幹兄，都是忘年老友，好容易把他們兩位先後找到。然後領導我們一一暢遊。頂不能忘懷的是市西海濱，浪濤擊着海岸的點點山岩，一陣陣的吼聲，把一切的俗慮全消了。承賓果兄夫婦的美意，留宿在他們的招待所裏，新鮮的菠蘿蜜，不知給我吃了多少。

高雄市和屏東市間公路路面的平整，沿途山色的壯麗，很可以拿首都到湯山的一段來比擬。夕陽影裏，九曲堂的山和水，更是夢寐難求的風光。下淡水溪上的大鐵橋，長達一千五百三十公尺，已經築成了三十多年，不但是全國的第一長橋，而且是東亞的第一長橋。下臨深溪，橋上疾馳，眞好像駕着長虹，飛渡高峯。

屏東可以說是糖的都市，台糖公司頂大的廠在這裏，每天它可以出糖二百餘噸。不過市區的本身很小，而且是氣候頂熱的一個地方。從高雄到這裏也有鐵道，是基隆高雄間縱貫線外另一條的屏東綫，還可以一直南去東港溪口。

高雄縣治設於鳳山，就在高雄市東邊的鐵道線上。這是台灣菠蘿蜜產量頂多而且品質頂好的地方，設有一個很大的製造菠蘿蜜的罐頭工廠，行銷國內各埠和南洋各地。據水菓食物的專家們說，台灣的菠蘿蜜比檀香山的更鮮嫩味美，可是國內還是在買賣檀香山的罐頭菠蘿，我不禁要借這篇幅敬告國人：難道這點愛國心都沒有了嗎？

今日的鳳山，事實上的重要性已是上面所述的千百倍了。我們全國的陸軍訓練總部就設在這裏，孫立人總司令正在這裏担任着一份部未來的國家保衛者的保姆。在晨光熹微裏，我們聽着整齊的步伐，嚴肅的口號，接續了雄壯的軍歌，內心是說不出的興奮，眼前是充滿了的熱望。我默禱着他們的將來：同心協力，衆口一辭，我們要祖國的完整！



撫順煤礦之露天礦坑

煤都之夏

宋野平

抗戰勝利後，由重慶飛到北國原野，滿懷欣悅希望的心情，抱着建國的宏願，對重工業想盡點毫末的力量，都不約而同的對和平康樂的新中國的幻想毅然向征途邁進。可是經過了戰亂的動盪，生活的磨折，使他們像從大夢中蘇醒過來，而痛感着生命和時間的浪費！當那些匆忙和緊迫的日子煎迫他們的時候，卽使好景當前，也會使你無意流連山水。大家覺得是在被鎔鍛着，煎沸着，——不是爲人類的福利和希望，而是變成火山的岩液，廢墟的塵埃。此刻事過境遷，雖然風暴還在呼嘯着，我却僥倖的躺在雨過天青的海灘上，回味那些過往値得憶念的日子和地方，願意眞實的自然的由筆底吐露出來，期望給共鳴的朋友一點安慰和消息，使他們明白我對生命泡沫的虹彩如何懷着熱戀，而終於幻滅的歷程，也許不是多餘的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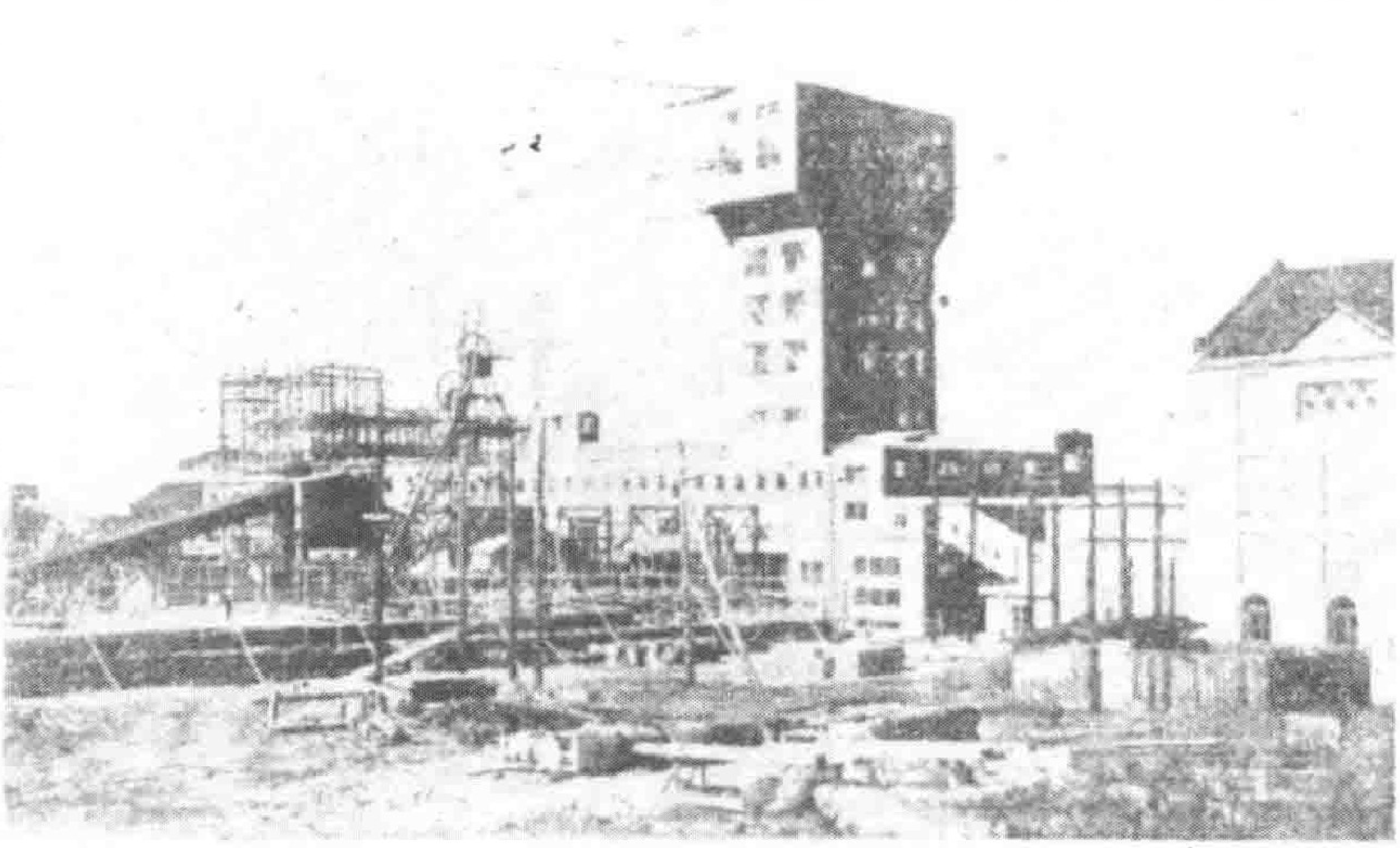
綠蔭城

撫順，因產煤而聞名世界，所以人稱曰煤都。地當遼中渾河中游，偏瀋陽東北，相距不及百華里，有瀋撫鐵路與平瀋線銜接，北面可由鐵嶺去四平通長春，東面通海龍可達吉林，西南面可達安東及旅順大連，西面可達天津及營口葫蘆島，鐵路橫貫，交通便利。東北鐵路分佈，密如蛛網，而煤則是交通動力之源。撫順在東北六大煤礦中無論就產量和規模都居首位，自從西安，北票，阜新，煙台各礦撤守後，撫順更是碩果僅存了！

撫順分新舊二城，新城在渾河以南，實際上是新市區，完全是日本佔領時代經營的，並無城垣。老城在渾河東北，依山爲城，已剝落傾圮，居民也不過幾十戶人，每當炊煙四起，夕陽鴉噪的時候，看到的僅是鄉村荒城的景象。如果不是撫瀋機車來往的吼叫，我們幾乎想像不到她會是一個重要城市的。

傍舊城是沿渾河北岸的崗巒地帶，東西延伸，起伏不定，在軍事上，還是撫順和鐵路的重要屏障。攀登高地，可以俯瞰全市，渾河如帶，於萬綠叢中，看到像森林的無數煙突，冒着濃煙，彌漫一片。幾乎煙樹糢糊，難識廬山眞面了。山頂高處有古廟，供觀音，香火甚稀。其山有塔，高可三四丈，塔尖已半毀。訪廟中存碑，始悉此塔建於淸季，當日俄戰爭時，兩軍角逐，戰鬥頗烈，日軍曾於撫順大勝，炮火毀塔尖，俄軍卽大敗北退，而今知者已甚稀，還倒成了撫順可資紀念的惟一的古蹟。在新市區的東公園，除過日軍的表忠碑和最足以表現日本風的神社外，此外是看不見民族遺跡的。

由東公園到李石寨長約廿餘里，李石寨距撫順十餘里，爲撫礦最早接收人張莘夫先生殉難處。沿渾河南岸，全是松槐相間欝蔭夾道，雜着柳柏和楓樹，行人經過，不必戴帽，卽可遮蔽日光，南北台丁一帶，全是日本式的小洋房，不過兩層，都躲在松杉掩映中，紅瓦粉壁，相映成趣。夜間



撫順龍鳳坑煤礦廠

可以聽到蟲鳴，聽見松濤，和運煤車的電笛，住宅區的幽靜，能够經常保持。住宅形式，每座和每座建築都不相同，環境也各異，大致說來，日本人是比較會過生活的，尤其房子的建築和佈置，盆景的栽培，窗飾的點綴，色調、形狀、配合，他們都是費了一番心思的。

由瀋陽到撫順的鐵路線一直到大官屯，再向東北延伸便到海龍，這叫瀋海鐵路。由大官屯向南橫過渾河有一條支線，向瀋陽運輸燃料，由洋河南岸，又有一條平行線也通到瀋陽，經過李石寨，到瀋陽以南的蘇家屯站，還是去年冬季才修復通車的。

撫順最中心的街市是中央大街。日本式的都市建築，向來採用中心幅射制，這裏也不例外，每一條街道都可以通到市中心。街市還依然沿用日本的舊名，稱爲幾條通，即使改了新名，在人們的心中仍然是不易更正的。因爲日本人十幾年的奴役和壓迫，舊的民族文化在現實生活的煎迫下已經隨着時代退了色，若干接收人物，只注意貼封條，換牌子，立機關，搶財貨，而忘記收拾失去的東北的人心。現實是血淋淋的教訓，難怪他們在閑談中提到僞滿的生活還眉飛色舞，憧憬不已！日本人曾用了十幾年的刺刀和欺騙，使他們過着雖然奴役而比較安定的生活，我們帶了大量印製的流通券和無數花花綠綠的封條，便想去造成『王道樂土』，大家想，世界上會有那樣便宜的事嗎？今日東北問題的每況愈下，初期接收工作的漫無計劃，失掉人心，是值得我們深長思考，痛切反省的。

消暑地

東北在一年中，差不多有五個月被寒冷所籠罩，最冷的時候，原野爲冰雪所封蓋，常在零下卅多度。從九月起巳經黃葉飄蕭，寒風料峭了。一直到次年三月才冰雪融消，大地回春。春秋固多佳日，可是時間短暫得幾乎和冬夏難以截然分開。到了長春，佳木斯，哈爾濱，尤其冷得早，就是在夏季，也不感到像南方的燥熱。撫順，因爲靠近起伏的崗巒，又臨渾河，樹木既多，人口也稀少，所以夏季特別涼爽。白天，流汗的時候很少，夜晚，還需要蓋棉被。不用冷氣，不用電扇，暑熱就會遠遠的離開你，使你舒適而爽快的度過酷熱的夏天。

夏天，在撫順的戶外活動是很多的。有游泳地，網球場，和清澈見底的渾河，有柳蔭可以垂鈞，有湖泊可以划船。午後，涼風習習，我們從南台丁走到北台丁，兩旁柳綠低拂着行人，野花會延滯我們的脚步。那些筆直的通道，青青的菜畦，從紅樓一角，或綠天深處，會聽到放送的世界的名曲，或者愉快的笑語。也許在工作時間，他們是滿身油污，作着輪機的伴侶，或者深入礦井，與世隔絕，可是，當他們工餘回到家裏，在風和日麗的自然環境裏，安排着調節疲勞的愉快生活，這是在別的礦山所不易得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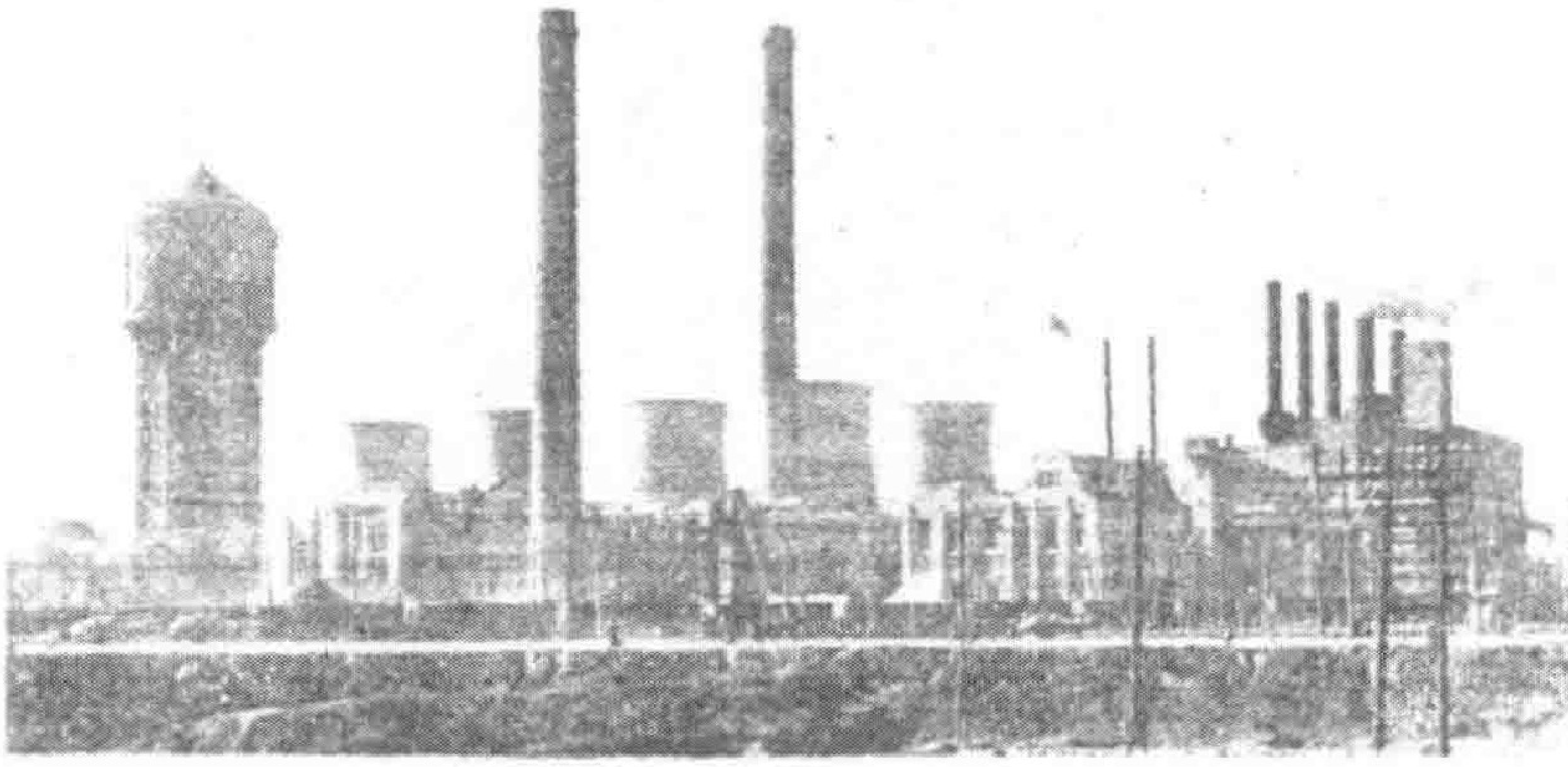
撫順街市收得很早，差不多沒有夜生活，幾處破爛的遊藝場，和說書的茶座，像集市一樣，在午後很快的便散了。還得感謝日本人的建築，他們差不多每座房都有晒台，都有自來水，都另外有廚房和浴室，普通人在夏天，沐浴之後，和家人在院落或晒台上享受着晚風，很涼爽的度着夏夜，因此，在外面走動的人是很少的。即使撫順距瀋陽很近，可是在瀋陽，因爲人煙稠密，房屋櫛比，有時蒸熱得利害，比起撫順是差得遠了。

東北的收穫期，要到國曆的九月到十月，那時高粱和大豆才算成熟，比關內的節令，差不多要遲兩月光景。當六七月，正是大豆和高粱繁茂成長的時候，在田野間會觸嗅到花草的香味。眼看大豆高粱濃密的枝葉，在膏腴的黑土地帶發榮滋長，不久便支撑起『青紗帳』，給終歲辛勤的農人們以無限的欣悅，到了秋收冬藏，他們便圍着火爐，喝着高粱酒，酸菜鍋子，準備過新年了！

可是這兩年，東北是在戰亂中過度着。由於食糧的缺乏，生計的窘迫，高粱米或賣到法幣百餘萬元一斤，樹皮草根，和豆餅也成了主要的食料。眼看着距離收穫季節還有三個月，這漫長飢饉的日子煎迫着他們無數萬求生的心。他們回到祖國的懷抱已經三年了，由勝利到戰亂，飢饉，從十四年被奴役覺醒後的善良的靈魂，祖國

究竟爲他們安排了些什麼！從熱望到現實，他們眞是欲哭無淚」！

撫順街頭盡是賣破爛家俱什物的，他們可以嗅到大豆高粱的香味，可是只有樹皮草根使他們延續輕賤的生命。往日的良辰美景，也掩蓋不住苦難的愁容！煤車的吼叫，幾乎變成了飢餓的歎息。就東北說，如果在夏天不能積極產煤，儲作冬季之用，那將來的寒冷和現在的飢饉是同樣可怕的，可是，誰又想到那麼遠呢？



撫順電廠

從日本人時代的大和旅館，即今日的撫順礦務局職員宿舍的堂皇建築向撫順全市眺望，幾乎爲煙突煤灰所籠罩，幾座橫貫南北的大橋在迷茫中載運着火車、汽車、馬車，使這工礦業的中心和通瀋陽的交通動脈接連起來，形成昔日滿鐵掠奪東北財富輸血管，可惜勝利後拿在我們手裏，幾乎成了阻塞硬化的狀態了。

工礦電

談撫順，便使人聯想到煤礦，眞的，撫順和煤礦是無法分開的。撫順有二十多萬人口，而在煤礦工作的員工就有四五萬人，連家屬眷口，就超過十萬人。在日本人侵佔時代，每日最高可出煤三萬餘噸，員工及眷口約十餘萬人。成千成萬的礦工，從奴役者殘酷的鞭打，和無辜者的血汗與眼淚，以至壓迫屠殺，掙扎求生，這裏地下埋藏着數不清的仇恨和反抗的故事，直到現在還深印在目擊者的心裏，也許，永遠不易磨滅。當中國人在勝利後特別表示寬大的時候，可是日本人却恭順而狡滑的露出「二十年以後再來」的狂語。東北老百姓可以像綿羊從涕淚中忘記傷害，而豺狼本性却容易故態復萌。這世界，全在僞善者的幻想中安定下去嗎？當去年，盟國法官在離撫順十餘里之平頂山發掘被日軍殘殺的三千礦工及家屬屍骨的時候，多少人又引起往日的戰慄和憤怒來，在許多九一八的孩子而今快到成年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靈魂看來，那記憶又沉重的加深了一層。任何人，要不瞭解他們十四年被奴役的血淚生活和心理，便不會瞭解東北人！爲民衆服務的人們，要不深切的瞭解這一點，便不容易和他們的生活連結在一起。若干人口頭講了些好聽的話，而加諸他們的現實却是相反的東西，這裏，誠信，合作便難以建立了。

日本人不僅把撫順煤礦作爲工礦電氣化的示範工業，而且最重要的在於培養大批工礦技術管理人才。那裏，有二十年以上的老工程師，和技工，他們談礦上的事情歷歷如數家珍。許多分派華北各礦的工程管理人員大部份是在撫礦實習過或較有經驗的人。

撫順煤礦除過產煤外，最重要的便是產油頁岩，露天開採部份，規模最大，當表面的綠頁岩剝去之後，第二層便是赭黃色的油頁岩。撫礦的化工廠，煉油廠，便是用這種油頁岩作原料的。當遼闊的週圍近百里的礦區在平原展開，無論產煤的運輸，和油頁岩向煉油廠的運轉，以及材料，人工的移動，都須要很大的運輸力量，所以單電車運輸系統，在礦區內便有四百五十餘公里，差不多晝夜不停，聯繫着每一個工作系統，因，電的需要成了產煤煉油的原動力。而煤則是電力之源，兩方面有極密切的依存關係。此外，如專爲製造礦山機電工具材料的機械廠，和爲機械廠準備各種適合硬度性能的特殊鋼廠，都用電爐冶煉，其他如煉焦廠，燈泡廠，耐火材料廠，都是輔助生產的重要部門。所以撫礦無煤即無電，而無電又不能產煤運煤。其他產油，煉焦也隨時需要煤和電才能開動。所以撫順煤礦是工礦電綜合的有機體，不能割裂，不能側重一點，他是需要各部份共存共榮的現代電氣化的產物。不僅在中國，就是在整個東亞，也是首屈一指的。

吃和玩

大致來說，東北人對於吃，比較是不甚講究的。原因是每年寒冷的時間比較長，蔬菜少，一般生活習於儉樸。因爲原來多是關內山東及河北一帶的移民，他們出關都是披星戴月，獨身奮鬥的英雄。即使一旦成家立業，有所積蓄，仍然是勤儉持家，保持寒素。所以即使是大地主或富有資產的家庭，對於吃穿都不大講究。平時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吃高粱米和玉米，一小部份吃大米。冬季因爲蔬菜少，只有山芋，白菜和豆芽豆腐之類。東北人冬季差不多最喜歡吃的是酸菜火鍋，

青的蔬菜是看不見的。當外面落着皚皚的雪，寒風呼嘯着的時候，家中人圍爐閑話，吃着酸菜火鍋，喝着高粱酒，倒是別有風味。

在夏季瓜菓方面，東北的蘋菓是很有名的。有一種是嫩黃的表皮，鬆脆而帶香甜，還是他處所不及的。還有一種紫紅色的，味略帶酸，也頗淸脆適口。撫順出產一種乾菓，名叫榛子，似普通的橡樹菓，大部份是野生，在初冬的時候上市，經過鍋炒以後，可以吃裏邊的實，其味頗甘美，很像雲南的松子。還有東北的花生也很特別，普通很小，且爲獨粒，和關內長而大，且多爲兩粒或三粒的菓實不同。初到東北的人，都感覺有些奇異。

在撫順，普通娛樂是談不到的。電影院雖然有二三家，可是所演過的片子，多是上海前二三年演過的舊片，戲院空氣和秩序也不好，所以很少人去。不過普通人家都裝有無綫電收音機，廣播電台常常播送歌曲和京戲，這便是一般人唯一的娛樂了。公園方面有日本人建設的東公園，沒有什麽培植，完全是天然風景。此外，據撫順東南約十餘里有新屯公園，山勢較高，遍植楓樹，還有礦務局的農場。有魚池，小橋，頗曲折有致，夏季尤爲涼爽。可惜距市區太遠，交通不便，所以遊人稀少，每逢星期假日，學生公務員多到此登臨，藉賞山野之勝，或垂釣渾河之濱，在綠野平疇中，別有一種心曠神怡之感。

——卅七年七月廿九日於上海重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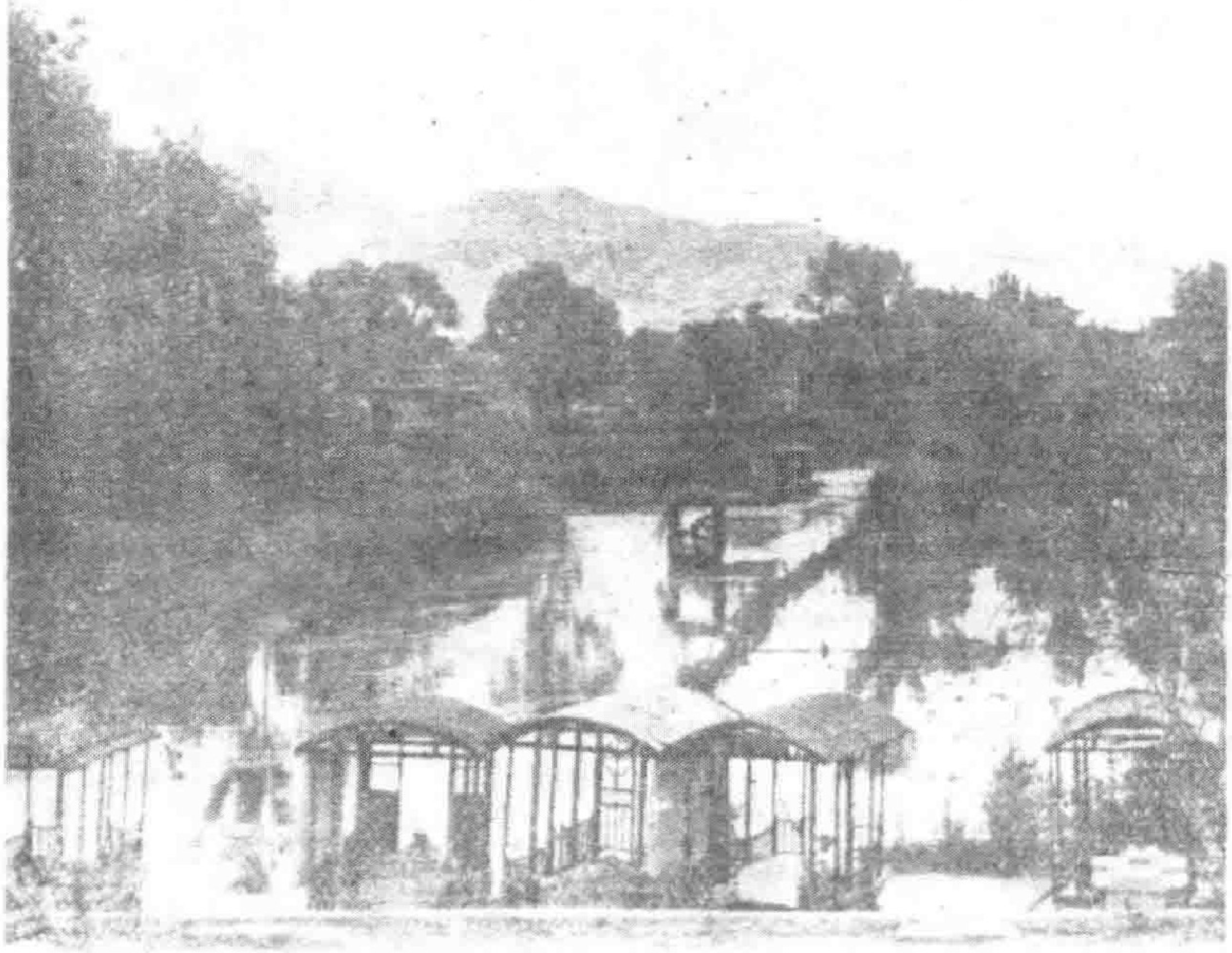


烽火中的大明湖

旅客

「一塊塊，污泥爛草中，露出了，幾小方清水；往日的盛事，只做了，今日的諷刺。」

遠在我讀懂「老殘遊記」的時候，小小的心靈中便起了好感。幾次想來濟南，總是未能如願。今年暑假期間較長，在烽火連天的濟南城裏，閒着無事，反而滿足了我多年的慾望，不過，明湖今日景緻的蕭條，卻使人不無滄桑之感。



濟南大明湖北極閣下的畫舫

七月十四日一早，我寄居的主人如新君，便把我從好夢中喚醒，兩人匆匆吃了點心，僱車前往，一路上，我滿懷高興，有說不出的愉快。車到鵲華橋，如新付了車資，一前一後往湖邊走來，但只見烏烟瘴氣，臭氣撲鼻，大好的湖濱全給垠成田地了。一片片黑黃泥漿，滲雜着人畜糞便，放眼遠眺，只有孤島似的歷下亭周圍，尚存少許清水，看來不出幾年，也會陸沈的。這個現實的刺激，像是一盆冷水當頭傾注，澆滅了我多年渴望的慾火，到是覺得清涼了。如新見我這般懊喪樣兒，便安慰我，說是往前再走走就雅緻得多了。好容易來到圖書館門口，因為時間過早，門尚未開，不得入。一路的疲乏加上心中的煩悶，我一屁股坐在館門兩旁茶社的棚裏凳子上，不禁微微噓了口氣。如新知我心情不暢，提議坐船到歷下亭去，說來可憐，名為「畫舫」，其實與江南漁船並無軒輕，船價卻是昂貴異常。坐上船，閉着氣划過了一方方的水田，來到了歷下亭，這一小方清水便，我煩燥的心境，滌盪無餘。下了船，坐在茶棚裏，把杯迎風，正是「寵辱皆忘，其喜洋洋」。如新瞧我高興，便瞎吹大明湖是天下第一，較比西湖自是強得多。我無心聽他的嘮叨，又不便打斷他的高興，離開了茶座，回到船上，見湖水清冽見底，一時「童心」出現，脫掉鞋襪，坐在船邊濯足，心想不算白來了一趟。如新大概是等的不耐煩，也到船上來，見我玩得正自高興，他又忍不住的吹着說：「老弟，是比你們強得多吧！我雖然不會去過西湖，諒來未必趕上我們大明湖。光說大小吧，自然是我們的大了，要不為什麼大家都叫大明湖，不叫大西湖呢？」我不願拂他的意，深恐他又扯起沒完，忙道：「我們還是划着玩罷」，他連道：「好好，今天讓你開開眼吧」。我笑着重新穿上了鞋襪，舟過張公祠，鐵公祠，都已剩得破牆頹垣，草生亂徑，「物極必反」，大明湖許是走着「敗運」。

後來，我們來到北極閣，原來所謂「閣」者，乃是數十層石階上一座破廟也。庭院裏滿是茶座，眞是有瀆神靈，大殺風景。這時日已近午，不少老太太們在大殿裏拈香叩拜，廟門口一個道士正在勸人捐錢，想不到「原子時代」的今日，我們國內還有這種矛盾現象存在。快到十二點的時候，我們原路回到如新的府上，正是「乘興而去，敗興而返」。



西藏喇嘛送鬼

諸　儉



西藏喇嘛寺送鬼大喇嘛主持儀式時所穿之法衣，手中所持者為法器。

康藏地方，在中古時代佛教未傳入之前，本盛行一種原始性而近似巫教一類的崩薄教，還教的體系，沒有佛教那麼精深博大，談不到什麼高深的理論。信這教的人，祇行些巫術，崇拜些山川神靈；而死人魔鬼，亦為被崇拜的對象。認為人死後變成魔鬼，亦如生人一樣地有人格的存在。它在陰間可以隨時顯靈異，大作威勢，使人得禍得福。現在除了還行巫教的倮儸族裏，尚可見到些迷信死人的舉動外，那末康藏地方的紅教寺院，一年一度所舉行的送鬼儀式裏，便可明顯的看到這種人類崇拜魔鬼的遺跡了。他們為了迷信有鬼，而不惜犧牲許多物質和精神！

送鬼的儀式，可分為前後兩段，前段是在寺院中作一切物質的準備和齋戒誦經，後段是送鬼出門。在還沒有誦經的前幾天裏，喇嘛寺裏的全體喇嘛們，在整天忙着整理送鬼時所需用的各種東西。有的在貯藏室裏，打開箱籠，拿出舉行儀式時要穿的道衣、道具、地毯等；該縫的就縫，要晒的便晒。有幾個喇嘛，團坐在一間屋子的地上工作，拿了滲有五色的酥油（牛乳中煉出的油），揑成各種花樣的雀巴，（雀巴 Mayot-ba 是貢獻於佛菩薩魔鬼的食品，每個佛菩薩和魔鬼，都有一個固定形式的雀巴。）有的在做着送鬼時主要的東西——鬼頭，鬼頭有三個，一個是青面的，一個是赤面的，一個是黑面的；做得青面獠牙，猙獰可怕。這些鬼頭，插在尖頂三角座上，這座亦是用酥油和糌粑（青稞粉子）做成的，面上雕著密密的火燄紋，塗了赤色，座下承以木板，以便搬着行動。這些喇嘛，平日都有藝術的修養，所以可做出憑雙手揑成的各種細纖而靈巧的東西來！

大殿（喇嘛寺的主殿）也佈置好了，喇嘛們分成行列趺跏在地上唸經。殿內右方擱着一張一丈見方的案板，面上是一幅用各色糌粑粉子舖成外圓內方的檀城（佛徒意象中佛居之所）圖案，這圖案五色繽紛，精細無比，令人無法言喻。圖案的上面，立着幾十個大大小小刻有金剛神和獸頭的三角刃木鏢，很有秩序的擺成圓圈。在這木鏢的外圍，放着幾個寶瓶和小酥油花（即雀巴）。再外擺了一圈盛着淨水的銅碗和點着亮的小酥油燈；五光十彩，玲瓏美麗。殿左邊的一張桌上，重重叠叠擺着各種形式的雀巴，它們有儀軌的貢獻於諸神魔鬼。除了這些飾有花葉和圓餅狀的雀巴之外，有一種狀如人顱形的雀巴，據說是象徵着最凶惡的魔鬼！

大殿當中，佛前左右兩側地板上，立着兩個五尺高的大酥油燈，燈裏盛着大量酥油，點燃了幾年不息。前面的一方地上，過去不知有多少善男信女，來此五體投地的磕過頭。在鍵陀羅式的蓮瓣佛座下一張大桌上，供着許多形式相異的雀巴，不過它們的體積要比殿旁的大得多。雀巴的前面，也供着一排整整齊齊的小酥油燈。在大桌的兩旁，狹狹的長桌伸展到兩側殿牆，上面成千累萬個赤色三角柱形的小雀巴，整齊地陳列着。

大殿門口地板上，插着一個被木桿支起的木雕白骷顱，木桿週圍插着一叢矮矮的樹枝，枝上纏繞了幾圈裝飽氣的猪腸子，表示這魔鬼的腸子。在它下邊地上，一個一尺多大的三角鐵盤裏，盛着一個糌粑的鬼尸，赤倮的身上滿塗了赤色草汁，形狀畢肖，伸出頗長的舌頭，面孔也表現得非常凶惡。在揑鬼尸的前面，有三個用死人頭蓋骨製的碗，盛著血液、繩子、青稞粒三樣東西。碗的兩邊擺着後來送鬼時大喇嘛（寺中的住持）所用的法刀及法錐。四顧殿堂裏的景象，本來是很森嚴肅穆的，看過了這許多奇形怪狀的魔鬼，令人更添增了陰寒而恐怖的心理！

喇嘛們唱着宏嘵的經句，同時吹打起各種聲音的樂具，鬧了一會又休息一會，在休息時也是他們飲食的時候，捧起了木碗，喝喝酥油茶，或吃些糌粑，生牛肉和酸奶餅子。有的在吸着鼻煙，開玩笑似的閒談起來。從局外人看

來，覺得他們的這種生活，是多麼的怡情自適啊！

三天的打懺生活過去了，第四天的上午，一個喇嘛在殿前空場上拿着法螺，吹起嗚嗚的號音，於是喇嘛們一個個披起袈裟，戴着突出額前弧形黃帽。四個小喇嘛穿着另一種式樣的道衣——袈裟外面，套了一件繡有雲龍水紋的綢袍。這些喇嘛們各自拿着一件樂具（如鼙鼓、胡笛、喇叭、手提香爐等）跑來大殿前空場上集合，排成有儀軌的隊形，奏起樂聲唱着經。過了一會，大殿裏走出了一個來主持這儀式的大喇嘛，他的衣服穿得與衆不同，頭上戴了裝有人骷髏的黑帽子，兩邊豎起火燄形的金屬板，閃爍有光，肩上披着一件四角飾有如意圖形的肩夾，身穿了一襲紅藍黃三原色鑲拚的綢大袍，長曳足背，兩隻袖管大得像喇叭口；胸前懸着些銅板飾物，腰下前面罩着一條裙子，裙子上正中畫着三隻眼睛，張開大牙，形狀凶惡的護法神的臉相。在這四周黑色的邊緣上，鑲着許多白色人頭顱，裙下懸着五色絲帶。他全身穿得似乎很莊嚴而神化！立在繪有神道鬼怪的地毯上，轉動着身體，開始動作了；嘴裏唱着，手執法器舉起來，同時兩脚亦輪着向上舉，有時他在一支脚獨立將身子旋轉。在大喇嘛舉行儀式的時候，全體喇嘛亦在跟着唱經和奏樂，響亮而雄壯的聲音，震撼了附近的山谷！後來樂聲停了，大喇嘛將那盛有假鬼尸的三角盤托在左手上，右手在矮桌上的鏢盤上，拔了一把鐵製的三稜刀鏢，觸向鬼身，嘴裏唸着咒，身體亦時時在轉動；將桌上的九個鏢輪流用完，到這時那個假鬼子，被切得粉碎，把它向四方空中拋開去，這在寺中舉行的初步儀式，就此告一段落。

下午，送鬼的一羣喇嘛們，整齊隊伍，離開了廟子，開始了送鬼的最後一幕。隊伍的前茅，是四個喇嘛抬着兩個一丈多長的大銅號，（長頸大喇叭）吹着宏大的聲音。後面的喇嘛，有的吹着小喇叭，有的打着鼓，有的捎着紅紅綠綠的旗旛幢蓋。三個喇嘛，各自端了一個裝着鬼頭的三角盤，後面幾個小喇嘛，有捧着經水壺的，有提着香爐的，最後的一個是身軀碩大，穿得莊嚴的大喇嘛，他雍容的態度，安步當車地走着，他們這列奏着樂聲而好看的隊伍，走來山坡前的平壩子上，把三個鬼頭面向前方成直線放在地上，喇嘛在它的兩邊站成二行，大喇嘛就假鬼後方正中站着。隨着樂聲大作，大喇嘛唱着經，右手執着經水瓶，左手指上霑了瓶裏的淨水，向鬼腦殼上灑去。即時身體也轉動了，手舞足蹈起來。儀式快要完畢時，這三個假鬼被喇嘛投到前面燃起熊熊火光的火堆裏去，這時來參觀儀式的藏胞們，瘋狂似地擁上火堆，不怕火燒的在火堆裏搶這假鬼骸髓，因爲這些東西是可食的糌粑做的，據說吃了可却病祛邪添增人的福壽的，這送鬼的全部儀式，就在這一搶中結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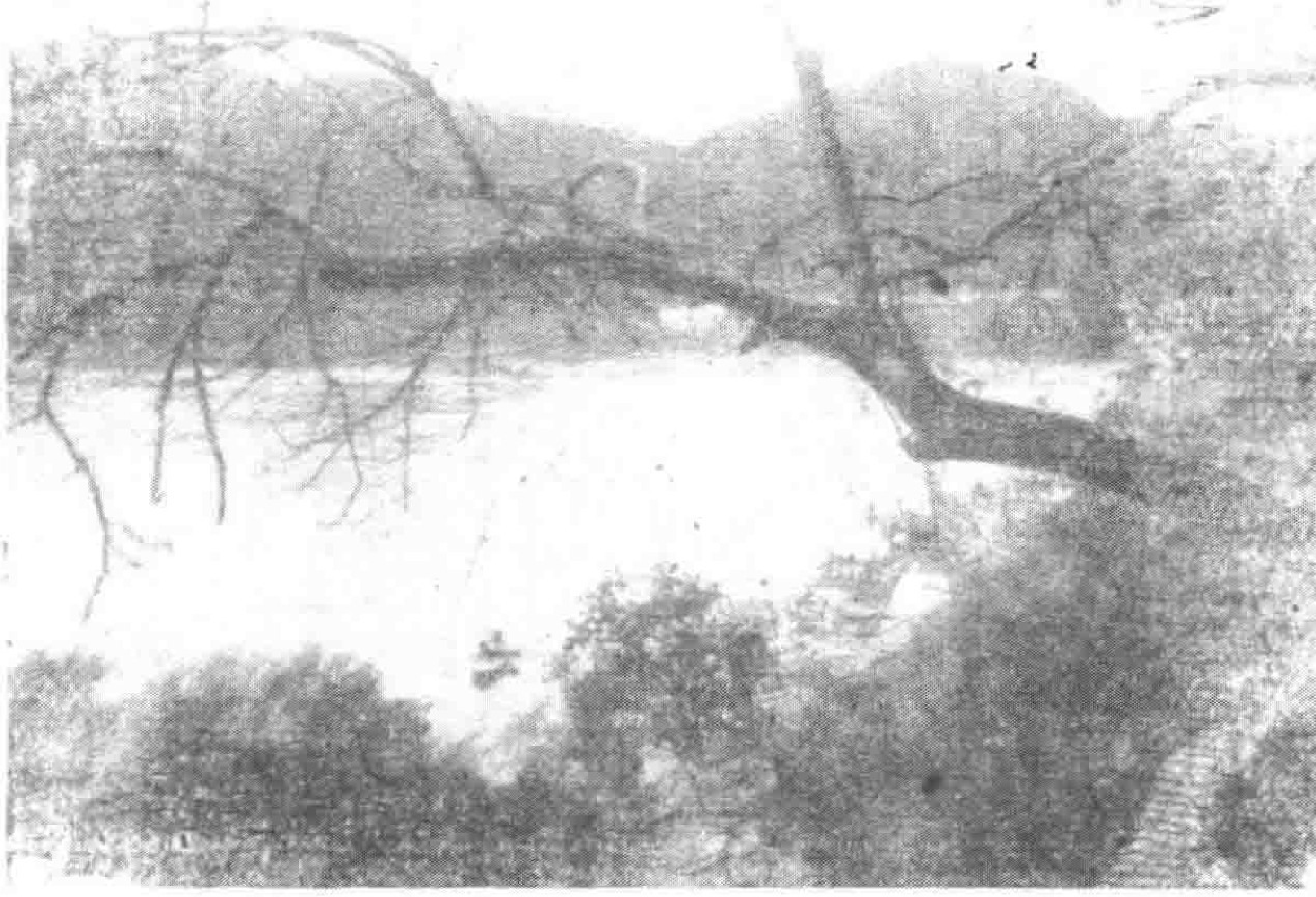


歸來猶寄虬溪畔

王啓熙

平溪綠淨見游漁，十里無聲若畫圖。但道曾經太史愛，不須汚染自為愚。

——李綱



十里無聲若畫圖

沙縣雖為閩中小邑，惟四圍多山，前臨清溪，故頗饒溪山之勝。沙溪亦即虬溪，其幷稱太史溪者，蓋紀念宋李忠定公綱始也。公字伯紀，邵武人。政和元年由上舍及第，授承務郎，累官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宣和元年六月言水災事，忤旨送吏部與監當差遣。繼上封事，更降一官，謫監沙縣稅務。寓居興國寺，因名其居曰寓軒。不以遷謫為意，吟咏自若。並自號為梁溪居士。

當時在沙縣與公幷稱者，有陳忠肅（瓘）、陳默堂（淵）、羅疇老（畸）、羅養蒙（薦可）、羅豫章（從彥）、鄧栟櫚（肅）、鄧德稱、鄧古文、及朱韋齋（松）諸子，世稱為洞天十賢。文酒盛會，唱和輝映。至今十賢遺跡如顏樂齋、寄傲軒、邀月亭、濯纓亭等均已荒廢，幷遺址亦不可考矣。

余於抗戰期中自滇黔回閩，寄寓沙縣凡三年。策杖登高，乘舟訪古。以為山城雖小，勝跡猶多。况忠定公為南渡良相小謫於茲，所謂「進退一身關社稷」也。其所居沙縣寓軒記，有「……安得忘言之士，與之坐寓軒之上，而聽梁溪之寓言，則襄所謂非寓者，庶幾見之，因寓意而為之記」云云。今寓軒雖廢，然十賢遊憩之洞天巖，太史所愛之虬溪及其品題之七峯，依然無恙，風景佳麗，又烏可不為文記之。

洞天睡佛

洞天巖在城西五里許，泉石秀麗，林木青鬱。相傳李綱既謫沙縣，偶見老僧渡溪，足不履橋，憑虛而行，異而追之，遇於洞天岩上。公因以前程卜之。僧作偈曰「一青著立、米去皮、那時節、再光輝。」及靖康改元，詔徵還朝，始驗偈中意。今洞天岩蓮花峯中有石佛一，作假寐狀，即為定光佛。旁有碑曰「定光佛飛渡處」。

考洞天岩之勝，係宋李忠定遇定光佛於溪南，為開山之祖。而邑之陳忠肅、默堂，往還其中。羅疇老、養蒙世居山下。至顏樂齋寄傲軒則豫章先生之居存焉。鄧栟櫚與德稱右文居甚邇。朱韋齋又自松溪來寓於茲，當時彬彬稱盛。李綱有遊洞天巖諸勝詩云：

「高閣凝定翠，虛齋泛碧川。
七峯運季色，萬戶鎖青煙。
風物悲遊子，登臨集衆賢。
伊蒲修淨供，香霧繚芳筵。
嗜酒陶元亮，狂歌白樂天。
嫩菱披紫角，新荔擘紅園。
文字眞清飲，溪山結勝緣。
畫橋橫蝶蝀，繡嶺臥蜿蜒。
落日生氛靄，移舟信訴訟。
星河光耿耿，風露淨涓涓。
山吐三更月，人遊半夜船。
亂螢飛熠耀，宿鷺立聯拳。
盡興歸忘櫂，銜盃約到蓮。
乘槎疑犯漢，御氣欲登仙。
但有詩千首，何妨謫九年。
深慚二三子，陪我亦蕭然」。

余嘗攀懸籐採野花，登蓮花峯之巔，與睡佛相對，懷丞相舊事。尋殘碑讀前人詩句，以年久風雨侵蝕，多模糊不可辨。惟「沙陽第一」之石刻猶存，似非此不足以許名山者。實則高僧名相，相得益彰。古跡前賢，兩皆不朽。而「第一」之評，尤其餘事也。

天池瀑布

洞天岩西有瀑布，懸空倒瀉，頗為奇觀。其下為天池，誌載有龍居之，謂其深耳。池水沿山溪下流，非特可灌溉山田，而鄉人尙利用水力轉動磨坊。得益甚多。

溪石高下縱橫，成為天然佳趣。而堆砌交錯，形成石橋、石門、石洞。加以歷代開闢，因有拂雲石、涵清洞、小有洞、瓊台石、半月灣、枕流灘諸勝。

誌載「明初，民甫脫湯火，瓊琯張公善敎為之師，士庶樂之。日

與觴詠其中，故名台曰瓊台，谷曰瓊谷，示不忘也」。至今灘石上尚刻有「枕流」二字。而水中浮石則刻有「半月灣」「鳴球」「濯纓」等字。故疑濯纓亭故址，亦係在此。

考羅從彥字仲素，先世自豫章避地南劍，後徙沙縣。堅苦刻厲，篤志求道。嘗從楊時求學。幷隨伊川學易。學者稱為豫章先生。其仕沙縣洞天巖時，曾於瀑布之濱建濯纓亭，幷題詩曰：「十載猶緇京洛塵，歸歟那復廁朝紳。君今談笑青油幕，我但巍峨烏角巾。江漢更從尼父濯，衣冠不羨屈原新。欲賡孺子滄浪詠，會意還須舍瑟人」。

遊洞天岩者必一探此天池瀑布，方能窮山水之勝。蓋仁者樂山，山為靜，而靜莫過於入定之睡佛。智者樂水，水為動而動莫過於奔馳之瀑布。山水之情，盡於此矣。

洞天瀑布詩　李邦光

「六六神仙洞，玆為第幾天。石屏燃曉日，丹灶貯秋烟。素練雲端掛，珠簾樹上懸。幾人來到此，迷却不知年。」

遊洞天岩詩　林致遠

「特來尋寶界，林樾隱疎鐘。野露花間重，秋雲石上濃。泉奔雷雨吼，洞窈薜蘿封。有佛長禪定，應知宰相蹤。」

七峯叠翠

沙縣多山，隔溪有七峯，為勝景之一。考七峯原名七朵山，宋李忠定公謫官居此，方易今名。其最東一峯曰朝陽。最西一峯曰碧雲。朝陽之西一峯曰妙高。妙高之西一峯曰眞隱。碧雲之東一峯曰桂花。桂花之東兩峯相關，曰凝翠東，曰凝翠西。各賦詩誌之。

七峯叠翠詩　李綱

（朝陽峯）：「先得朝陽一段紅，何年鳴鳳在梧桐。行舟若到瀠環處，知是沙陽第一峯。」

（碧雲峯）：「落日啣山半隱輪，桑榆殘照起氤氳。佳人悵望何時見，萬壑半凝合碧雲。」

（妙高峯）：「叠嶂層巒枕碧流，七峯此地是奇幽。登臨若會妙高意，便誠巢雲老比邱。」

（眞隱峯）：「杳靄青松映白雲，地靈境寂好棲神。結廬占盡溪山境，安得超然眞隱人。」

（桂花峯）：「桂花歲歲占秋風，香滿溪城十里中，怪底士夫多折得，移根初自廣寒宮。」

（凝翠東峯）：「兩峯凝翠對飛簷，缺處青岑出遠尖。暮雨朝雲時點綴，何須畫棟與朱簾。」

（凝翠西峯）：「翠峯高閣兩相宜，獨倚欄杆注目時。休問江山非故國，且將爽氣慰梁溪。」

余讀此詩，覺公頗有寄意。而江山故國句感慨尤深。至所吟鳴鳳梧桐、桑榆殘照、妙高眞隱、移根廣寒等語，似均有所假借，豈即所謂梁溪之寓言歟。

誌載「七峯閣在興國寺前，對七峯，因名。」又載「凝翠峯前有環翠亭。」又載「凝翠閣在太史溪上，宋李忠定公謫官居此。」今均廢無存矣。

峯高林密，野草叢生，頗宜行獵。鄉人時荷鎗攜狗入山，薄暮則滿載而歸。所獲多斑鳩野雉之類。有時獵得山麂。故市上時有野味出售。憶某年春，隔岸山中，白日聞虎嘯。余因與友數人攜鎗追蹤前往，至則果聞其聲，山谷欲震。相率色變，急行退回。後附近居人之家畜時受侵害，亦無可奈何。余原擬入山參觀造紙採菰等情況，亦因此而作罷。

十里平流

沙溪多灘，水流湍急，惟縣城之一段稍平，所謂「十里無聲若畫圖」也。「七峯叠翠」與「十里平流」為沙縣有名之二景。李綱詩有「七峯倒影醮晴碧，十里平津流向東」句。黃基高詩有「十里不驚高下水，七峯相對淺深山」句。邱聯詩有「七峯叠翠雲溟溟，十里平流聲冷冷」句。前人即景之詩，亦復不少，錄兩首如下：

虬溪即景　陳山

「源遠難尋委，平看十里新。月來清見骨，風度碧生鱗。樹色中流斷，雞聲兩岸勻。梁溪相識後，瀲灩更精神。」

月夜太史溪泛舟　陳遹驄

「太史謫官程，溪更太史名。水流猶昔日，文藻在孤城。淼淼搖定靜，沉沉映月清。千年惆悵地，合為寄高情。」

南平至沙縣凡六十餘公里，有淺水汽艇，朝發夕至。而下水則只有須半日可達。永安為福建戰時省會，與沙縣相距八十餘公里。從沙縣之虬溪至永安之燕溪，用小木船縴拔纜而上。雖華北水利委員會曾遷駐沙縣，幷成立沙溪工程處，多年努力，亦無法使汽艇更行上駛。

公路沿水南行，東至南平轉閩北各地。西達長汀轉江西。沙縣城在溪北，與水南之交通有浮橋相接。惟當溪洪高漲時，則須先拆開浮橋，以防衝散。

夏日浮橋為遊泳勝處。水淺沙平，惟流頗急，故須謹愼。夜來乘涼橋上，清風迎面，皓月當頭。一棹漁燈，半山樵火。此時忽聞遠處簫聲，使人興溪山歸隱之意。

當節屆端陽，龍舟競渡，此古老之溪城又有一番熱鬧。余曾躬逢其盛，逢場作戲，鼓槳參加，南人慣於尋船，亦能大顯身手。至今思之，亦耐人尋味也。

余又曾一竿在手，垂釣溪滸，終日一無所得。歸遇漁船滿載溪魚，相形見拙，不覺失笑。蓋溪中捕魚者多擇一深潭，四圍設網，投以炸藥，繼放鸕鶿，溪魚既受重傷，又逢勁敵，故一一就擒也。由是購魚沽酒，洗却愁懷。間或風雨樓頭，溪聲一夜，則倚枕苦吟，明朝又塡得新詞一闋矣。

踏莎行

倦鳥投林，奔流斷岸，歸來猶寄虬溪畔。人生七十古來稀，蹉跎已過人生半。孤負文章，生逢離亂，太平敢卜餘年看。小樓日日學塡詞，倩誰寫個詞人讚。

記伊闕浮雕

陳與齡

伊闕在洛陽西南三十里，古稱闕口，又名闕塞；其間兩山對峙，西爲龍門山，東爲香山，石壁峭立，望之若闕。伊水自西南歷其間，東北流入洛水，故名伊闕。惟俗競呼爲龍門，謂「兩巖爲禹所鑿以通水」；考龍門在山西夏津及陝西韓城間，爲舊志所傳禹跡，此則非。兩巖循崖上下，開窟鑿龕，刻佛其內，蓮台紺髻，櫛比相連，雖尺寸之廣，無不滿者。其事肇于元魏，中歷北齊及隋，復盛于唐，以迄于宋，綿紀五百，踵繼不絕。曾炳章嵩洛遊記載「點數全山造像，凡十四萬二千二百八十九尊。並覓有造像記及題刻三千六百八十品，計元魏造像記三百品，題名二百品；北齊及隋造像記暨題刻百品；餘爲唐宋所刻，約千餘品。」可謂夥矣。凡諸像作，皆深度浮雕，或立體琢鏤，線條突露，棱鋒明淨，以視漢武梁祠石刻之陰勒淺條，不特技藝大進，而風格尤殊。

曩因行役，自洛陽赴嵩縣，往返兩過伊闕。值大雪前後，朔風凜冽，寒光瀲澈，冰川凄清，山容欲凍，景物盡蟄，無可棲情；惟兩巖像刻，于崩剝遺壞之餘，猶湧現于層崖峭壁間，自逞姿態，實奪我懷。因循巖臨觀，或呵凍摩挲，或步測取相，又謦筆點數，而壁取悟；身所盤桓，目所綢繆，意求心取，竊日忘倦。既記其詳，又按其年代先後，順序排比，求其條貫；再就其構造形式，像刻尊種及技術風格，參件比互，求其通會；以藉明大概。雖自詡矜審，而魯莽處固不少也。


伊闕全貌

古陽洞

古陽洞在奉先寺之南，自伊水西岸，躡磴數十級，即抵洞口。伊闕諸窟，斯爲最古。其始爲北魏太和七年，孫秋生等二百人，興造于此，逮太和十八年，孝文帝自恒安（亦稱平城，遺址在今山西大同城北寺兒山麓）遷都洛陽，北海王元詳，踵事開鑿，宗室比丘慧成，繼起經營，規模乃具，自後增造日繁，體製益備。洛陽伽藍記云：「京南闕口，有石窟寺，」即此。其後，相傳洞後有金穴，昔人曾撈金于此，因名撈金洞，歲久音混，訛以滋訛，遂競呼爲老君洞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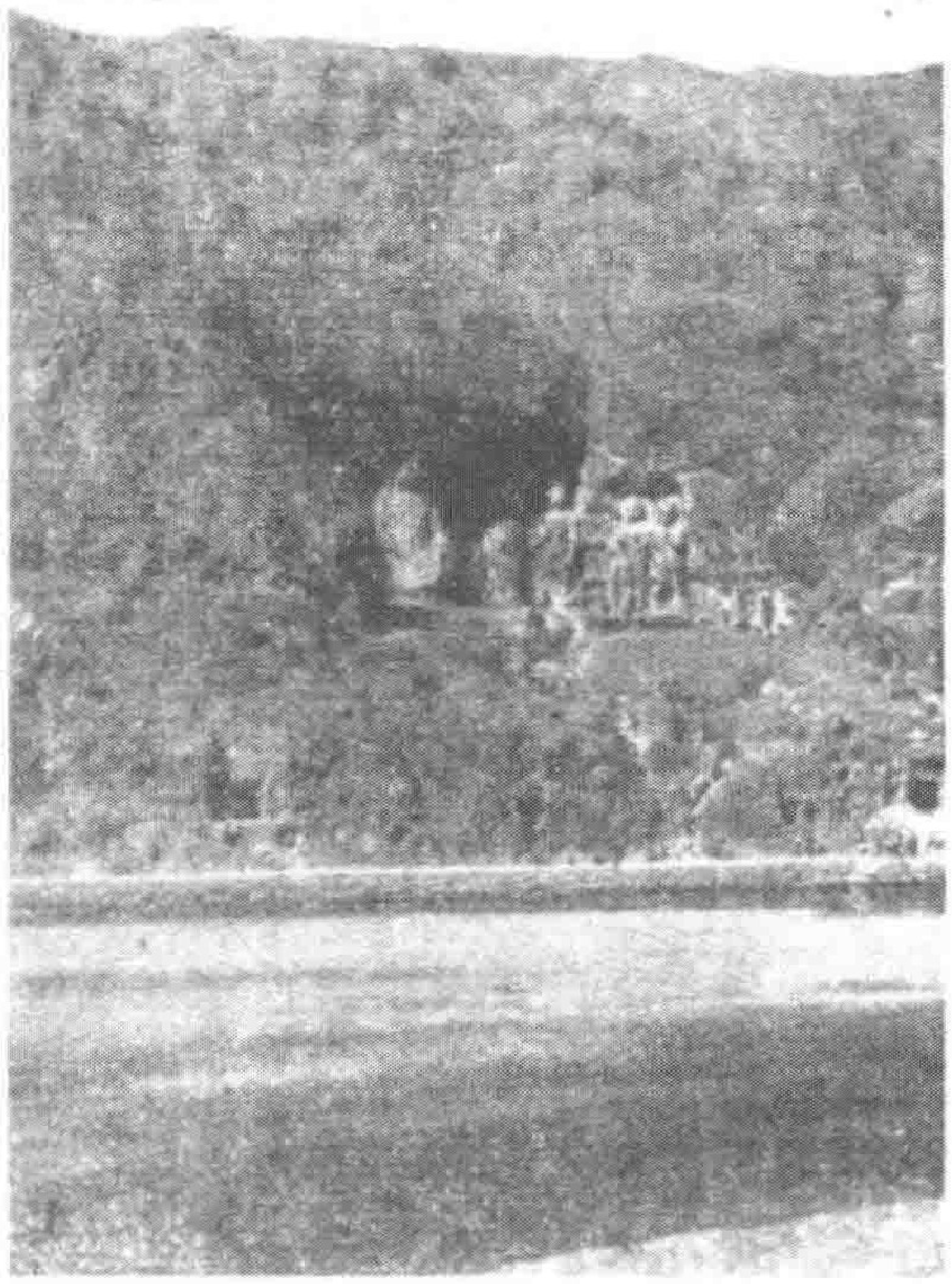
洞高四丈餘，深廣皆過三丈，甚地後半，略作半圓。洞中正面，刻本尊釋迦坐像，連座高二丈餘，衣裙前垂，被于三面，而石質損壞，歷經補塑，兼施丹粉，面目全非，致改塑爲老子像，以文其陋，殊爲乏味；惟背光猶存佳致，內緣刻化佛，邊作火焰紋；環座作六小龕，大小不一，龕中之像，多寡各殊。座前二石獅，分踞左右，在右者已全毀，代以陋塑。夾侍二尊者像，均高近丈五六尺，跏踏蓮台，背光美曼，就其通體觀之，固元魏佳製也，惟右像之面及一臂已損。左右壁隅，相對刻二菩薩，前壁分列洞口，各刻一立佛。四隅近頂處，各作一屋形之龕，龕中各有六像。洞頂作十飛天，均高二尺許。

左右壁自上而下，大略劃爲三層，左壁第一二兩層各並列四大龕，第三層並列三大龕；右壁第一二兩層，亦並列四大龕，第三層則並列兩大龕；龕之高均過六尺。尙有中龕（高四尺至六尺間）八，小龕（高二尺至四尺間）廿二，或左右並列，或上下接連，參錯其間，淩亂無序。龕中之像，或多或寡，精粗不倫，而每值奇數，類以彌勒坐像居中，餘像左右侍立，若值偶數，則以釋迦多寶二佛並坐像居中，餘像左右侍立。言其風格，元魏之作，大體皆古拙雄健。不當詭麗，而渾厚豪岩之致，正細工密縷之所不能及，唐刻

線條，則較美妙。惟諸像舊有裂釁，及爲人所擊，或碎首，或損軀，其鼻耳，其手足，或半缺，或全缺，鮮有完者。

洞外，左壁摩橫額，刻「古精理閣」四大字，額之上端，平列四像，各承以蓮花。其側刻窟主比丘慧成「始平公造像記」，碑作棊子格，陽文凸起，石刻所希也。

洞壁尺寸可摩，皆刻造像記，遍于內外，並及洞頂，大小不一，工拙各殊，其數之夥，爲伊闕諸窟之最；其見于繆荃蓀「藝風堂金石文字目」者，凡三百十種。其中元魏造像記一百有八段，計：太和年間八，景明年間十，正始年間十八，永平年間廿二，延昌年間十，熙平年間二，神龜年間六，正光年間八，孝昌年間二，永熙年間六，餘無年月。東魏造像記一百六十五段，計：天平年間四，武定年間一百六十一。西魏則大統年間平東將軍蘇萬成等造像記三段。唐造像記三十四段，計：永徽年間一，總章年間一，咸亨年間一，長安年間三，景龍年間廿八。近世書林，崇尚魏碑，謂其兼備諸體，得取一格，亦自名家；而遠近流傳之「龍門廿品」，卽擇此洞元魏造像記之精者十九段，益以唐景龍年間優塡王造像記，標舉成目。此「廿品」中，大體又別爲四類：穆亮夫人尉遲氏，太妃侯氏暨高樹等造像記爲一類，以端方峻整稱；仇池楊大眼、孫秋生暨一弗等造像記爲一類，以沈着遒勁見稱；安定王元燮暨比丘慈香等造像記爲一類，以奇偉峻蕩見稱；齊郡王祐等造像記爲一類，以骨氣俊妙見稱。凡學魏碑者，類能道之；而古陽洞之名，亦藉是獨顯。



龍門山石窟

賓暘三洞

賓陽三洞在齋祓堂南坡上，元魏佳製，薈萃于此，後人爲取「寅賓出日」之義，名之曰賓暘。

中洞高四丈餘，深廣各及三丈有半。正面作本尊釋迦如來像，趺坐方台，衣裙前垂，像貌輪廓，稍帶長形，兩目細長，有類纖月，吻含微笑，髮作波紋，衣紋線條，刻削遒勁，衣角褶襞，流暢動人；背光作圭形，中飾忍冬蓮花等紋樣；通體姿勢，具均衡之美，而氣象尤雄渾莊嚴。夾侍二尊者暨二菩薩，其刻縷裝點，亦具富麗遒勁之美，允與中像相稱。左右壁相對各作佛像三尊，亦工整略無遜色。前壁劃爲三層，上中兩層，順序作「佛傳圖」，圖中人物結構，奔停動靜，一以高度浮雕，寄寓百態；其一爲維摩文殊問答圖，維摩病容長髯，峨冠博衣，倚隱囊，坐帳中，右手執麈尾，前後立女侍，最爲別致。下層作「帝后捧香禮佛圖」，宮女簇擁，羽旄如雲，其服飾儀列，皆當時寫實之作，迴非師心寫意者可比，尤爲可貴。洞頂鐫蓮花，環布十飛天，憑虛翔舞，衣帶當風，極其生動；近洞口處，又有二像，均高近三尺，左爲女像，右則道裝負劍，酷肖回道人，則後世好事者附會之作，殊不足道。地面亦光潔，遍雕花果。

洞外，磨橫額題「賓暘洞」三大字，左右刻一聯曰：『香林別自開暘谷，德水相連繞化城』。左右壁各作一仁王像，殘缺已甚。左像之左，刻隋大業十二年「觀音造像記」。右像之右，鑿崖爲碑形，高一丈餘，廣六尺餘，螭首龜趺，兩旁隱有花紋，上刻唐岑文本所撰之佛龕記，爲褚遂良所書，凡廿二行，行五十字，額題「伊闕佛龕之碑」；字跡剝蝕之餘，間有存者。

左洞，高及四丈，深三丈餘，廣二丈有半，而基地稍廣，略作圓形。正面作本尊釋迦暨二尊者二菩薩，均高二丈許，取相雄偉，氣度莊穆，活力充沛，自富魏風。本尊背光作船形，內刻蓮花，緣飾火焰紋。左壁有一大龕，作彌勒倚像暨二尊者二菩薩並二力士，爲唐貞觀廿二年之作；又有中龕一，凡四像，小龕一，凡五像。右壁並列兩大龕，各作五像。洞頂作穹形，中鐫蓮花，周圍繞以飛天，外緣作綉帳。洞外，左偏磨崖作卅餘像，其側刻「龍門勝概圖」。右偏一巨龕，作釋迦坐像，衣裙垂直，雕法簡樸，類北齊之作，其側有「洛州鄉城老人造像記」，年月已泐，難資爲斷。

右洞，高亦四丈許，深廣各三丈，略作方形。洞中正面，作本尊釋迦坐像暨二尊者二菩薩，均高二丈許。本尊趺坐方台，衣裙蔽前，面輪略長，姿勢均整，惟損壞頗烈，雖經修補，大遜舊觀；且諸像匠作，較諸中洞之像，顯有異

致，殊不可解。左壁有兩大龕一中龕暨一小龕，爲像凡十，小龕則隋大業十三年所造也。右壁則大龕中龕各一，爲像亦十。外此，則唐代造像記及題名，爲數殊夥，妍媸雜陳，碔砆莫辨，其造像記之見于「藝風堂金石文字目者」，自唐貞觀以至貞元年間，凡九十八段。洞頂作蓮花，頗工緻。

按魏書釋老志載：

『景明初，世宗（宣武帝）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于洛南伊闕山，爲高祖（孝文帝）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至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爲世宗復造石窟一，凡爲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孝明帝年號）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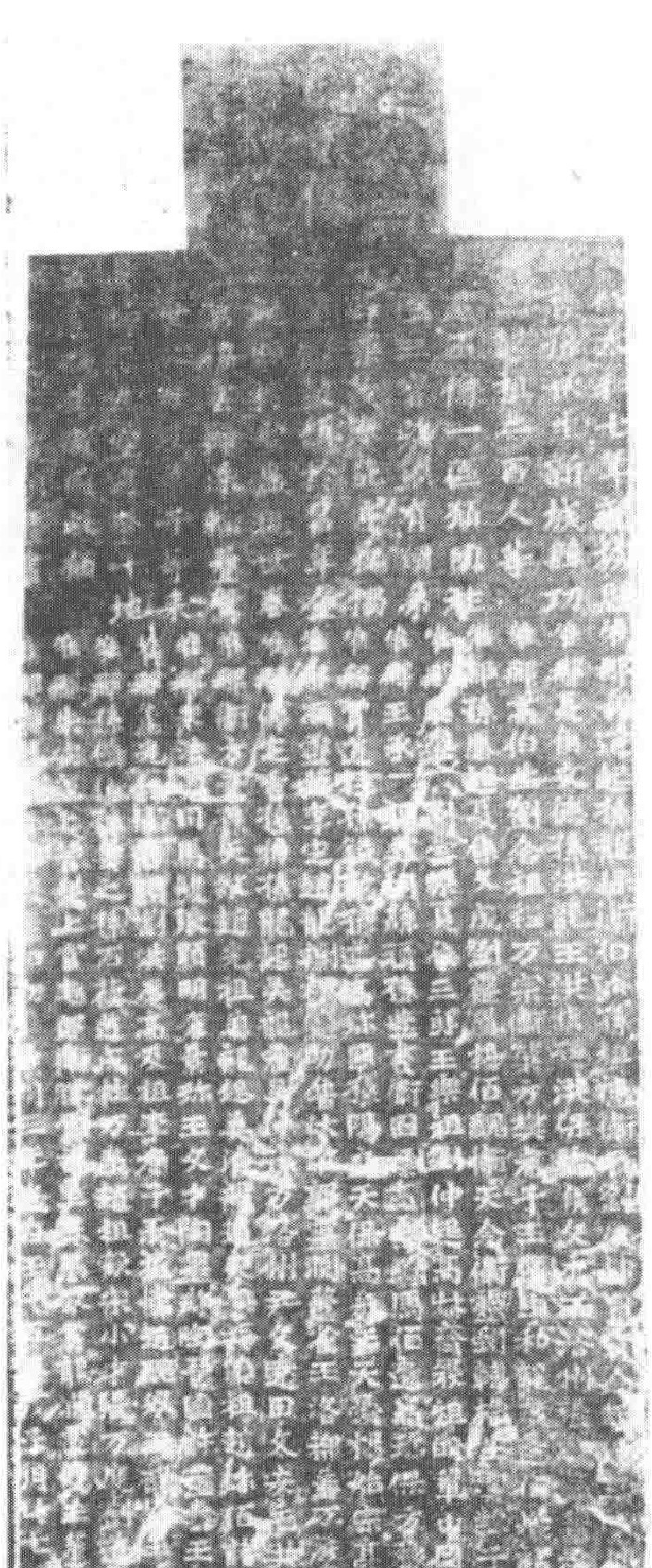
即此三洞。蓋歷時廿四年，兩朝閣官，承詔拜命，運其國家全盛之力，刻意督造，始畢其役；故其精鏊閎麗，冠絕齊倫。熙平初，「靈太后」胡氏，數臨幸其地。迨唐貞觀十年，長孫皇后卒，魏王泰爲母追薦冥福，遂從而飾之，至貞觀十五年畢功，使岑文本撰碑記其事，題曰「伊闕佛龕之碑」，細玩碑文「仍舊增嚴」語，可知泰僅因而崇飾之耳。歐陽修「集古錄」，改題「伊闕佛龕之碑」爲「三龕記」，並誤以三窟皆泰所鑿；後人因此三窟無元魏造像記，而有唐代巨碑，故歐說一出，悉從而宗之，歷久而惑彌滋，牢不可破。惟許同莘辨之最當，謂三窟「皆帝后所造，爾時呵禁綦嚴，必不容官民攙入；迨易代以後，無復限制，于是無造像而有題名，寥寥數字，鐫刻甚易，則庸夫俗子，皆得濫廁其間，而趙阿歡劉三孃之名，遂瀰漫洞壁矣。」數語道破，昭若發蒙，要言不煩，乃却積疑。

蓮花洞

蓮花洞亦元魏遺跡，始創于正光年間。位于伊水西岸，峭壁臨流，鑿窟其上，惟階尙寬平，攀登不難。洞廣二丈餘，深約四丈，後部略作半圓。洞口上部作尖拱形，拱輪中央刻獸面，左右飾以火焰紋。左壁，磨額刻「伊闕」二大字，勢極遒勁；額下作觀音勢至像，手携淨瓶，旁跪一童。右壁作一仁王像，高幾及丈；其右有一大龕，作「阿閦、寶生、彌陀、釋迦」四佛並坐像。

洞內，正面作本尊釋迦坐像，高及丈，面輪略長，端麗莊嚴，衣紋褶襞，遒勁流暢，背光作船形，內刻蓮花，緣綴火焰。夾侍二尊者，均高八尺餘，左像無頭，手持一物，如目蓮僧所持者，衣褶亦巧麗；右像已毀其半。左右壁相對作二菩薩，高丈餘，其莊嚴宏麗，適與本尊相配。四壁凡作二大龕十中龕暨四十小龕，爲像大小凡一百五十八尊，或坐或立，各具姿態。壁間造像記計：元魏正光年間一，孝昌年間六，武泰年間一，建義年間二，普泰及太昌年間各一，永熙年間三；無年月者十；北齊天保年間一，唐長安及先天年間各一；可以見歷朝踵繼修造之跡。

洞頂鐫蓮花寶蓋，徑方丈餘，雕鏤精絕，花瓣垂垂，如迎風含露，此洞名之所由來也。蓮蓋左右，各作三飛天，姿態尤活，惟左邊三像，已失其首，是爲可惜。



孫秋生等二百人造像記，在古陽洞內右壁。原刻廣一尺七寸，連額高四尺五寸。記中云：『自太和七年興工』，其時北魏猶都平城，要必目睹雲崗靈巖諸窟之勝而發願于此。太和七年下距景明元年「詔」營賓陽三洞，凡十六年，故此石刻允稱伊闕造像之嚆矢。再以其他造像記考之，則踵其後者爲北海王元詳（太和十八年）及比丘慧成（太和二十二年）等。

孝昌窰

孝昌窰在郭愛洞之南，以其始創于元魏孝昌二年，故以爲名；而俗呼魏字窟。窟廣一丈三尺，高深各近丈五尺。洞中，正面作本尊釋迦，趺坐方台，衣裙前垂，姿度優美。夾侍二尊者像，頭已殘損，二菩薩像尚完整，諸像刻法，皆簡易渾樸，發揮元魏之特質。沿壁空隙處，小龕相承，類皆初唐之作。左右壁相對各鑿一巨龕，龕中各作本尊暨二尊者二菩薩並二仁王像，配置既相同，刻技亦如一。壁間輔以小龕，間以造像記，自元魏正光四年以次，凡十九段。

洞頂作穹形，中鐫蓮花，環刻飛天，生動嫵媚。洞外，左右各作一仁王，皆已殘毀。又左有一龕，作彌勒倚像，夾侍二菩薩，左坐右立；像首都遭鏟竊，而彌勒背光，猶存曼麗之致，足徵其爲元魏佳製。

王相窰

王相窰廣丈一尺又半，深約丈三尺，略作長方形。洞內正面作本尊釋迦暨夾侍二尊者像，容相已毀；二菩薩猶完整，技法渾樸，古意盎然。左右壁，居中相對各鑿一巨龕，內各作釋迦暨二尊者二菩薩，像首已遭全毀，補以陋塑，殊損舊觀。四壁小龕相承，工拙各殊；右壁有元魏普泰元年造像記，左壁有東魏天平四年造像記。洞頂作穹形，中鐫蓮花，惟工殊草率。洞口作二石獅，分蹲左右，尚屬佳製。

藥方洞

藥方洞在古陽洞之左，廣一丈二尺，深一丈有半，高達一丈三尺。始創于元魏，增建于北齊，唐初復加添造，故面積雖小，而體制俱備。洞內，正面作本尊釋迦，高八尺許，趺坐方台，姿容簡潔，背光富麗，細審其刻勢爽利，刀法堅勁，足徵爲元魏佳構。夾侍二尊者暨二菩薩，均高過七尺，刻技亦簡樸不事琢飾，而古趣盎然；惟左尊者之像，已失其首。左壁自上而下，大體劃爲三層，上層五小龕相錯，龕中有三像三，有五像二。中層居中一巨龕，作釋迦暨二尊者二菩薩，龕首並列四小像，類北齊之作。下層並列六小龕，龕外左右，各有一供養人跪像。右壁，貼地作釋迦多寶二佛並坐像，其側作一須彌塔，方形三層，爲元魏之作；外此，小龕相承，大率成于初唐永徽顯慶年間。前壁，分列二碑，遍刻藥方，漫漶之餘，益以摧殘，其毀已甚，其一猶可辨爲「北齊武平六年都邑師興」所造也。洞頂作穹形，中鐫大蓮花，四向各作一飛天。

洞口作二柱承拱，形甚詭異，拱門之上，磨爲碑形，螭首龜趺，左右承以飛天，製頗壯觀，而碑面無文，殊不可解。門側分列二仁王，氣象沈雄，類初唐之作。

齋祓堂

龍門山北麓，石樓之南，山坡上，有石窟，



楊大眼造像記在古陽洞內左壁，原刻廣一尺七寸四分，連額高三尺九寸。記末有武字，下似有年號，未了。楊大眼爲武都氏雖當之曾孫，於元魏爲名將，魏書有傳。此記中云：「爲孝文皇帝造石像一區，凡及衆形」，可見所造不止一尊。又元魏造像記字多別體，且隨時代而異。如此記中云「清王衢於三紛，揚雲鯨于王路」，「清」作「彰」，「鯨」作「鰤」，特表而出之，以概其餘。

額曰齋祓堂；高約四丈，深三丈餘，廣二丈餘，基地作長方形，而角隅略圓，相傳爲古潛溪寺遺址。而石窟之成，則爲唐太宗貞觀年間，伊闕唐營石窟，此爲最早。洞中，正面作本尊釋迦坐像，高二丈餘，背光內緣環刻七化佛，邊飾火焰紋，髮獨瑋麗。夾侍二尊者，左右壁相對作二菩薩，均較本尊略小。前壁分列二仁王，均高二丈，披甲卓立，足蹬鬼怪。諸像通體氣象，均具壯麗瓌瑋之觀，而面輪皆柔和圓滿，衣褶刻法，亦流麗柔巧，重于寫實，細審型式，猶存隋風，惟傷痕被體，稍掩舊觀耳。洞頂作穹窿形，中鐫蓮花，環刻飛天，配置殊巧。洞壁多宋以後題刻，明清尤夥。洞外磨橫額，刻「明東蒙公鼐伊闕龍門觀石像五十二韻」，完整可誦，詩亦超拔。

循坡而下，當古翠花亭故址，有一耳洞，洞內磨橫額，廣八尺，高二尺有半，刻宋陳希夷書「一開張天岸馬，奇逸人中龍」十大字，而識者謂：「此好事者集鄭道昭書，非眞蹟也」。



始平公造像記，在古陽洞外左壁，原刻廣一尺七寸，連額高三尺四寸，爲窟主宗室比丘慧成所作。其鐫刻年月，石泐難辨。王昶金石萃編以爲「太和二十二年造」，石面刻碁子格，陽文凸起，石刻所稀有也。

敬善寺石窟

敬善寺遺址，在齋祓堂南崗高處；石窟爲唐高宗永徽年間「紀國太妃韋氏」（按韋氏爲唐太宗之妃）所營，廣一丈二尺，深丈餘。窟中，正面作本尊釋迦坐像，姿勢均齊，容貌豐厚，而溫和端麗之氣度，尤自然發露，的是初唐妙製；蓋藝風至是，已漸脫舊型，力趨端和富麗之途矣。又左右二夾侍二尊者暨二菩薩，殘損殆過其半。洞頂作穹窿形，中鐫蓮花，環配飛天。洞外，分列二仁王，已遭摧毀。右壁有顯慶三年楊眞藏「阿彌陀三尊」造像記。左壁有李孝倫所撰「紀國太妃韋氏造像記」，其文甚麗，字體亦工，記中云：『南控鸞川』，鸞川，卽伊水也，與「水經注」所記同。

郭愛洞

郭愛洞在萬五佛洞之南，始創于唐高宗顯慶四年，洞內左壁近頂處，有小碑刻「郭愛洞爲父造」六字，故名。俗傳爲郭子儀之子所造，惟子儀之子名「僾」，不名「愛」，且年代遠不相及，顯出於附會。洞高過三丈，深二丈許，廣一丈七尺，規模非小，而洞中本尊巨像，獨付闕如。四壁凡作六大龕十中龕暨十六小龕，龕中之像，非劇殘，卽全毀，鮮有完者，故俗呼爲破窰。惟正壁居中一巨龕作彌勒倚像者獨存。洞頂作一中龕，聚刻百餘小像；其下並列二小龕，左龕凡五像，右龕凡三像，以非盜竊者所可及，得保完整。

奉先寺大盧舍那像龕

大盧舍那像龕，唐高宗爲武氏造也。盧舍那爲梵語，蓋出于華嚴經，義爲「普照」，以言「佛光淨色，普照法界」。龕在龍門山中部，俗呼爲九間房，基地方整，廣袤約十二丈又半，氣象開朗，佛像巍峨，以言閎偉，斯爲第一，且劈石成崖，自山頂直下，與諸窟之鑿崖興造者，獨異其趣。

大盧舍那像負壁露坐，像身連座高八丈五尺，其頂之巨，據云可橫臥一人，像貌溫穆，姿勢均整，妙相莊嚴，自然發露，髮作波形，衣紋貼肉盤旋，宛如濕衣被體，流利委婉，各合其度。背光作船形，內刻蓮花，周以化佛，緣綴火焰，宏麗絕倫；像座爲方形，四角作四天王承座，中左右三面，各作二天神天將，均高三尺許，惟二像尚完，

餘皆殘損。此像通體皆傑構，爲伊闕諸刻之最，又以見初唐之偉麗風格，惟手膝均遭殘毀，最爲可惜。左側刻唐開元十年十二月所作大盧舍那像龕碑，追敍高宗及武氏造像始末，碑文左行，下署殷仲容撰，按「語石」云：『殷仲容爲都仲容之誤，惟都仲容爲唐初人，此則開元十年，遠不相及，當是明人添刻』。右側刻宋天聖四年丁裕等題名。

夾侍二尊者，各高五丈，其容相衣褶，刻縷亦妍，惟肢體稍失均衡之美，致相形遜色。二菩薩各高七丈，姿容豐麗，體態均整，寶冠加首，瓔珞纏身，服飾作輕紋細褶，附體下垂，如濕薄可透肢體；裸露之臂，刻法尤洗練圓潤，如自具豐肌，至引人欲梯昇以手捫之而後快。左右壁隅，相對作二立佛，左像上半，軀體全失，右像下半，軀體亦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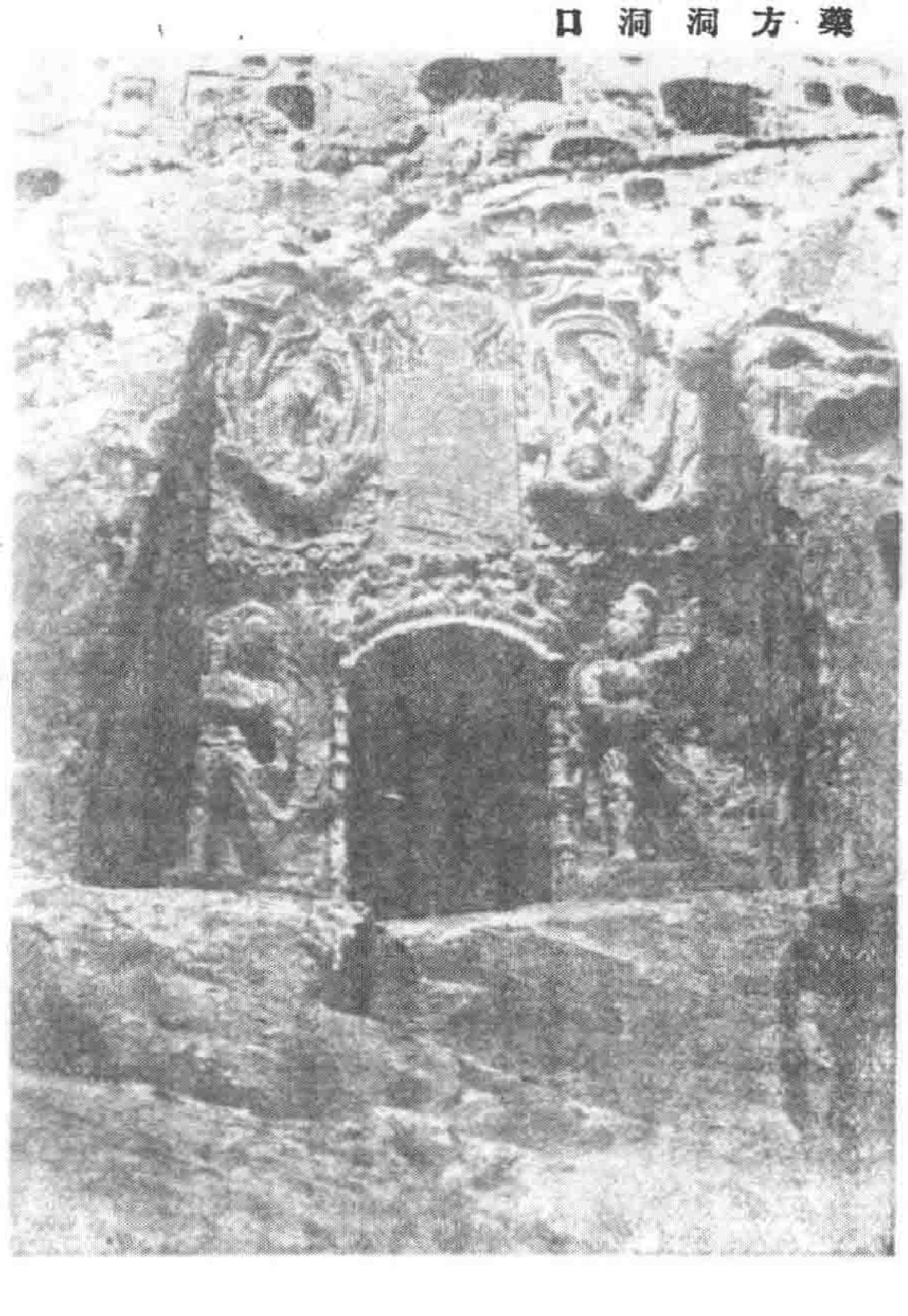
左壁作二神王，各高三丈五尺，皆加兜冕，披堅甲，上像器宇雄毅，手托一塔，足蹬鬼卒，其脛之巨，兩手難合抱；下像氣概威猛，袒胸露項，筋肋怒突，項懸瓔珞。右壁亦作二神王，其高大製作，一如左壁，惟上像已全毀，下像之首及臂均殘缺，且無足。

左壁，循左而下，凡作二十一大龕，六中龕暨八小龕，爲像凡八十四尊。造像記之可紀者，爲張九齡撰「隴西縣君牛氏造像記」，爲「內侍高力士楊思勗等一百六人爲玄宗造無量壽佛功德碑」，爲宦者「虢國公楊思勗造像記」。再後爲一耳洞，深廣高各五尺許，洞中之像，坐立各一。

右壁，循右而下，凡作一巨龕暨七中龕，爲像凡十六尊。最後爲一耳洞，深廣高各及一丈，洞中正面作本尊釋迦暨二尊者二菩薩並二立佛，均高七八尺，本尊背光作寶珠形，環刻七化佛。洞頂作穹形，中鐫蓮花，環刻四飛天暨四化佛。洞口分列二仁王暨兩獅，獅已殘毀，仁王完者，僅餘其一。

大盧舍那像龕之作，實緣武氏佞佛，爲唐高宗曲順其意，爲之營建，咸亨二年正月，高宗至洛陽，三年四月一日『勅大使司農寺卿韋機，副使東面監上柱國樊元則等』興造龕像，武氏並助脂粉錢二萬貫，以速其成，同年十一月，高宗返長安，至上元二年十二月卅日畢工。至調露二年，又于龕址構奉先寺。觀杜甫奉先寺詩：『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亦可想見其概。惟是昔日招提勝境，今已蕩爲邱墟，僅壁間所留梁孔，猶存當時構造之跡耳。

藥方洞洞口



萬五佛洞

萬五佛洞爲唐高宗永隆九年所鑿，在千佛洞之南，距岸僅二丈餘，而石壁峻削，攀登不易，頂禮者稀，得遠摧殘，諸窟像刻，斯最完整。洞廣二丈許，深二丈二尺，基地略作方形。

洞中，正面作本尊釋迦，高九尺餘，趺坐于八角台上，容顏和易，而氣度莊嚴，台腰有四天王承座。夾侍二尊者暨二菩薩，殘毀已甚，而補飾醜陋。諸像之後，壁間叢刻蓮花，枝幹穿插挺立，萏英怒放，承托五十四菩薩。左右壁刻石爲方罫形，每格各鐫一二寸之小像，瀰漫層疊，密如鱗次，深條細勒，一筆不苟，其中一部，則佛經所謂「諸天貳部像」也。面壁輸神，目疲應接，如故作纖巧，邀人叫絕。兩壁居中，相對各有二尺許之小龕一，龕中各有一坐像。前壁，分列二立佛，左側有垂拱二年，武氏所刻佛經殘字。洞頂鐫大蓮花，環配飛天暨化佛，又環刻「大唐永隆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及一萬五尊」等字，字大徑尺，望之了然。

洞外，分列二仁王，像前各蹲一獅，氣概雄毅，久稱初唐佳製。洞壁造像記，計龍朔、大足、開元、貞元、大歷年間各一，元和年間五。外此，爲宋天聖年間丁裕題名及光祿卿清源王曙留題詩。

八仙洞

羅鼓洞之南，並列二窟，在左者曰八仙，其深廣高均不過丈餘，諸窟中之較小者，以洞壁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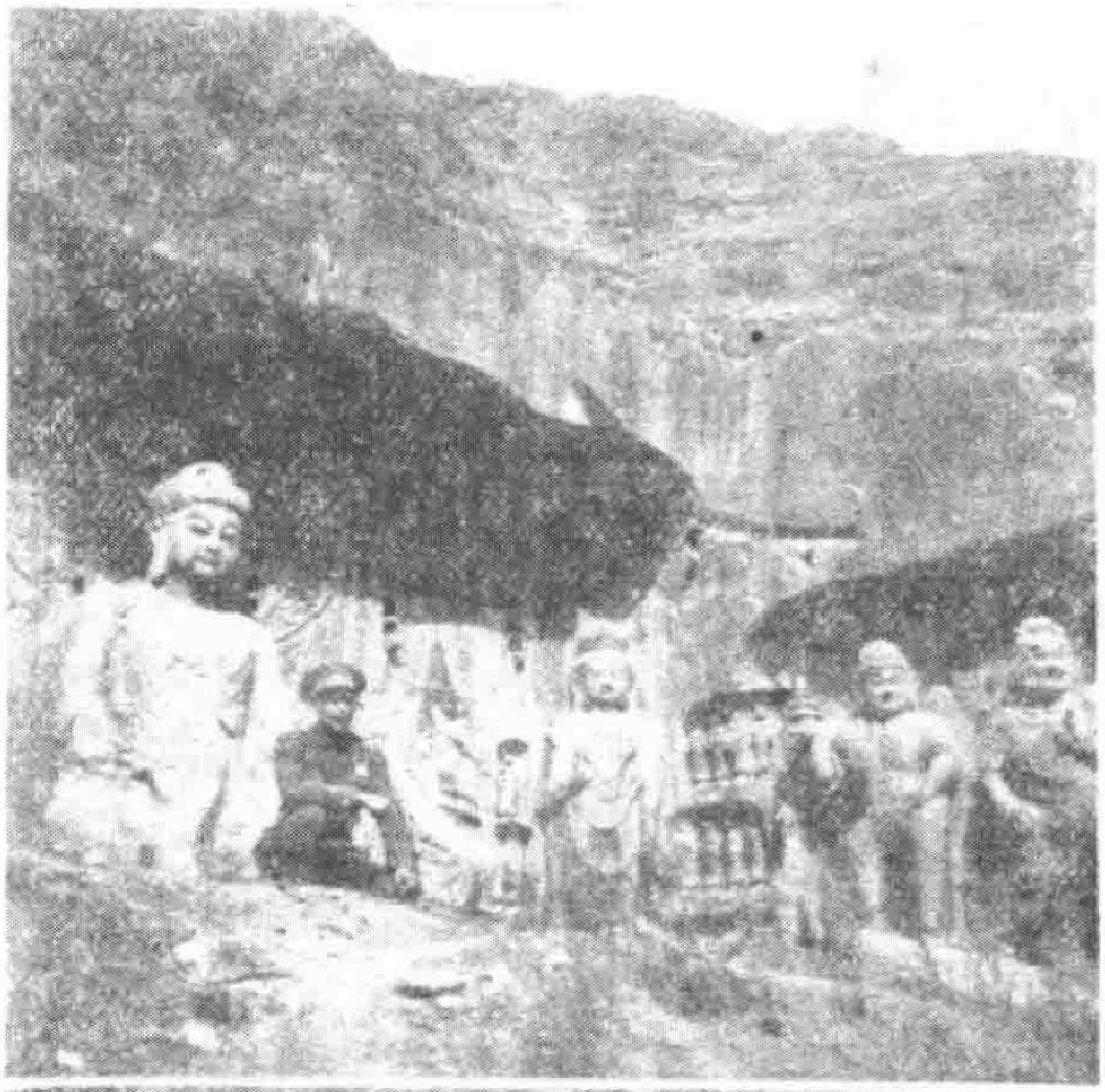
像記考之，則始創于唐武氏親政之垂拱三年。

洞中，正面作本尊釋迦暨夾侍二尊者，均高七尺許。左右壁，各作二菩薩並二立佛，相對排列，配置均齊，故俗呼爲八仙，又從而補飾之，而匠作凡近，臃腫呆滯，神采俱失。洞頂作穹窿形，中鐫蓮花，環刻八飛天，其六已喪其首。洞外，分列二仁王，均高六尺許，殘痕遍體，殊喪舊觀。

千佛洞

千佛洞在八仙洞南，適相毗連，廣六尺餘，深倍之，經始于唐武曌稱帝之天授二年。

洞中，正面作本尊釋迦倚像，暨夾侍二尊者，均高近七尺，雖殘毀已甚，而造形猶卓越，不勞細繹。左右壁，小龕密布，均高二寸許，每龕各居一像，殆過千數，所謂「賢劫千體佛」也。惟像首幾悉爲販古者盜去，令人憤嘆。洞外，分列二仁王，均高六尺許，惟左像已遭鏟削，遺跡猶昭然可辨。





〔上圖〕奉先寺大盧舍那像龕〔下圖〕大盧舍那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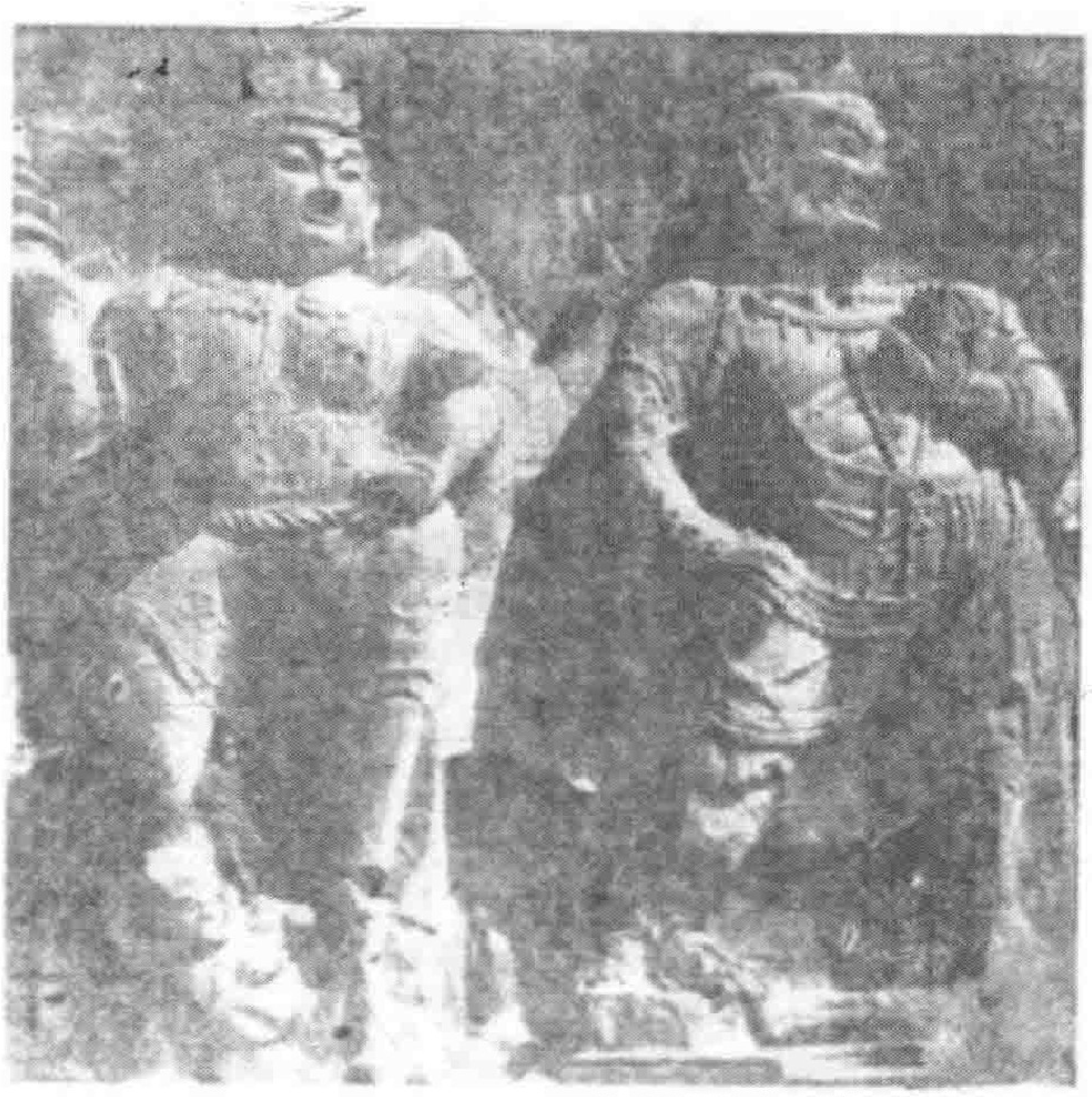
擂鼓洞

香山西南麓，亦多造像，惟其富不及龍門山十一，彭綱「題龍門石像」所謂：「東山寂寞西山鬧」者是；顧破敗尤甚，輒代以陋塑。迤南爲看經寺，適與古陽洞東西遙對，相傳爲玄奘曬經處，事既無據，寺亦荒廢。復南至羅圈澇，則擂鼓洞在焉。擂鼓洞亦稱大萬五佛洞，約成于唐高宗顯慶至龍朔年間，又俗傳爲尉遲敬德所監造；敬德晚年佞佛，或若可信。始遊之日，暝色已來自遠，阻人久留，迨再過伊闕，始加週覽。

洞之構造，二室相連。左室作長方形，廣約二十七尺，深約二十尺。正面作本尊釋迦坐像，趺坐方台，取相安偉，惜遭殘損，補飾凡陋。四壁，密布一二寸之小龕，自貼地直達洞頂，龕中各作小像，乍視之下，如巨網瀰懸，寸隙皆滿，其構造形式及匠作巧麗，一如龍門山之萬五佛洞，而數之繁富，殆尤過之。惟右壁摧殘太過，瀕于全毀，剝落之跡猶少，鏟削之痕實多，非由石泐，實緣盜竊。頂作穹形，中鐫蓮花，尚完整。

右室廣約二十一尺，深約二十尺。室之中央，作一石壇，前後環作六巨像，造形皆卓越，惟前三像暨後三像之中坐者，均喪像首。正面，作本尊釋迦倚像，容相端嚴，衣紋健質，允稱初唐佳構；夾侍二菩薩，背光作寶珠形，尤優麗動人。壁腰環刻金剛般若經。左右壁作禪宗傳法二十五祖像，旁刻贊語，像皆等身，排列有序，瓌瑋生動，蔚爲大觀。頂作穹形，中鐫蓮花，環刻飛天，並飾雲文。

洞外左邊作一仁王，像勒盡泐，已失形似。洞前，有圓形石，上下三層，上徑四尺，下徑六尺許，中部凹縮，相傳爲擂鼓台，洞之得名，即由于此。稍南，有一耳洞，廣約十六尺，深約十三尺；洞中，正面作本尊釋迦暨二尊者，左右壁相對作二菩薩並二神王，諸像製作皆端麗，而神王姿態尤威毅。四壁小龕相承，爲數殊夥。洞頂作穹形，中鐫蓮花，



大盧舍那像龕左壁神王像

環配五飛天，美妙無匹，蓋亦初唐佳構也。

凡伊闕造像之可觀者，略盡于此。又葉昌熾「語石」載：「龍門杜法力三刻，一爲五道將軍等像，一爲天曹地府牛頭獄卒等像，一爲閻婆王南斗北辰像；三刻相連，皆無年月，此猶吳道子畫地獄變，爲後來繪塐之濫觴」。雖未及見，以其有歷遠昔，因附于此，藝林之士，如好而訪之，或猶能見。

考鑿窟造像，固以紀功德，亦以作禪居，故通名之爲石窟寺，最當。其制發源于印度，自印度傳入西域，由西域傳入中國。其在中國，最早者爲前秦苻堅建元二年，樂傳沙門在燉煌鳴沙山所營之莫高窟；次爲北涼沮渠蒙遜于義和年間所營涼州石窟，次爲北魏和平初年曇曜所營雲崗五窟，再次爲伊闕；其間脈絡相承，皆有文獻可徵。惟涼州石窟，自唐以後，便無人道及，至今存否，成爲一謎，研究佛教藝術發展史者，皆惜爲「失去之一環」，引爲憾事。伊闕之與雲崗，淵源最爲深厚，謂伊闕元魏諸作皆規撫雲崗，殊不爲過。然細察伊闕元魏造像，大抵面輪較長，目作纖月，姿度溫雅，已將雲崗之生辣氣味，淨化至端麗柔順；蓋洛陽久浴中原文化，據新奇之雲崗雕像，剪裁融和以達于盡美盡善，亦風格發展上之必然現象也。東魏造像，以安陽寶山道憑法師所造之大留聖窟爲著，北齊造像，以太原天龍山爲多，北周造像，聚于天水之麥積崖，隋代造像，亦集于安陽寶山，而遠近馳名之大住聖窟，卽隋開皇九年靈裕法師所造也；其在伊闕，都無巨創，茲不具論。唐自貞觀以迄開元，造像精華，實萃于伊闕。貞觀十九年，玄奘東歸，携來「中天竺佛像五六軀」；後三年，唐使王玄策亦自印度回，其隨行巧匠宋法智，曾摹寫摩揭陀佛跡暨菩提樹伽藍彌勒像，賫之而返；其時印度造像技術，益臻成熟，傳來儀樣，影響必烈。故唐代造像藝術，淩駕前代，凡所製作，益着重于線條之配合與展佈，于輪廓以內，加以精縷，于形似之中，求其逼肖。今考伊闕初唐諸巨構，像貌皆柔和圓滿，肩背弧度，益臻妥貼，衣褶邊綴，流麗纖巧，舉凡畫所不到者，能假斧鑿而或肖之，藝風至此，直放異彩。宋南渡以前，佞佛亦繁，而禪宗獨盛，其法以定坐靜慮參禪修養爲主，故像設不重，况又當塑像盛行之後，凡有所作，輒以泥塑，故磨崖琢石之作，僅四川富順大足北山一地，獨擅盛名；其在伊闕，殊不多覯。中州金石記曾載：「龍門宋元豐元年常景爲哀男淸孫造像記」，則其僅見者也；此猶餘波所及，偶現輕漚，在勢固已微矣。

自伊闕上溯伊水，四十里而遙，至崖口山，爲伏牛山支脈，翼崖深高，壁立若闕，土人謂之「假龍門」，俗傳潘洪以叢鏑射殺楊七郎于此。以志考之，則「水經注」所謂「古三塗山」也。曩余過此，風雪載途，徑滅人踪，征騎傷跡，幾至坐困，故歷數載，記憶猶新，聊筆于此，以誌鴻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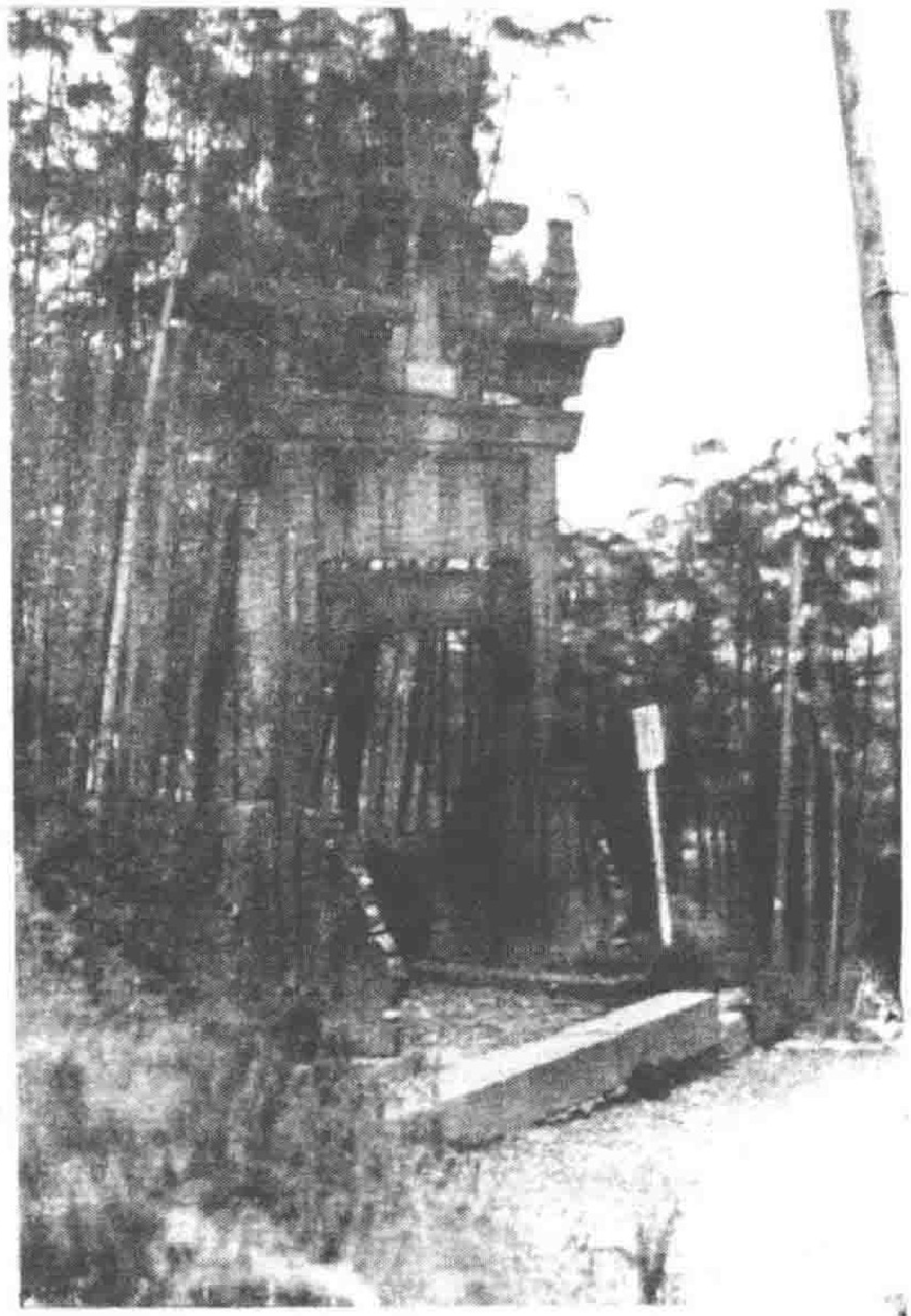


大盧舍那像龕左夾侍菩薩

莫干山的夏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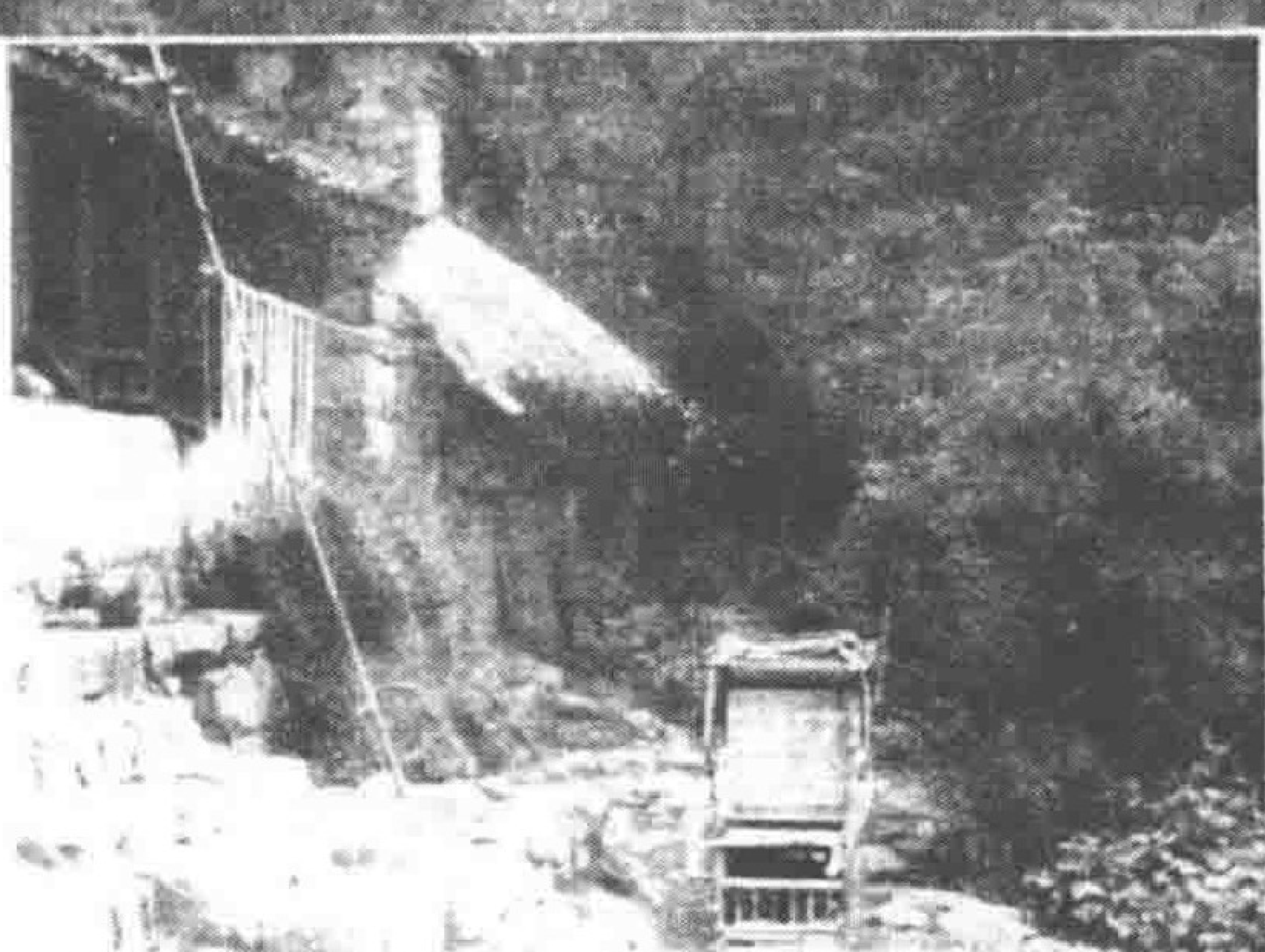
莫干山遍山皆竹，四時蒼翠，游客行竹林中，俯仰一碧，有綠天



游莫干山者乘筍輿循老路登山，至牌坊爲途程之一半，必於此稍作休息。



莫干山消夏別墅，隨山勢高下建築，紅綠相間，美麗無比，左圖爲金家山之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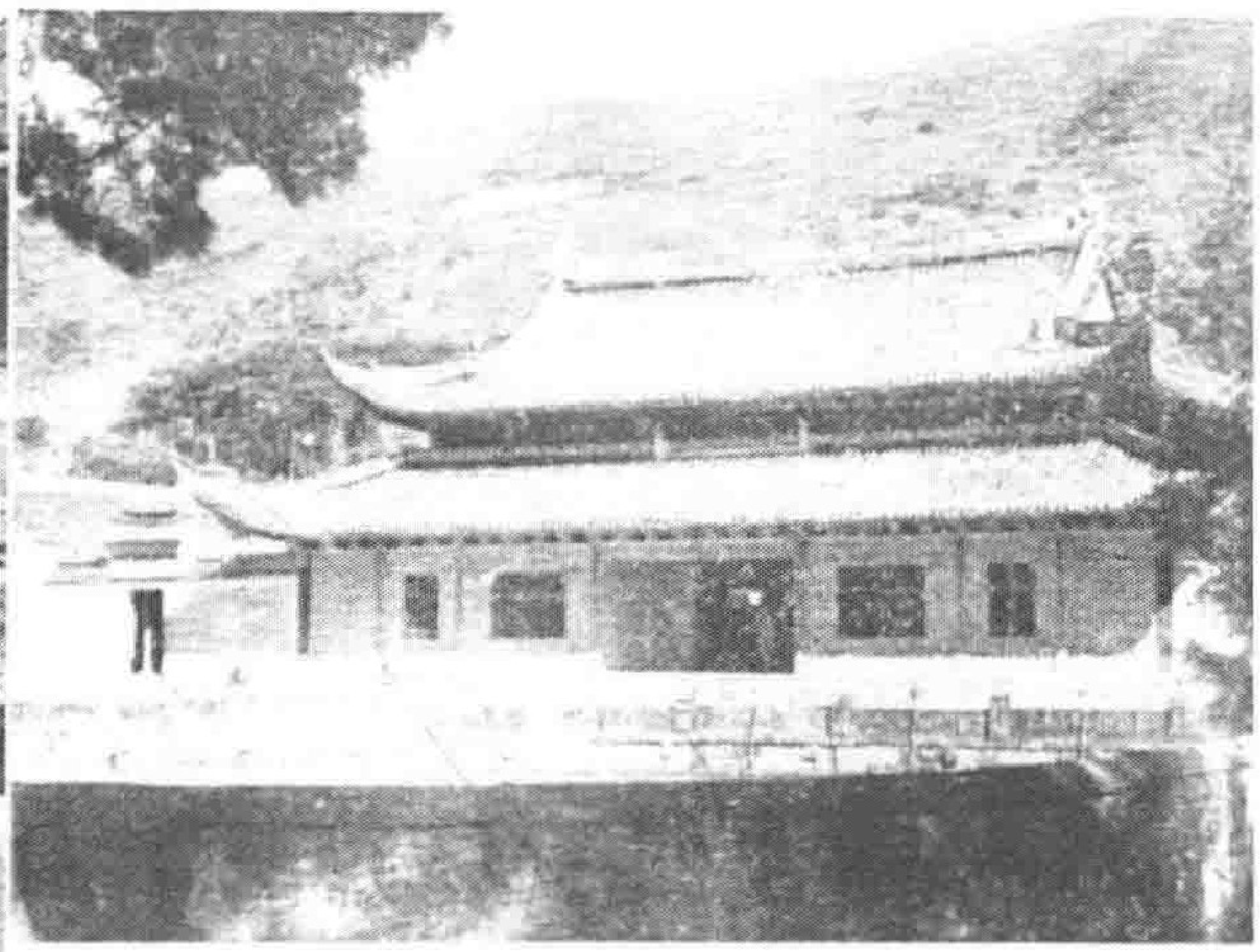
莫干山左近有天池山，風景之美，不殊莫干，夏令游客，紛往其地覽勝。



今年山中游人突多，西人多御浴衣閒行街市間。圖爲蔭山市集。

天童育王訪勝

育王寺天王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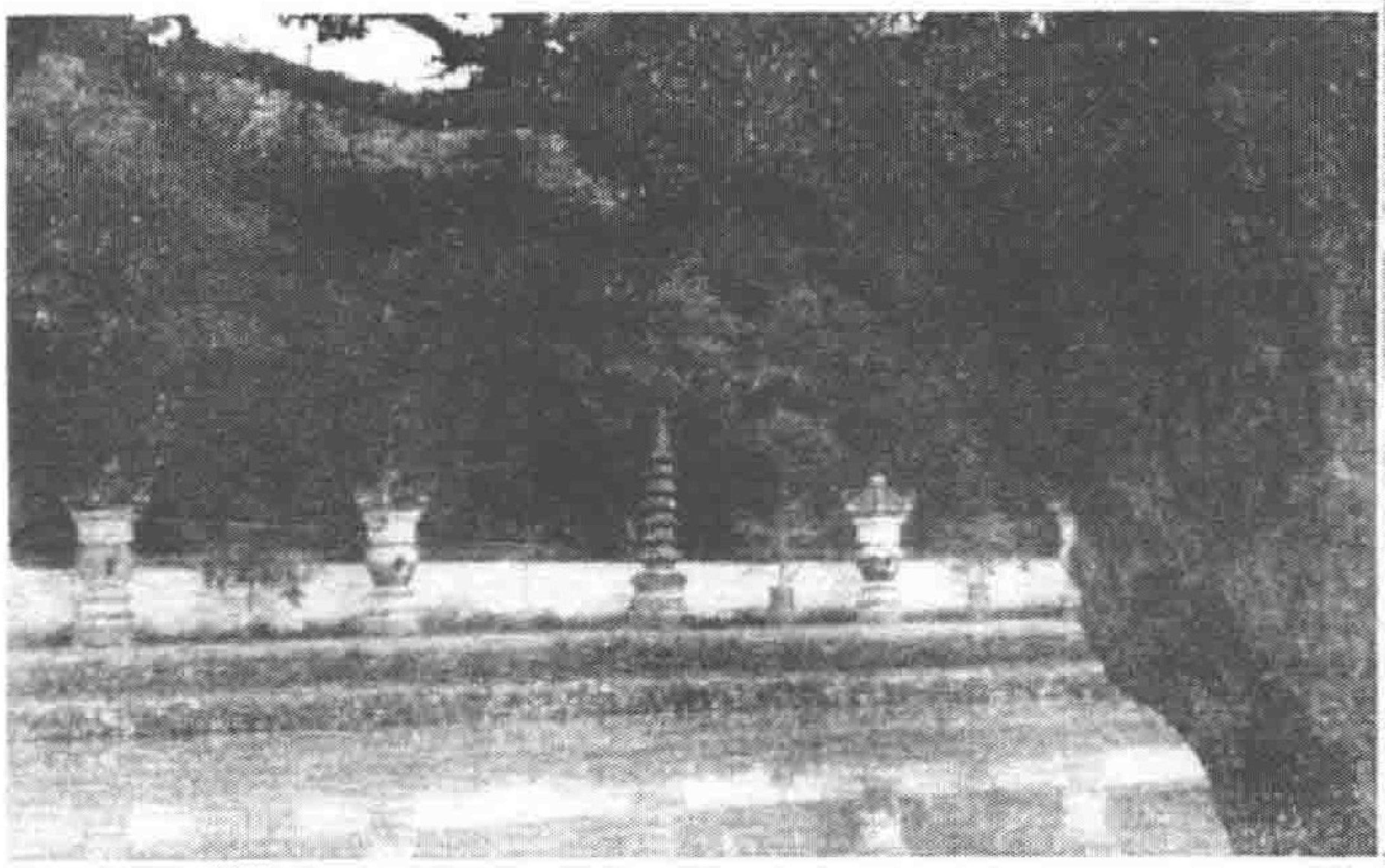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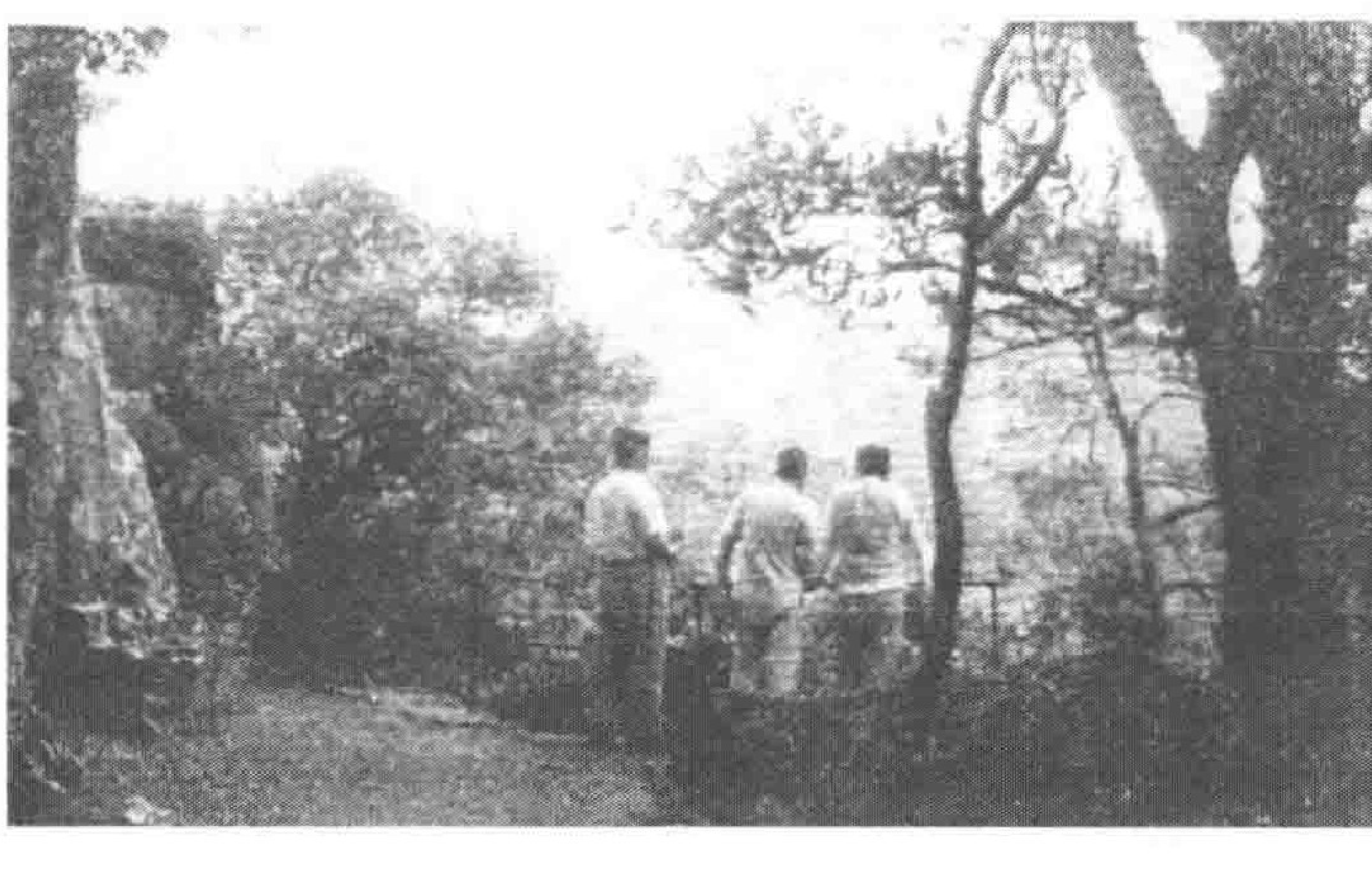
橫河鎮風光

小白嶺巔的五佛塔



天童寺前佛幢佛塔





玲瓏岩盤陀石遠眺

中國人看紐約

——紀念紐約市五十週年大典

宋元濯

摩登時代

今年六月十二日，正是紐約市五十週年紀念大典，舉行盛大遊行，紐約市五十年來的進步經過，都用各種展覽方式，在遊行中活動的表演了出來，給人以鮮明的啓示：物質進化眞是迅速驚人！

五十年前的紐約，還是大部用馬車交通，即飛機的發明，迄今也不過四十餘年，已經進步到大至美國最近可載百八十人的海軍運輸機，快至將與聲音速度相等的噴氣飛機（Jet）精巧便利至直昇及兩用的小飛機，我們敢不敢想像再有五十年後的世界是什麼樣？

無綫電本已神奇，可能有很多人對收音機放出全世界的聲音，還在暗暗叫絕的時候，不會想到今日美國電視（Television）已經代收音機而起，市場上收音機價錢已一跌再跌，因爲也只消花一百多元就可買一架電視機，人在家中坐，旋開機鈕，就可看到聽到當日遠地發生的情景，有聲有色，歷歷目前，不是更眞切更好麼？

我們本來算是已經有相當科學常識，同時也見過不少新奇事物的人，乍來美國，才覺得這機器世界，有些像魔術表演來到紐約，更形同鄉下佬進城，所謂劉佬佬進大觀園，情形也許比我的現在還好！譬如一進車站第一奇怪的就是兩扇玻璃門，會自動地忽開忽閉，忙個不了，四望並無任何人控制，仔細留心，才注意到門邊的兩個電眼，閃閃有光，才幌然悟到這是利用光電的原理，電眼看見人影走來，電流遮斷，時斷時續，因此門會自開自閉起來。

我們從前所讀到過的物理化學原理，都已被美國人應用到日常生活的各種場合，所以隨處是奇妙的機器，人力已經節省到最低限度，譬如電車或公共汽車，開車、賣票、找錢，開門關門都只是一個人，他穩坐不動，只要操縱機械就行了，還處理得悠閒自得一點用不着手忙脚亂呢。

諸如這種小機器，眞是太多了，舉不勝舉，因此無論作美國的家主婦或用人也好，都是方便無比，洗衣有洗衣機，切菜有機器，打掃屋子有眞空除塵器（Vaccum Cleaner），上下樓有自動電梯，室內傢俱都有滑輪，出外買菜，也有滑車，沒有那裏不是利用機械節省人力至亟限的，加以水電的便利，許多機器，都利用電力，只要一按電扭就行，煮飯有自動瓦斯灶，非但不用點火，旋開就燃，也無煤氣走漏發生意外之危險，而且可自動調節溫度，煮肉炖鷄，悉聽尊便，只要將指針撥至一定溫度，下班回家，什麼都熟了，若用壓力蒸氣鍋（Pressure Cooker），則無論老牛肉也罷，只消一刻鐘就煮得透爛，其他即洗鍋刷碗，化學藥料，驅油去垢，都迅捷無比，便利非常，因此也便宜了我們中國學生，來美後多半自己作飯，非但經濟實惠，實在又方便又乾淨，否則如像中國燒煤燒炭的辦法，根本沒法自己作飯了。

除了這些日用機械之外，他如電話，郵政，管理設計，服務都亟盡人類的智慧，譬如到處都有公用電話，投入五分錢，就可掛上通話，如未叫到或撥錯號碼，錢會自動退回，準確無誤，寄大量郵件，可以投入機器，自動打戳，買郵票用機器，糖菓，花生米都是由機器控制，根本無人管，放錢進去，東西自會跳出，這種又叫作『吃角子老虎』的小機器，到處都設的有，等於無數的小攤販，專門搜集你口袋裏的零錢的。

凡此都不過是小玩藝，是機械的子孫而已，眞正的大工廠如飛機汽車廠，自然很難有機會參觀，當你看到一邊是鍊鋼鍊鐵，一邊就吐出一輛輛新式的汽車來時，我相信你更會爲之驚奇不止的！像美國這樣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如果不靠這些自動的工作機，如何能有這樣龐大的生產力？

資本家如何貪求無厭且不去管他，但因爲有這種競爭圖利的思想才引起精益求精，日新月異的改良，新的發明，不斷出來，『好了還要好』，這正是現代發明家的精神，美國人在這方面所表現的精神頂顯著亦頂可佩服！

前面說過，紐約市成立不過五十年，到今年已經進步到如此程度，假設再有五十年，正如卓別林所諷刺的『摩登時代』一樣，機械的利用還要更奇妙，人類的生活還要更方便——但是，我看了紐約的五十大慶之後，感到我們國家的平均水準，還遠不如人家五十年前的情形，再等到五十年後，我們如仍不爭氣上進，則相差豈止百年？正如賽跑一樣，被人越扔越遠了！所謂迎頭趕上，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話，科學進步是一步一步的來的，試問追還追不到，怎麼『迎頭』趕？

生活片段

凡初到美國來的東方人，耳聞目見，自然



新式的旅行裝

有很多感觸，除了機器的奇妙，物質的便利外，日常生活當中，還有兩件事值得一提，一是紙的用途的廣泛，一是喝冷水的習慣。

先說紙，本來就是工業製品，在中國仍然以白報紙為進口大宗，到處鬧着紙慌，連文化事業都供給不上，誰還敢隨便糟塌紙張，但在美國，不但因為工業發達，各種紙類大宗生產，而且如前面所說，在美國人以『消耗增進生產』的原則下，還惟恐你消耗的不多呢！

紙的用途的廣，眞是出乎我們的意外！大而至於紙作的房屋牆壁，紙的天棚，紙作的地毯，窗帘，大大小小的紙箱，紙匣，全用各式紙作成，輕便而且堅固，吃飯用紙盤，紙碗，喝水用紙杯，用過一次就丟掉，清潔衛生，揩手用紙巾，小孩用紙的尿布，那麼潔白，輕輭，還壓滿圖案花紋，大方美觀，主要的還是衛生便利，用過就丟掉，用布的既然成本貴，還要費工夫去洗，用過了的又沒有人喜歡再用。

紙的東西，因為一用過就丟掉，那麼，你可想像到消耗多少？單是每天的報紙，數量就可驚人，美國最便宜的東西就是報紙，每天出版五六十大張，文圖並茂，每份只兩分到五分錢，每逢週末，更加出畫報雜誌，厚厚的一大疊，彩色圖片，非常精美，分量太多，即隨便翻翻標題，看看大字，也要很多時間，所以公園廢紙簍類，總是滿滿的整份報紙，還有一點特別的就是美國人總是活在時代的前頭，明天的報紙，今晚九時左右就出來了，實際上就等於中國的晚報，但日子却印作明天，今天看的是明天的報紙，其他雜誌期刊，也多半是本月份預定下月份的，一九三八年的六月，福特公司已經在展覽一九四九年式的汽車了！商人固然敏感，以此號召生意，但美國人喜歡的是摩登，不但要趕上時代，簡直是超過時代！

第二件生活瑣事，就是吃冷水的習慣。我們在國內因為疾病流行，總還記得『吃了冷水要肚痛』，所以養成了吃開水的習慣！但到美國來，想吃開水則困難了，既沒有茶館，也很少其他地方有開水供應！相反的到處是冰水，無論冬夏，一律是冰得牙痛的冷水，吃不吃隨你了，因為美國的公用事業進步，所有自來水一律可飲，如果渴了，打開自來水龍頭就可喝，絕無問題，記得還有不少初來時在舊金山上岸鬧笑話的，住在旅館裏沒有開水吃，渴了一天，忍不住問僕歐要開水來，僕歐倒作難到那裏去弄開水，問客人作什麼用，回答是要水吃，僕歐講屋內有自來水可吃，儘管喝下去無妨，從此才恍然大悟，也再不要找開水吃了。

成天喝冰水，而且要喝冷水，輪船火車站或公園倒處都有冰水自由取用，反正渴了見有自來水打開就喝，絕不妨事，初來的東方人，在大雪天喝冰水總還有些不慣，日子久了，才曉得冰水的好處，有開水也不敢再吃了！前面講過，無論冬天多冷，室內溫度總是很暖，越是冷天，屋內越是悶熱，只要穿一件襯衫，心裏很燒，這時吃一杯冰水下肚，正好涼悠悠地清涼解渴，如果喝一杯開水下去，管保你滿頭大汗！因此在美國，冰淇淋總是終年不斷，冰汽水與可口可樂，也是冬夏一律，連吃飯也是生冷飲食居多，在這樣溫暖的房裏，我們也曾嘗試過吃中國飯，熱氣騰騰，吃得每人滿頭大汗，很不舒服。

環境的不同，生活習慣也因之迥異，日子久了，自會慢慢習慣了，所以在美國只有家家有冰箱，却從未見過人家有熱水瓶，也根本不見市上有暖水瓶出售。

冰是寶貝，美國人離了冰就不能生活，他們吃的是牛奶牛油，身體強健，所以根本不大怕冷，試看大雪天裏，外國孩子，仍然光着腿幹，衣服穿的也並不厚，臉色是那麼紅潤！如果說身體就是機器，那麼他們的機器是用牛奶牛油做燃料，溫度很高，澆上一杯冰水，正好退熱，所以直到現在，我雖已吃慣了冰水，但當看見外國朋友，把一杯冷得牙痛的冰水，總是一口氣倒進肚裏時，總覺得外國鬼子眞像兇猛的野獸！

妖艷的女人

西方女人，生來本已夠美，金黃的頭髮，白皙的皮膚，深深的眼眸，長長的睫毛，加上活潑的風度，合式的服裝，比起呆板柔弱的東方美人，似乎已可愛的多了，又何必多說？

六〇—二五〇

但是，事實上，還很有文章可寫：——

原來美國今日既是世界上頂富的國家，眞個物阜民豐，歌舞昇平，中國自古有道：『衣食足而後禮樂興』。他（她）們豐衣足食，得錢如此容易，天生性格豪爽痛快，更是物質享受的能手，無憂無愁，自然想到如何收拾打扮，美化生活！愛美固是人的天性，『那個女孩子又不喜歡漂亮，但是化裝收拾，便要費錢』，中國一班人既爲生活困頓，整日油鹽茶米都弄不清，焦頭爛額，活着已經多餘，還講什麼修飾？卽就有此力量，也無此心情，大多數人都過日艱難，你如果整天口紅胭脂，豈不要被人駡死？

因此，只有今日美國人，他們是天之驕子，尤其美國女人，她們才花得起本錢，瘋狂地講究化裝！



美國婦女今年秋季新裝線條單純

當我們未來美國前，時見報載美國女人每年用多少噸口紅或香水，數目總是龐大得驚人！及至抵美之後，才信所傳不虛！概括的說，美國女人，由十三四歲的女孩起，至七八十歲的老太太止，出門沒有不打口紅的，年青的女人，不打口紅的，簡直是絕無僅有，例外的例外！

且不必說那些出進交際場所，盛裝赴會的女人，如何從頭至脚，收拾得天仙一樣，縱然是平日在街上，公共汽車裏，地道車裏所遇見的絕大多數女人！舉目皆是，紅紅的嘴唇，粉白的面孔，少爲講究的，是修整的蛾眉，深色的眼眶，上翻的睫毛，整個人工改造的面孔，挨得近些看，直就是畫家的手筆！全不像是一個自然的人！

香味更是十足，外國人特有的狐臭味，也因大量的香粉味，混合成另一種刺人鼻孔的濃烈氣息！

至於服飾，不用說那些袒胸露背，像喚禮服式的只裹着乳頭顯露出乳綫的奇裝異服，且不說它如何有傷風化，確是非常富於誘惑的！

美國人的性情喜歡明白痛快，作事更來得澈底，資本主義的國家，更是競爭生存的世界，人皆好奇，女人們的賽美訣竅，便是『出奇制勝』。所以你且看她們的花樣吧！眞是無奇不有！有些連看的人都覺得有些不好意思的服裝打扮，當事人却是那麼毫不難爲情！你除了認自己『少見多怪』之外，又怎能奈何得她？說不好聽些是臉皮厚，好聽些是態度大方，正因爲你以爲她來得怪，特別看她兩眼，她會自鳴得意！如果凑得近些稱賛上她一聲美麗，她更會報之以微笑，嬌聲的謝謝你，某種場合，她更會擠眉弄眼，點頭聳肩，那麼，你也切莫誤會，外國人慣於表情，聳聳肩是她們的習慣，做鬼臉是平常打招呼的表示！

年青的女人，銳意打扮無可厚非，頂敎我們看不慣的，就是那些七八十歲的老太婆了：她們每逢出門，不但也口紅胭脂地塗得又厚又重，服裝的鮮艷，更是比起年青少女有過無不及，至於外國女人們一班習慣戴的帽子，在老太婆們更是特別出色，爭奇鬥艷，往往看到白髮如銀的頭上，戴着滿是鮮花的漂亮帽子，似乎越是年紀大，越穿戴得鮮艷，這也許有着心理學上的根據，以此來『補償』她們已逝的容光，因爲如果是眞正年青的少女，她們有的是自然的青春美，倒用不着份外的打扮，所以除了中年婦人，外國的年青姑娘，一班並不戴帽。

因爲生活的優裕，她（他）們不但有閒情逸緻來化裝，而且有的是充足的本錢，衣服固然左一套右一套，車站、碼頭、商店、學校，到處都裝有各式的鏡子，便利她們對鏡攬容，所以隨時隨地，你可看見她們塗脂抹粉，高跟鞋已經發展到脚尖直立，玻璃絲襪，若有還無，顯出塗紅的脚趾及除毛的粉腿，緊束的腰部，加上突起的乳峯，美國女人的那種妖艷，簡直敎人又喜又怕！喜的是她們的嬌美，怕的是她們的妖冶！

人人都化裝，因此如果不加修飾，反而看起來粗野無禮，如果你與見一個女人，她一點不塗脂抹粉，就來接見客人，你也會覺得她很無禮貌，遇此情形，她會自己請你原諒，就好像在中國人的蓬頭垢面，沒有洗臉來見客一樣，人人如此，風尙所趨，出門時換衣服化裝成了照例工



加拿大所製豪華的紫貂大衣

作，女人塗唇膏與男人剃鬍鬚一樣是每天起身後的第一要事！

女人如此，男人也不能例外，固然不是搽粉，但每天剃鬚及修面，是必修課，總要弄得光潔整齊，連兩鬢也要剃得一綫齊，在中國譬如說幾天不剃面有什麼關係，在美國這情形就會像不洗臉一樣，非但沒有禮貌，別人也認為你還像伙懶惰齷齪，甚至不喜與之為伍！

如果說，文明進步，就是生活方面不必需的事情亟漸增加，這話也一點不錯，像美國人的這種注意修飾，講究服裝，還不是因為生活優裕的結果？不說中國人正在饑餓綫上掙扎，離題太遠，就連目前的大英帝國臣民，也已無力顧及，不久前一位美國的女明星訪問英國歸來，向記者發表英倫印象，她說給她印象最壞的是：第一英國工人營養不良，每天作工到上午十一時就沒有氣力，第二是因為缺乏刀片，男子們多半留着鬍根，很覺刺眼。

凡事只怕比較，在今日養尊處優的美國女人們看來沒有口紅、胭脂與指甲油的地方，簡直就像沒有開化！金元世界的精神，在美國女人的身上，可以說表現無遺了！

美國人生來金髮、碧眼，加上粉黛胭脂，色色俱全，再加上服飾的鮮艷，五顏六色，整個世界是被她們點綴得漂亮不少，眞所謂花花世界，像是五彩電影一般的瑰麗，若論中國，人既面黃肌瘦，裝扮衣着也多取深色，把一個本已古老的民族，裝扮得更老氣橫秋，沒有一點青年氣。年青人以少年老成為貴，女人們年過卅，就自命老婦，連淺色的衣服都不再穿？遑論其他？記得我們由國內來時，都作了不少藏青西裝，來此後看見除了作禮服外，即年老人也少穿這樣深色的西裝，領帶更來得花團錦簇，一切都是有顏色的多，所以本來的年青的民族，更到處蓬勃着青春朝氣，熱烈美麗。

如果說美國的女人鮮艷得就像一張着色照片，那麼，中國女人只是一張灰暗的黑白照相，如其美國的世界是一部五彩電影，中國的情形便像一部無聲的黑白影片，美國，名屬其實，是一個有顏色的國家！

房東太太

講起海外生活，對於房東太太不能不特寫一章，這個題目，正好是一部小說的材料，『房東女兒』的故事不常是留學生風流佳話的來源嗎？

閒話不用多提，且說這房東太太，如何會與人以如此其深的印象，自然是不無原因，凡是工業化的國家，個人主義特別發達，小家庭制更是這種社會的特徵，人的流動性增大，所以像中國五世同堂的大家庭非但對他們是奇聞，連自己有自己的家園房莊的『世家』，在外國也很少，頂多的是男女成年，結婚之後，馬上與父母分居，另組小家庭，找一個出租房屋 Apartment House，便立刻成一單位，適應需要，這種 Apart-meut House 就越來越多，專門將房子出賃，所以房東太太，也自然一天天多起來了。

以上是講，美國人也多是賃房子住的。

至於外國留學生，因為一則美國各大學（尤其研究生，所謂 Post-Graduate Student）學校多不備宿舍，（即有也是與外面房子一樣出租，價錢也一點不便宜）所以學生子自然得住在外面，尤其中國學生一則為了省錢，二則為了想自己作點可口的東西吃，總是找外面那種房東太太，好講話，且有煮東西機會（Cooking Privilge）的地方住，這一來與房東太太起交涉的機會就更多。

所謂生活也者，衣食住行而已，穿自己的衣服，吃飯縱可到中國飯館去吃，只有這住，中國人沒有自己的公寓房子，就非租外國人的房子不可，既住人房子，朝夕相處，所以這房東太太，也就是中國學生到美國後第一個密切接觸的外國人。

在美中國學生彼此見面，問起生活情形，第一也就談起各人的房東如何如何！尤其是房東『老太婆』，外國人的脾氣與我們本來不同，女

人，尤其「老太太」，簡直就更怪得不可開交！各人的怪法縱有不同，但主要的一點就是囉嗦小氣。

譬如在紐約，因爲人口密集，找房子本來困難，直到現在，種族的偏見沒有消除，中國人還受着岐視，有些美國人根本不大願意租房給我們，明明看着門口有出租的招貼而且寫着有空屋(Vacant Rooms)，你按門鈴，出來的人看你是中國人，搖搖頭就把門關起，這種情形，頂教人生氣，這也不過是國家不行，在外面受的刺激的一種而已！再憑良心說一句話，高貴的第宅，留學生還眞住不起，自己識相，也不必去問津！即住了進去，要自己作飯，今天燒魚，明天燒肉，房東也會不高興的。與中國人還和得來，遇事通融的，往往是那些來自歐州，加入美籍未久的美國人。

資本主義的世界，就是唯利是圖，所謂「兩塊錢比一塊錢好」，正說明了今日的美國，他們越是有錢，却越是一分錢都看到眼裏！尤其那種生意經的算盤，打得更緊，縱然他高興了可以捐出三千二千慈善費，可是算起細賬來，少一分錢都不行。

中國人一向講究情面，不重小錢，這種精神與外國人正好相反，這也是與房東太太不和的地方，譬如說打一次電話，五分錢，講得時間久了，她會老實不客氣問你要一角錢，燒飯每週就得給她水及Gas費，水電這樣便宜的地方，但如果你要用收音機，她會每週另要你五毛錢，這且不算，而進進出出，追牢你要出門關燈，習慣固然是很好，但那番囉嗦勁兒，有時不免令人討厭的，而且外國人本來無情無義，翻臉不認人，更是常有的事！

這些房東老太婆，多是孤寡老婆，也有從未結婚的老處女，那更是怪上加怪！有時對你好起來了，又會讚不絕口，「Darling」長「Darling」短的，以老賣老，把你看得像小孩子一樣！

看看外國的老太婆，有時又覺得她們的可憐，美國人頂快樂的是年青人，盡情歡樂享受，年老人孤單寂寞，既無中國老人的兒孩滿堂，承歡膝下，所以只落得與貓狗爲伍，公園路旁，你長看見外國老公或老婆，牽着小狗，踽踽獨行，你要知道，這完全是孤苦的表現！

這些外國婆子，更有可憫的地方，她們老大年紀，不但仍然勤苦操作，還特別省吃儉用，雖則她每月房租收入有四五百元，銀行存款有幾萬，甚至無兒無女，但她還是那麼守財如命，像我第一次住處的房東，便是一個例子，年已六十，一個人總管四層樓房，擦地板，換床單，樓上樓下，所有房間，自己一人收拾，每月收租三四百元，也不肯找個人幫忙，雖則身體好，但像這樣賣力，又究是爲誰辛苦爲誰忙？

因此當你看見美國報紙上：「某某老太太，×日去世，留下遺產二萬五千元現欵及……與她的一支愛貓××」這種消息時，你也不覺得太奇怪，這種例子正多着呢。

這也就是美國！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二日

紐約市五十週年大慶日寫於紐約。

提倡眞實高尚國貨
合記教育用品社
介紹歐美名廠出品
學校文具
教育用品
紙張簿冊
体育用品
歡迎批購
總社 上海河南中路一八一—一九〇號 電話一五八一八號
上海門市部 河南中路一八五號 電話九七八〇〇號
南京分社 南京太平路一四五號 電話二三六九四轉
香港分社 香港雲咸街四〇號 電話二〇二八八號

憑弔諾曼地

伍墨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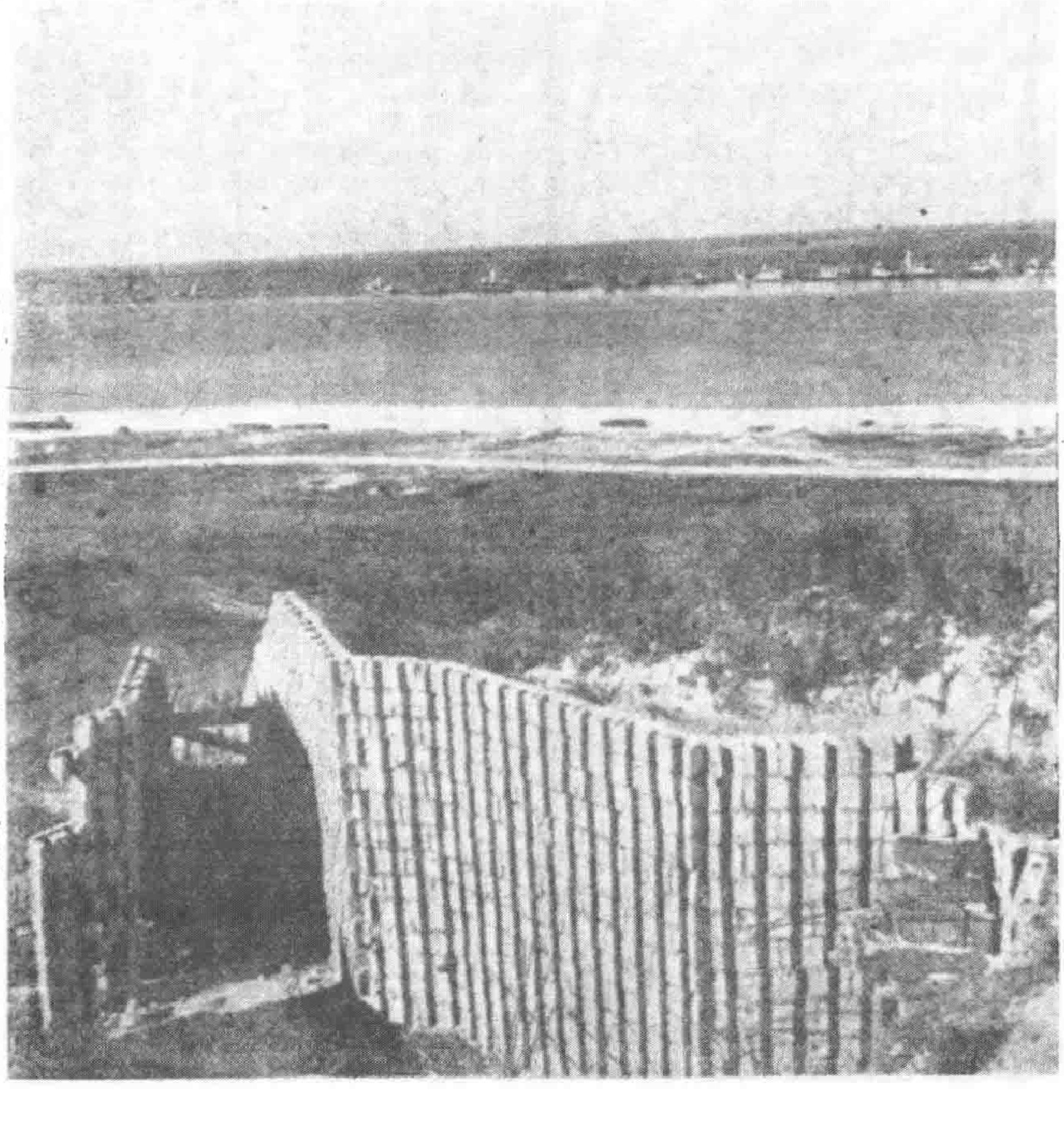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侵晨剛過子夜不久，距諾曼地海岸不數哩的阿佛朗欧（Avranches）小鎭中，人民已大多進入夢鄉，但是一位尼伐特小姐却輾轉不能成寐，她從窗中向黝黑多雲的天空再度探視一下；附近的聖裘伐敎堂上的鐘聲在報告着時間，但是這平時嘹亮的鐘聲，在空中軋軋的機聲下幾乎不能聽到。

在另一個小鎭中，一個名叫福依爾的十三歲男孩凝神傾聽着遠處清脆的步槍射擊聲，他心想大約德國軍隊又在舉行夜戰演習了。他摸摸身旁的一支步槍，這是隔天父親送給他作爲生日禮物的，他自己忖度着道：「也許有一天我要用這支槍呢。」

在又一個諾曼第小鎭邁喇格里上空怒吼着的運輸機中，一個降落傘兵緊張地等待着，只聽見上峯叫「開始」，便向那扇活門看了一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向黯黑的空中跳下去。那降落傘在空中如花瓣似地漸漸張開，一分鐘後他已觸着了法國的陸地。這是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的侵晨二時，聯軍向歐陸的進攻終於開始了。

五十萬左右的大軍在這天侵晨自天空降陸，以及自英倫海峽向長達六十哩的諾曼地海岸線進攻。美國軍隊集中於聖勞侖和邁喇格里附近的兩塊沙灘，英國與加拿大的軍隊則在較東的另外兩處登陸。數不清的登陸小舟在軍艦飛機的炮火掩護下如一羣蝗蜂似地在波濤洶湧的海峽中向岸邊推進，在它們前面的掃雷艇緊張地工作着，廓清出一條大道。初步的轟擊剛停止，岸邊的登陸艇已卸下了千萬個兵士。不到二十四小時後，難以發音的法國地名都換上了新名字，聖勞侖成了俄馬哈海灘（Omaha Beach），邁喇格里則成了烏太海灘（Utah Beach）。直到今日，諾曼第的人民仍舊在沿用這些名字。

整整四年後的今日，俄馬哈和烏太海灘猶如圖畫上的一片靜靜的大空地。碩長的沙灘上散佈着登陸艇的殘骸，猶如已生根長在這裏的紀念物。當時用來供給車輛登陸的鋼版在沙灘中蜿蜒着，忽隱忽現。岸邊上還點綴着銹壞的坦克車，車上寫着的「喂，小姐，喂；巴黎！」等稱呼，已在日曬雨淋後剝蝕了，但猶依稀可辨。離海岸不遠有無數沉沒的船隻，其軀殼綿延着連成一線，原來是昔日的進攻船隻，故意鑿沉來作爲供應船的破浪堤之用的。間或可以見到一二般白色小舟在岸邊和這些船隻的殘骸間悠閒地航行着。孩子們在岸邊戲嬉，或玩弄着德軍遺棄的大砲，或在腐蝕的坦克車和船隻軀殼上爬行。每當星期三及星期日，若天氣晴朗，在烏太海灘上還可以見到附近的聖薩浮精神病院中的病人閒坐着休息，或在護士的監視下捲起了褲腿在水中撈海蛤。有時則有美國人們到海岸邊來，希望見到他們自知不能見到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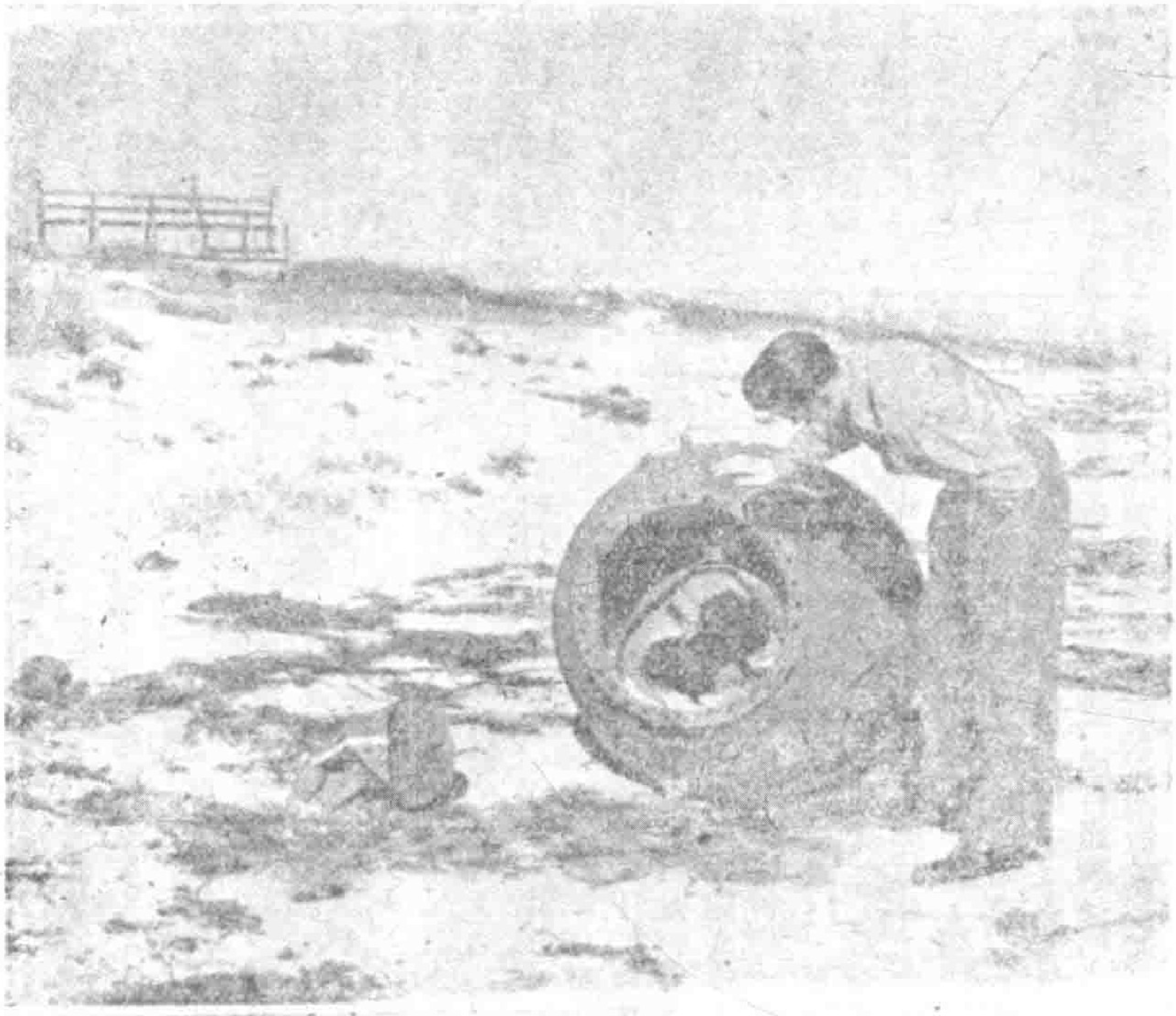


自破燬的德軍堡壘望俄馬哈海灘，遠處是沉沒的船隻。

行過海灘，再經過後面的岩石峭壁和那些猪

痍滿目的納粹防舍後，便見到諾曼第的狹隘而多塵的小路，茅草屋頂的農舍，和濃密的綠色矮樹。附近便是聖勞侖和邁喇格里的兩個美軍軍人公墓。這兩個公墓修理得極整潔，裏面長眠着萬餘名登陸初期陣亡的兵士。墓穴上規定祇准放鮮花，因此許多前去憑弔的法國人民所帶去的玻璃花和玻璃十字架祇能另外特闢一塊土地來安放。不少墓穴上都有一顆星，有人以為是代表將官，後來才知道是「大衛之星」，下面葬的是猶太教的兵士。還有一個特殊的墓穴上面沒有十字架而有一個新月，原來是一個回教兵士。公墓附近依舊具有典型的美國式的忙碌氣氛，吉普車常在田野間奔馳着，因為這裏猶有一部份美國兵住着處理墓地的事。

這兩區內所遺留着的炸彈砲彈等已屢次清除過，（尤以烏太海灘一帶為甚，那裏幾乎將恢復昔日的舊觀，但遊客們反大多趨往俄馬哈海灘，因為他們的目的大都是憑弔）但是許多農民仍認為草原上太危險，不敢將他們寶貴的畜類放到草原上來吃草。有些農田中仍有飛機的殘骸及其他銹鐵。道路上塵埃甚大，祇有路旁的路牌仍很潔整地矗立着，上面寫着「華克路——為紀念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作戰陣亡之華克上尉而立。」自聖勞侖到海邊峭壁處有一條狹隘多草的羊腸小道，兩旁有白色的緞帶為記，表示這條路旁的地雷已徹底清除過，決無危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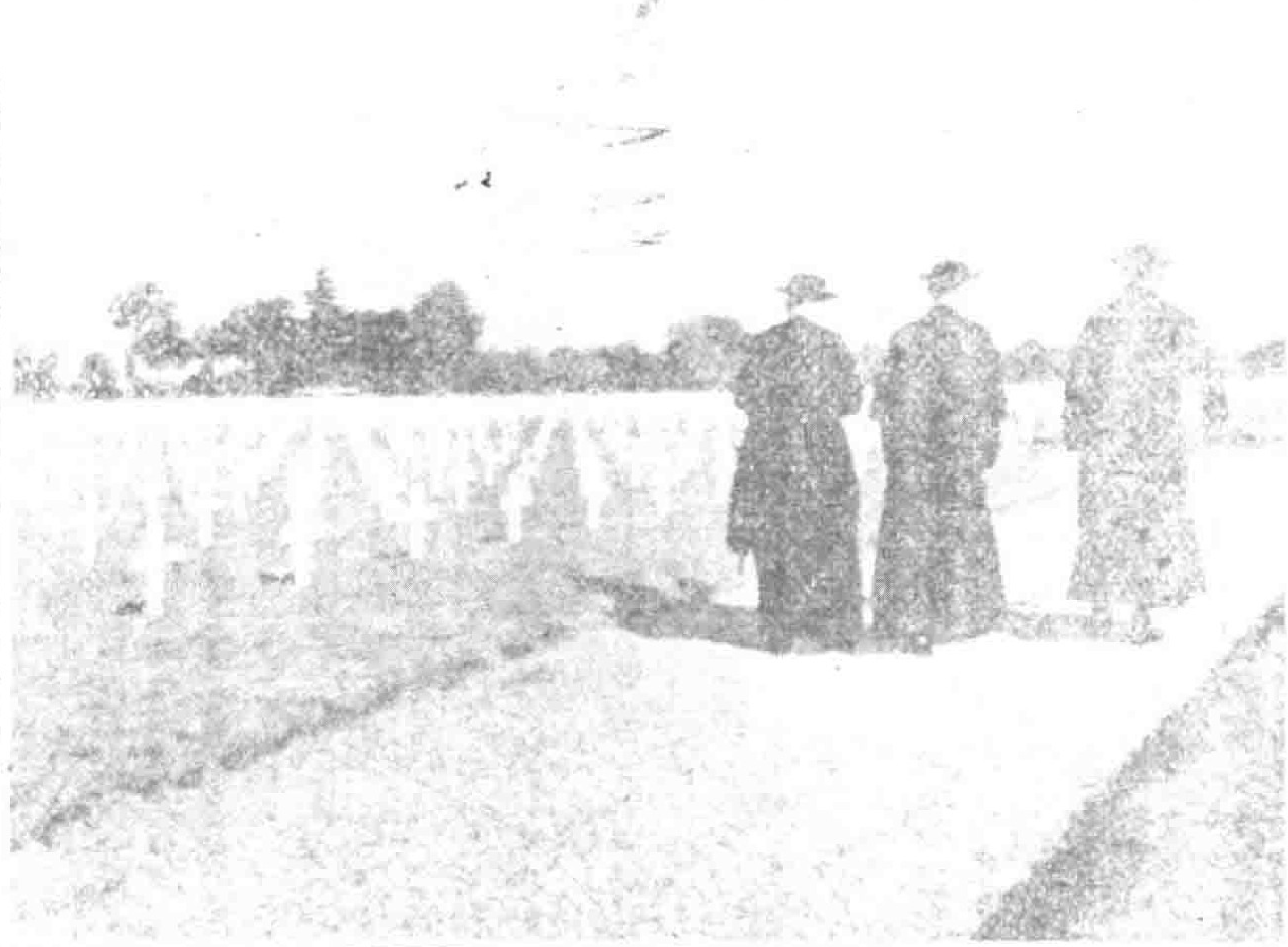




「上圖」烏太海灘上的水雷殘殼　「下圖」阿佛朗歇鎮中道旁的磚石已都堆置好，準備另築新屋。

飽受戰禍洗禮的諾曼第鄉村中，戰爭的瘡痍及遺跡已在迅速消失中。善於經營的法國人車去了大量的廢金屬，田野中和矮樹叢中的戰爭遺蹟都已清除一空。長長的綠草蓋住了炸彈及砲彈造成的巨窟，牆上受機槍掃射過的創痕亦已油刷一新，敗壞不堪的屋子都被拆毀，利用這些磚瓦來另起新屋。離海岸不遠的阿佛朗歇受損最重，在聯軍進攻時曾不斷遭受轟炸，人民都睡在田野中。聯軍佔領後，當地又受德機的轟炸，因此鎮中最老的一個區域內祇有唯一的一間屋子未受轟燬。雖然遭遇了若許破壞，他們又已恢復了愉快的生活。鎮上的空氣極為歡洽，每星期六早晨舉行的市集仍熙來攘往，旅館中亦已開始招待遊客，唯一的不便，就是住屋不敷而已。

若是你獨自前往諾曼第海灘的話，那末除了種種遺跡外並不能見到什麼。但是若能與那個扭任嚮導的福依爾談一下，便可以聽到傷心斷腸的事。「今年我帶過不少美國人去看海灘，我一看



法國神父巡視邁喇格里的美軍公墓，他們常應死亡兵士家族之請舉行追思禮拜。

便知道他們是來紀念死了的兵士的，因爲我還記得爸爸和媽媽去看我哥哥被德人地雷炸死的地方時那種神情。他們並不問我海灘的情形，我祇能默默地陪着他們四處徘徊，直到他們都疲勞時爲止。然後他們坐在沙灘上或坐在破壞不堪的登陸艇邊上，呆呆地望着澎湃的怒潮，好像見到什麼似的。今年春天便有兩個遊客這樣去坐着望了一整天，直到那汽車夫要回家吃晚飯時，我才不得不走上前去說：『來吧，先生，太太，這是回去的時候了。』」

夜行京杭國道

周鏡泉

八月一日，炎熱的暑天裏，假着天黑的涼風，我和幾個朋友作了一次京杭國道夜行，帶着冒險和好奇。四個鐘頭的行程，鄉村風光給了我們若干快樂，驚惶和趣味，僅記下這次南京到溧陽的一段旅行。

八點一刻，街頭已經熙攘着乘涼的人，一輛小吉普拉着一條尾巴，繞道新街口直向中山門外駛去，陵園大道在飛速的車外旋轉，中山陵在朦朧的夜色裏，車子經過「孝陵衛」，「馬羣」，「麒麟門」：：：兩旁全是人的市場，人的橫陳在涼風中一輛車子向郊外疾行，好多人都投以驚奇的神情。

京畿衛戍之區，有着五六人一羣的警衛壯丁，荷槍實彈，兩里一站，自中山門到湯山，足足有三十隊人，這兒發人深思，似乎意味着地方的「安靖」的問題。

國道戰前原是又寬闊又平坦的全國模範公路，勝利復員後遲遲修復，草草完工，車子開出了湯山，會令人「驚嘆」京杭國道變了樣，像偉壯的丈夫，給戰爭鞭笞得手折足跛，半身瘓癱的狀態了。

要說明車子疾行中，兩旁陰暗的山林田野在眼簾裏留下的印象，最好的譬如是「看電影」，鏡頭由遠而近，你會從一盞燈看到一個簇擁人的小鎮，一個黑黝黝的峯尖，走近來是一座茂密的竹林，「卡末拉」忽而拉，轉過臉來又是推，有時候「轉」或「隱」，有時候却也「進」而漸「明」。光線暗淡淡的在推過這二萬尺「膠片」，有些鏡頭的美妙是異常令人高興，更有，在那冷清的夜間有着各種昆虫的叫聲，韻律和諧，眞是天然悅耳的交響曲，配着一閃一閃像有力振擊的合唱的指揮棍，這是千百隻火螢光交織的光芒。

車過「天王寺」附近，戰前時常發生擄刼的人烟稀少之處，多少有點令人心悸，幸好，車行很快，從我們身旁擦過的三個拿着手電筒的不速之客，似乎對我們莫奈何的看了看，開車的朋友踏緊油門衝了過去。

四個肥壯的白鵝，看着炬亮非但不躲開，牠們反而衝向車輛底下來，沒有聲響，車子的六個輪子從血肉上飛過來，到底是「犧牲過半」或是「全體殉職」雖不得而知，但是這正足以給「妄自誇大」和「玩弄科學」者嚴重的警告。

將到溧陽，已近十二點，車子以每點鐘四十公里的速率前進，一個鄉下種田人混身殷紅，睡在一張紅得發光的竹蓆上，在火紅的燈光裏我們正以爲這是一個可憐的車輛下的犧牲者，然而一聲慘叫，他帶着生命的掙扎的呼號直向路旁滾去，事後，我們不禁哈哈大笑：「好夢中睜開睲眩的眼，他以爲車輛已經滾到了他的身上，所以他不能不爲生命的掙扎。」然而，車輪和他有着長距離，寄語老鄉：和善的人，不用怕！

車到鳳台，我由這兒下來，走回我的家運河岸上，一座孤廟叫「水因庵」，那是伍子胥過昭關，漂母贈飯自沉的地方，現在已經荒圯了，能找出來的祇是李白的一塊碑記，和毀了的「渡濟橋」，以及傾圯的塔基。

到這兒，我給「家」的鄉愁牽住了，匆匆回去，然而心盤上，我仍懷念着：車子再開前去，那兒是太湖之濱，周處斬蛟的長橋，奇突玲瓏的善卷洞，廣廈千萬間的張公洞：：這些名勝古蹟，點綴着美麗的江南平原。

戰亂使河山破碎，戰亂使民生艱苦，這塊土地上塗了不少鮮血，似乎以後還要流，我們不忍想，願上帝給人類和平，早點兒給人們以安樂和幸福。

一九四八、八、二、鄉下茅舍中•

酷熱的菲洲

——旅歐雜記之二

沈 弢

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巳經結束，但是世界的每一角落裏，仍是有着小規模的戰爭，我在星洲，聽到荷印的戰事，到了西貢，又聽到越南的戰爭，每晚還聽到鎗聲和受到一切戰爭時期的限制。

我是打算由西貢搭船去法國的，原因是由星洲去英國的船，都巳定到九月中了，去法國的船更少，但到了西貢以後，就發覺到這裏的「行」更難，我有點後悔不該來此的。

在西貢，像是在戰時的中國內地一樣，乘船搭飛機，都得要經過一個「檢查所」的登記，由這機關作緩急的分配和決定，船公司是根據着「檢查所」的名單售票的。

承駐貢領館沈副領事的相助，我總算得到了最先搭船的優先權，據說沒有優先權的可能等待半年還得不到船票的，這又使我想起戰時在內地旅行的情形來了！

猶有戰時管制

法國郵船公司的霞飛將軍號，在戰前是條航行於亞洲歐洲中間的大客船。現在可已改成了運兵船了。這船據説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經美國海軍改造過，所以現在在這船上，尙可看見不少的USN標記的器械。還有空襲警報時用的紅光燈，原有的餐廳，酒排，吸煙室，閱書室，兒童室，游泳池等等，都已取消，改成了艙房。現在頭二等旅客，祇有在巳層甲板上一小間餐室，和一小間的酒排。旅客們得分二次就座吃飯，飯後的一切活動也祇有這「一個小世界了！星期天的「禮拜」也在這裏舉行，船上一切的集會也都在這裏舉行。所以在這船上，旅客們更容易相識了。

旅客們的艙房呢，也都改了，一切是以經濟爲原則，所以一間二等艙裏，可能有二三十位旅客，我住的頭等艙雖然祇有二個人一間房，但是是一間沒有窗的暗室，小小的一間；有二個小鐵櫥，一個小長桌，一個洗臉盆，和一個雙層床，睡在這艙裏，你永遠也不知道外面的天氣，倘使沒有錶，也永遠不會知道是白天還是晚上，萬一斷了電，一定得熱死或悶死。和我同室的一位法國行政官第一天見我即說：「這就是頭等艙！一間暗室！大概原來是用作冲洗照片的吧！」說得我也笑了！

頭二等的客人，一日有三餐，法國船的西餐是有名的，並且每餐與衆不同的免費供給紅酒，這二點倒還是保持原來作風，有位英國朋友告訴我，他已有近十年沒有這樣豐富的吃了，這也許是一種補償。

因爲船上沒有洗衣作，同時這船還是在運兵，所以吃飯時倒不必受換衣服的拘束，大家短褲襯衫，連領帶也少有人戴，祇有餐廳的大管事，他大概是戰前巳習慣了的，每晚還是穿着晚禮服和旅客招呼。我也算是穿得最整齊的一個了！

船在六月五日中午離開了西貢，那天是星期，承鍾兄夫婦翁君兄弟自己開車送我上船。海關除了查行李外，還要你填一個身上攜帶欵子的詳細清單，其餘却並無麻煩。

這船上的旅客，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休假返國的法國官員和軍官，大艙裏有一千八百個調防和休假的士兵，我是僅有惟一的中國人，還有二個印度人和二個英國人是在星洲上船的。

由西貢河到海口 CAP ST. JACQUE 這是一段一百餘公里有名的灣曲水道，二岸是熱帶的灌木和稻田。有二輛大卡車，上面坐着許多法國兵，沿着水道的公路上，伴送着我們，在路上他們燃放着鞭炮，到公路盡頭處，他們還高呼歡送，原來他們是在歡送這批幸運返國去的同伴。

從西貢到星加坡的中國海上，毫無風浪，祇有飛魚追逐着我們的船，旅客們漸漸的相識了。第三天的中午，這船就停在星加坡的港外了。因爲祇是來這裏上柴油的，所以船祇打算停四個小時，但是旅客們却都想上岸去看一下，尤其因爲這裏是個自由港，東西便宜而且買得到英美貨，所以N教授夫婦A太太T太太和L上校夫婦們預先約我領他們一同上岸；我預先在船上發了個電報給在星洲的四弟，所以一切很合理想，他們大家都滿載而歸，我則乘這機會又和四弟小周等談了一下，把存在星洲的行李帶上了船，又把西貢朋友送的法國酒和香水交給了他們，翁君託我帶的米樣子也就託四弟飭人送去。

船過蘇門答臘羣島後，風浪就漸漸的大了，還是這個季節，我們是在逆風行舟，船行得慢了，同時顚簸得厲害，不少人病了，我也祇能躲在暗室裏去看小說，祇是在飯前飯後，上來走一下，同時天氣熱，一天仍不得不去按時冲二次冷水澡，還得自己每天把內衣洗了換着穿。同船的朋友們說我堅强，有毅力；其實我那時每天祇吃一點水和水菓，還得一天吐上二三次，我也是個「壞水手」(Bad Sailor) 不過我不願聽到外國人說我們髒這一句話。我要比他們更乾淨——事實上法國人並不太講究清潔。

印度洋風浪更大

由星加坡走出來第六天，我們才到哥倫布，海港大堤上的浪花，飛到半天高，怒浪在炎熱的太陽下奔盪，眞是一個奇美的鏡頭，這裏的土人

是有名的水上生活者，他們在大浪上，漂着一條木板似的小船，若無其事的捉魚，拋着長的繩子搶着和洋船上的旅客兜生意。夕陽下有許多的獨木小舟往來着，舟上的人全身漆黑，祇穿一條游泳褲似的短褲，偶然有一個東西跌下了大海，他就像海鳥似的鑽入海水，一下子又拿了東西爬上了那條木板的船上了！

為了這裏也有小兒麻痺症的傳染病，所以過境旅客不准下船。船上的旅客們却都已準備好了，預備上岸去買許多東西，還想去吃一頓有名的咖喱菜的；這一個消息傳來，大家同聲的怨氣冲冲了，說英國人的花樣特別多。船邊上聚集着的木船上，印度人賣着硬木製的玩具和文具，每個東西上大半有個小象的點綴，大家就用在西貢東方匯理銀行官價配給的印度盧比，買了不少這些東西，也算是經過哥倫布的紀念品，我也買了二個，後來看看，東西既笨重，又不精細，就送給了T太太，算是她幫我燙衣服的酬報。

原來船公司還預備好了汽車，準備請旅客去附近的 Kandy, Mount Lavinia, Kelaniya 等區去玩的，為了這傳染病，當然也就取消了！

船上的錨鍊又出了毛病，結果工作了一整夜，在十四日的中午，我們才離開了哥倫布長堤的保護，行入了風浪更大的印度洋(阿剌伯海)。

因為有風浪，印度洋上倒並不太熱，這是整整七天大海上的航行；逆風，大浪，病倒的人更多了，有個法屬馬六角的士兵病死了，大家為他募了一點款子。

士兵在船上的生活是相當苦的，大貨艙裏人聚起着睡。大熱的天氣真够受了，又兼着這風浪，吃飯的時候要排着班去等，橫東倒西的站着，因此病床上睡滿着病兵，其中據說還有幾個是花柳病！

一個軍官說。當兵原是件苦事。我在想不知幾時世界上可以沒有軍隊，沒有士兵，大家有較好的生活。

大衆的聯絡官

甲板上的帆布躺椅。租費是四百法郎，我在上船的第二天，也去排隊登記了一張；拿到手後，可祇坐了幾天，以後是失蹤」！原因是給兵大爺們佔了，晚上他們就躺在這椅子上。T太太勸我按號碼去找，找到後她替我去請走兵大爺，因為究竟是女人，倘若男人去要，他們有時可以來一個「相應不理」。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老兵遇着女人，人面前倒也沒辦法了。

自從我上得船來後，我生平第一次和中國話完全隔絕，以前在我所搭的船上，總會遇到幾個中國人的；還有中國侍者，是世界聞名的，但是在一船上，我始終沒有找到一個中國人；惟一的語言，是法語。二個印度人在船上祇得二個人談；二個英國人，也是如此，到了需要和法國人說話時，就來找我當翻譯，因此大家開玩笑的叫我「連絡官」或是聯合國大使了！每天我遇見生疏的法國人，作着自我介紹和我談到他在那裏看見中國的大財主—大半是南洋的華僑—錢多得有點形容過份，或是他說吃過怎樣好的中國菜，或者善意的為我介紹他們巴黎的朋友或親戚，每天早上我和許多人像檢閱式地不分高低的一個一個去談上幾句，同室的M君是個越南北部的行政官，說我是他所遇見的朋友最有涵養的一個人，我告訴他中國人是講究涵養的。法國人在小節上是不大肯吃小虧的，往往是為了一點可笑的小事情，尤其是像一點點喝一杯水的錢的數目，他們之間會爭辯很多時候的；過了也就算了，明天又照樣照呼。那位英國先生却不同，他雖沒有和人吵得紅臉過，但已有好幾個人他見了不理的了；他以為有人輕視他的舉動，屢次的來告訴我他的不滿；並且他告訴我他將寫信給船公司；說侍者的服務太差，尤其不該讓茶房水手兵士們上這頭等甲板來，和人輕挑地，無禮理開玩笑。法國人則笑他太正經，勸他不必浪費筆墨，他說他一定要去爭的；他說這不是為他自己，他以後大約不會再搭這種船的了；但是為了以後的旅客，這正是像他祖先在滑鉄路和這二次世界大戰中作戰一樣，目的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下代的關係一樣，法國人和英國人的性格由此又可顯出不同。

M君在說：每次輪船航行了一二十天以後，船上的旅客先是相親相愛，到後來就因相熟太久（？）而反漸漸的又分起派別來了，人們應有的涵養也漸漸的失去了。他說這大概是生活太閒太枯燥生理上起了變化的緣故，我想也是這原因，好在再過十天，大家又要分散了；到那時自己也一定會笑自己愚蠢的。至於我呢，我自己盡量避免無味的爭吵，甲方有人來告訴我乙方不對的時候，我也不加正負；我和大家都在一個船上，目的地是馬賽，我又是惟一的中國人，每天需要許多時間化費在讀書和寫日記上面，我並不太閒，也不覺得太枯燥，生理上也不覺得有任何變化，所以並不想參加任何一方。有時一有風浪，我即說是暈船而到自己艙裏去了。晚上和M君談談笑笑，我也不想佔人家便宜，更不願給人家佔我便宜。這大概就是中國人的脾氣了。

船上有幾個神父，有時和我作宗教的宣傳；我是個無宗教信仰的人，我對任何宗教都知道有它的好處，但我並不會因宣傳而即衝動；我告訴他我現在因為目前想做的工作太多，可恨沒有時間來細細研究宗教；當我要信一個宗教時，我一定要先好好的研究它一下，認識它清楚後，才會深信而無動搖。他說他完全贊同我的意見。

每天下午四時有古典音樂的唱片，選擇得都很不錯，這三刻鐘功夫是給大家調劑一下精神的，我一定去聽；晚飯後的爵士音樂，却不一定去聽了；那時候的人太多，太雜，有時有人穿了短褲在甲板上跳舞，那時士兵們也上了這甲

板，飯廳裏有人聚着閒談，或是打橋牌，那時是最容易發生事故的時候。

英國朋友告訴我在這時候，他時常發現許多風流的事情，這大概也是太閒的緣故。

有天晚上，艙裏實在太熱了，也沒有風浪，我穿得整整齊齊的上了這飯廳。穿得花枝招展的A太太一見即說：「難得遇見的中國朋友，請我喝一杯如何，」對於三四十法郎的一杯酒，我是決不計較的，但是我不願因請了她而又使D太太和L太太不高興，所以我去問了她們二位，A太太說不必問她們，她們是不會飲酒的，不料那二位却回答說：「S先生，我們正想喝呢，祇是怕去排班而已，你眞大方！」結果是大家都喝了一杯，A太太盡量的擺闊，一下子給我看她的鑽石項圈，一下子又去拿寶石的手鐲，告訴我她的衣服是在南美洲做的；我祇說這眞是美麗很貴的東西。後來她們二位又告訴我A太太是曾結了多少次婚，A先生在大戰時怎樣的發國難財。後來A太太問我她倆說些甚麼？我說祇是問些爲何我不結婚的理由；眞是不得已的謊話，我想上帝也會原諒我的！

船過了以前海盜最多的 CAP quardafui 後，海面像西湖一樣的平靜，我們可以看得見海岸了，天氣更熱了。海岸上是荒涼的山地。朋友告訴我這已是非洲了。

在極善提上岸

二十一日的黃昏，船抵非洲法屬的極善提 Djibouti。海面上有極重的霧，船漸漸的走入了海灣，太陽躲在雲裏，雖然看不見，但是我們已感覺到非洲的酷熱了！

從船上遠看極善提，祇是一個荒地上的小鎮而已，看不見一座高樓，燈光也微弱得可以。祇有法郵公司另一條郵船 Athos II 的燈光使人最注意；它是在和我們相反方向走的，現在正巧也停在這非洲的海邊小鎮上。

熱，熱得汗像潮水地流，大家在黃昏時還都戴着黑眼鏡。因爲鎮上的飯館並不比船上好，所以大家在船上吃了晚餐，再去一探這非洲的一角。

在吊橋上大家不知等了許多時候；人多，又不講究秩序，人堆裏，吹着像可以熔鐵的熱風。大家不耐煩的開始罵船公司服務不週了。最後來了一條木船改裝的汽油舢板，人像跳上救命舢板地的無秩序跳下去，小船東側西傾，在海面上掙扎，黑炭似的船員張開了白牙的嘴不住地笑，我後退不得，也就一跳而上了這小船。撑船的是個喝醉了的黑鬼，他把小船差一點去撞在另一條犬船上去，又差一點去撞在一段大鉄鍊上，大家都在驚怖中，最後另一黑鬼把這船老大打倒了，他撑着舵，才到了碼頭。這驚險的場面使我那晚上，還在夢中重演了一次。

這是一個一年也難得有一場雨的苦地方。當然人口也不會太多的，鄰近就是阿比西尼國。從此地有鐵路可以直達那裏的。這裏的行政官 Administrateur 的公署建築倒很可以，像廣州灣寸金橋的稅務司公署一樣，是沙漠裏的一座大樓。有個法國少校告訴我；上次他經過此地，白天他戴了帽子和黑眼鏡，可是還得沿着牆壁走。不戴帽子，很容易中暑病倒的！可怕的熱！

這附近即是阿比西尼亞，這地名就比較熟悉了。原因是意大利曾在此地演奏過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曲。這裏的服裝，祇要看那時報上常見的阿王即行了。這裏的土人，是阿剌伯人，不過阿剌伯人中還分許多族而已。

這裏的飲料很難得，大半是有鹽味的，原因一年也不下一次雨，湖沼也不看見，有錢人的飲水是從四五十公里外運來的！還有些人，常年飲着瓶裝由歐洲運來的啤酒和礦泉水；天氣熱，那晚上我們大家每人至少飲了三四磅水！

我們那晚上到岸來，已是八九點鐘了，好奇心使大家往各處走去，坐了一小段破汽車，車夫要我們每人付二十法郎，但一定要當地的法郎，大家身上沒有，結果還是付了法國法郎，兌率是二個抵一個當地法郎。他們喜歡印度盧比英磅和美金，原因是這裏和英屬地方的貿易多。英國的香煙，尤其是 Craven a 到處都是，據說此地的關稅極輕，連對香煙也是如此，所以大家都要在此買一點英美香煙。雖然說是外幣必須要在銀行按官價兌換，事實上滿街的是阿刺伯人在問你可有盧比英磅美金兌換，當了警察的面，他們也這樣做，黑市兌率比官價高，所以大家都就這樣的兌了。

大家熱得發昏

我們一行六個人，三男三女，男的是M君，一位陸軍中校和我，女的是D太太和她美麗的女兒，還有T太太。我們先去飲了啤酒，D小姐又要吃冰，結果找了很久，也沒有找到。據說有個捷克人在此有一個惟一的飲冰室，但是一天祇開二三小時，原因是冰太少，主顧太多了！後來T太太一定要去跳舞，我們找到惟一有跳舞設備的酒排 Lescale。據說所有的咖啡店——晚上祇有咖啡店和二家電影院——是在十點關門，祇有這家 Lescale 是祇要有船到，是可以通宵達旦的。但它也已有八天沒有生意了。

我們沿着長堤走着，一個阿剌伯兌換商拿着一瓶水伴着我們走，雖然是黑夜，海邊有風，但這風是沙漠上來的，熱得像蒸汽，找到了這家酒排。預備去北非風景區 Rabat 住一二年寫一部小說的T太太不斷的在朗誦關於月光和海的詩句。D小姐和我談着中國大家庭的情形。阿剌伯兌換商問我們可是三對夫婦。D太太問他是怎樣的三對，他說她和那中校，M君和T太太，我和D小姐，亂點鴛鴦譜，大家都笑了，他却問猜得可對，三位女人都說對的對的。

那酒排是一個四面臨空沒有門窗的一個亭子。眞是熱帶的建築；這裏沒有彩色的燈，祇有像很疲乏的人似的幾個白燈光。因爲有二條客船到了，人可像蒼蠅一樣的多。尤其是另一條船上的一大批水手。他們大半已是半醉「！有的拖了椅子在亂跳，也有二個水手在相抱着跳，還有人傘着此地出產像旗子一樣的扇子跟着別人跳。空氣可眞有點荒唐！酒排上祇有二個人在招呼。還有一個黑色侍者却在欄杆邊上，看他這酣睡，誰也不願也不敢去叫醒他，客人們自己搬椅子，找桌子，要喝水得自已擠上櫃台去搶，台上二個人是忙得無法應付，好在這裏甚麼飲料都賣完了，祇有薄荷酒，水是髒的，冰也沒有，所以不論任何人都祇能付三四十法郎買一杯薄荷酒，加一點髒泉水。我們這三個男人輪流去「搶」了一次，每人喝了三大杯，但是小姐們還在叫口乾！這眞熱的天氣！

大兵和水手們一見有了三個女人來了，相繼的來要求跳舞，起初她們拒絕了，看這批半醉無聊的人失望地走回去，　又是二個男人相抱着去舞，小姐太太生了惻隱之心，下次答應了一個；以後就是排班——法國人稱 排班爲尾巴 Queue——地來了。後來太太們覺得累了！小姐因鞋子太緊，脚也疼了！水手們又是失望地去了！

她們以爲我是累了，問我爲何不跳舞，我說我實在怕在這亂哄哄的空氣中去跳，尤其這天氣太熱了！還有她們的手提包，　總得要有人看守的。她們又在說中國人太客氣，太斯文了，不過她們也有點怕和滿身是汗的大兵們跳了。

因爲有風浪，所以我們的船決定明天再在這裏停泊一天，下午晚飯後再駛離這非洲海岸。

沒有一個胖子

二十二日的午飯以後，我們又搭了小船上岸去，大家戴了黑眼鏡和臨時找出來的帽子。有的沒有帽子，拿一張報紙或一塊毛巾裹住了頭，大家對於這烈炎的陽光，都有點怕了！但仍抵不住看看這地方的好奇心。

我們先去郵局。但是郵局非到下午三時半不開門，也找不到開門的舖子或咖啡館，大家祇得站在一個乾涸的水池邊，那裏有幾棵樹，大家躲在樹蔭下。後來有人發現有個雜貨舖開了門，大家一湧都去了。這舖子有點像上海的堆棧，東西倒不少，美國貨的牙膏香煙，英國貨的布鞋，法國的香水和酒，本地名產的咖啡。樣樣都堆着，任人選購。聯員們的照呼比昨天的酒排間可好多了。我買一雙草拖鞋，幾雙襪子和一些化裝品，想買肥皂，但是找不到。

郵局的門也開了，大家擠着去寄信。因爲女人有優先權，所以我把寄上海和星加坡的信託了T太太。自已站在一個水泥桌子旁，又寫了幾張郵片。那時的汗，可像泉水地流濕所有的衣衫，人是像在蒸汽鍋中。

有個同船的法官L先生，生了胃癌，突然的病了。船上的醫生勸他卽刻上岸住醫院。他和他太太離了這船，送入了當地的軍醫院，留下他二個女兒一個兒子在船上。這三個小孩將由一位先生負責帶到法國去。同船的朋友們都在爲病人担憂。大家不約而同的講到了他。昨天我尙和他談過許多話。想不到他有這樣危險的病症的！大家在祝他痊安。

我們這一羣想去找馬車郊遊一次，但是車子太少，都已有了主顧，　再去找駱駝，　想去騎駱駝，結果又沒找到。大家沿着海走，海闊天空，海灘上有許多奇怪的石頭和海水小動物，貝殼等新奇的東西，大家拾了一點留作紀念。

我們每個人至少喝了三瓶啤酒，這下子大家肚子漲了，　嘴裏可還是渴，　汗更像水一樣的流了。

這裏沒有一家藥房，大家都覺得奇怪，據說祇有軍醫院有藥，　但是不一定可以送給任何人的。

土人是黑而瘦，　沒有見過一個比較肥一點的。這氣候實在不適宜於外來的人，英國朋友開玩笑地說：「應該拿犯罪最大的人送到這個地方來。」法國朋友說不懂，　我解釋了，　他們也大笑。

這裏很難找到華僑

偶然中我在R先生處借到一本關於這地方的年鑑。　對於這個生疏的地方。　我藉此知道了一點：

極菩提是法屬索馬里 Somalis Francais 的三大地區之一。另外二個是屁北 Obock 和塔助拉 Tadjourah。

極菩提又分成三區：最熱鬧的商業區就名極菩提，白種人都住在此地。第二個名蛇形高地 Plateau du serpent ，那裏最主要的居民是鐵路修理廠的職工，鐵路修理廠就在這裏；這區裏還有個高地叫馬拉埠 Marabout，這裏有法國郵船公司的大廈和煤的堆棧。第三區叫 Bender Ghedid，這區裏完全住土人，這區的取名原意是「新村」，的確是因爲這裏海港和鐵路成立後才建起來的「新村」。

由極菩提至阿比西尼亞首都 Addis-Abeba的鐵路是由法國人和阿國人合資經營的，公司取名爲「法阿公司」Compagnie Franco-Eth.o ienne 條約簽訂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八日。全程長七八四公里，大約有七百餘公里是在阿國境內；這是阿國內一條經濟軍事上的大動脈。所以第二次大戰以後，意大利戰敗了，這鐵路的主權問題也像蘇彝士運河一樣的在商討中。阿國的進出口貨，大部由極菩提吞吐，因此二國中有一商約，所有經此的商品，關稅極微，因此旅客們往往在此買到比法國還便宜的法國貨——免去了國內的消費稅

——和英美貨物。阿國由此出口著名的咖啡，牛皮，羊皮和非洲的野獸動物。

此地一年中也難得下一次雨，水源是在離此四公里的昂婆里 Amlouli，土人叫它昂婆里花園，那裏有花草，蔬菜，水菓，還有一個三四米突深的水塢和一個小瀑布，旅客們往往由此搭汽車去遊一次花園。

這裏的夏季極熱，常溫在攝氏四十五度左右，原由是在那時吹來了北非沙漠的熱風，土人叫這風乾生 Kamsin。

旅客們會覺得奇怪的是：在這裏却很難找到中國商人。華僑是世界到處都有的，但是在此尚不見他們的繁殖；此地的白種人大部份是希臘人，其次是意大利人，再其次是法國人，還有一些阿美尼亞人和猶太人。英美人也很少，美國人據說祗有一二個。

由此去阿國首都的鐵路，每星期有二次客車。在極菩提和 Dire-Daoua 中間，有一個叫阿拉Harrar的高原，這裏是全阿風景最美土地最肥的地區，這裏有一個叫 Aramaya 阿拉母亞的淡水湖，這裏產世界聞名的「阿拉咖啡」。還有一種土人叫「加得」Kathe 的樹葉，可以像生菜一樣的當飯吃的。世界上原來眞有人的確吃樹葉長大的！

在開船的那晚，有個法國上士，一不小心，由甲板上跌入了貨艙死了，又是捐欵和停止音樂一天。「沒有死在越南的游擊戰裏，却死在貨艙裏，眞是生死有數了！」同船的另一個上士在這樣說，他們原也很相信命運的。

再走一千多海浬，我們可以到蘇彝士運河了，但是那裏附近有巴勒斯坦的戰事。所以我們任何人不能在 Suez 或 Port Said 上岸玩一下；船上事前已有佈告。同時那裏有 Yellow Fever 的傳染病，所以更不准旅客下船了。到處有傳染病和戰爭！這時代的人還是生活在不安定中！





爬山運動在歐洲

章英

人類憎厭平凡，追求刺激，有時不惜以生命的代價，冒險探索新的領域，以滿足他們征服自然的雄心。冰天雪地的南北極是如此勘測的，大西洋是如此飛渡的，喜馬拉雅山的極峯也是如此發現的。今日，除了喜馬拉雅少數峯嶺以外，已沒有一個山岳不曾印上人類的屐痕。爬山在歐洲已擴展為一種運動，法國的勃郎山與亞爾卑斯山，成了南歐人民經常攀登的目標。

爬山實在是椿危險的運動，無論爬法國勃郎山或亞爾卑斯山，若無久經訓練的嚮導，作你前軀，包管你半途而廢，否則即有葬身危崖深谷的危險。每屆暑期，常有旅行勃郎山或亞爾卑斯山的遊人，連同嚮導犧牲於冰谷中者，亦屬常有之事。

最近有兩個法國青年台勒與拉施納爾，曾越過那著名的愛華峯 Eiger。他們是爬山運動中的兩個有名的嚮導，過去在這危岩千尺終年冰雪的高山中，曾有八個人在這裏送掉了性命。

歐洲人寄情於爬山運動，也是最近幾十年才有的事情。開始所用爬山工具極為簡陋，僅特製斧頭一柄，或爬山杖一根。在革新的爬山運動中，像這類工具，今天已不適用，而僅視為博物館的陳列品了。開始講究這種運動者，多為英國人，現今則各國人士都有。一七八七年，白勃山最高峯由一個法國人越過以後，接着卽組織了白勃山嚮導協會，至今會員已增至兩百人左右。在今天除喜瑪拉雅山中的若干高峯以外，在歐洲已沒有無人到過的高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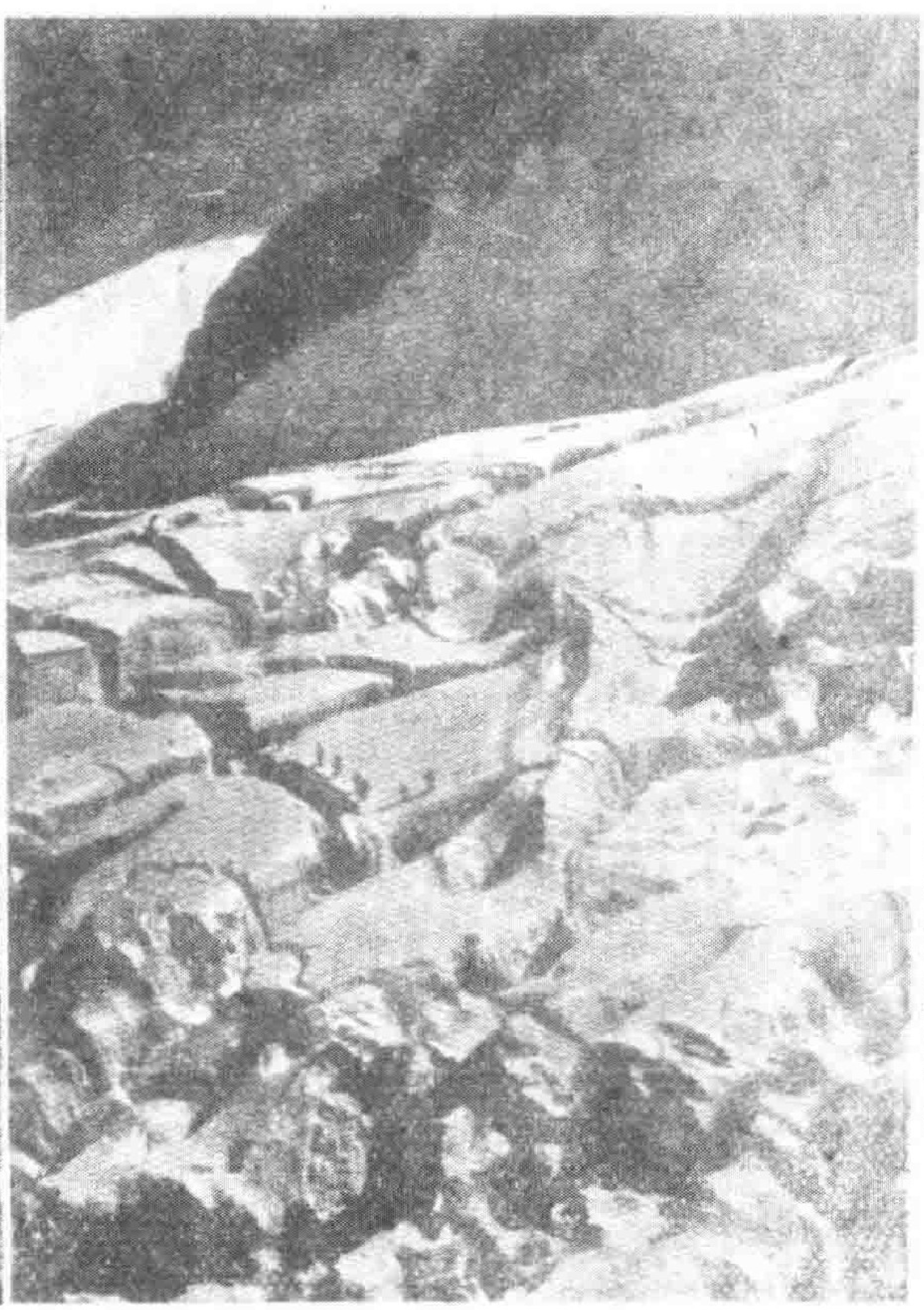
全世界最不為人知道的區域之一是岡果特里。馬雪夫。這是新德里東北二百十英里喜馬拉雅山脈中一組峻峭、高不可仰、終年帶着雪帽的峯巒。去年夏天，瑞士的阿爾卑斯研究基金團，派遣了一個爬山探測隊到那些山上，作了一次完整的測繪工作。這還是一九三九年以來探測喜馬拉雅的第一次。從六月到十月，探測隊歷與冰川風雪戰鬥，覓路前進，畢竟到達了六個前所未經攀登的山峯之極頂。

那個小小的探險隊一共只有四個男人和一個女性。領隊是獲得瑞士滑雪錦標的安特立•勞煦，也就是率領一九三九年爬山團的人。隊員有著名的嚮導，職業爬山家亞歷克斯•格雷文，兩個業餘爬山家狄吐與蘇脫。那個女性是二十九歲的安娜麗斯•勞納，也是一個經驗豐富的亞爾卑斯專家。

他們最先爬登了開達納士峯，這座二萬零八百二十呎高的龐然大物，以前曾拒阻了所有想攀登的探險家。他們嘗試了兩次，終於把它征服了。可是在第一次幾乎演出了一個慘劇，土著嚮導的領隊諾菩險乎喪生。諾菩與蘇脫失足，從一千三百呎高的冰雪巉崖上滑跌下來，蘇脫未有損害，諾菩受了重傷。直到二天以後，方把諾菩救了回來。在這期間，諾菩以為難望再生了，一度曾企圖自殺。



嚮導者在前築成雪級，遊客拾級而登



領導者在裂冰間摸索前進

其餘的四個山峯——喀林迪柏勃（一八・三〇六呎），納達岡泰（一八・九二七呎），白頂山（二〇・九四六呎），巴爾巴拉（一九・二五四呎）——第一次攀登便屈服了。最後爬登薩吐本士峯（二一・二二五呎）也獲得了成功，只是費的勞力最大，因爲頂峯下面是座冰雪的峭壁，那些探險家設法搭掛了一座陡直的繩梯，方始爬到了嶺上。

雖則這個一九四七年的瑞士探險隊規模不大，可是設備異常週全，因此結果也特別成功。登臨那些杳無人跡的高峯，需要很多工具，包括食物、營帳、寒衣、冰斧、救急藥品等等。他們共僱」一百七十個土著脚伕，從墨蘇里公路的盡頭搬到了第一個露營的地點。以此爲大本營，這些探險家帶同十二個經驗豐富的土著嚮導，逐段爬登每個山峯，沿途蓋搭臨時蓬帳。這些蓬帳，蓋搭時得特別小心，以便抵抗速率超過一百英里的猛烈山風。最後一個營帳，選擇營址時，得挑那些來得及趁太陽未落前自頂峯趕回的地點。從那裏出發，探險家迎着朝曦，爬過最後的一段冰山，便可以登臨最高峯了。

在爬山探險中，嚮導佔據着一個重要的地位，他們幾乎掌握着全隊的命運。凡屬嚮導，幾全爲生長於山地的當地人，外省人士，很少有資格能夠加入嚮導協會。原來要具有一個嚮導資格，其功夫的繁難，並不減於當一個工程師，或一個律師。他們須得於充任正式嚮導以前，入學見習四年之久，經過種種考驗，認爲合格，才發給他們畢業文憑。主持訓練事宜者爲「法蘭西爬山運動聯合會」，因爲嚮導所担任的職責，非同兒戲可比，所以於實際工作以外，還須具備一套理論上的知識。在某一指定的危險萬狀的高峯中，他們於畢業後，即得帶領旅行團前往跋涉，除上帝而外，他們即主宰着這一羣人的生命。因此他們應當懂得這一山的歷史，和其種種特徵。其他如亞爾卑斯山的地質構成冰山的性質和解冰期遵循的路程，以及氣候學等等，每一個學生，都得有充份的瞭解。此外，對於救護學，亦均須於理論與實習方面，有充份的準備。

我曾經於參加他們的實習課程中，獲得一些新鮮的印象。地點在白勃山脚下的沙謨尼，其地多冰山，是冬季運動的勝地。他們駐紮在白勃山上的「避匿所」中，每天爬山一次，一週中僅一天獲得休息。他們在這裏一共見習四個禮拜。其見習方法，由學員分組輪流領導旅人行進，每組中挾一敎師，此教師即爲被導引前進的「旅人」。他於必要時，扮作一個十足外行人，且時常佯裝笨拙的動作，以見學生有無機智及能力使其不致墮入山岩。像這種教學法，收效極鉅。一到夜間，即羣聚一室，由教師就一日間各個學員的動作，逐一加以批評，指出攀登層岩，路徑選擇，以及結冰的程度、和旅人的安全等等要點。

四年的學徒生活以後，他們便憑着這門職業謀生了。如遊洛克岩，付嚮導的代價是六千佛郎。六千佛郎，在許多遊人看來，是太貴了，然而這並不是沒有危險的，兩年前，沙漠尼的兩個嚮導，即曾在這裏遇險殞命。


懸空而下


爬山者穿着特製之雪鞋，跋涉冰川，如履平地。

晚清外交官使歐剪影

——從一本書看一個時代

辛沃

十九世紀中期的中國，由於內憂外患的相繼紛接，果眞顯得山雨欲來風滿樓！而列强則恃其「堅甲利兵」，先後的叩開了中國海陸大門，再加以滿清當軸的顢頇貪污與無能，使喪權失土的辱國行動，日益增加與深刻，而使一向以「天朝」自命的——慣於夜郎自大的滿清君臣，不得不驚嘆爲「千古未有之變局」！

於是一般比較開明的清醒的士大夫，也就是所謂維新之士，遂風起雲湧的開始對「世界大勢」及中國內政，有所檢討與認識，並以「洋務運動」作重心，以爲圖存圖强的一個對策。雖然仍有一般頑固份子的極阻訾議，如郭嵩燾之被目爲「媚外」……等；但大勢所趨，人心所嚮，終於還是不能徹底的，阻遏這些新興的進步的思潮與勢力，而使歷史如同「逆水行舟」似的螺旋而進。我們今天看看這些老新黨的熱烈奮發的精神與行徑，及其與當時頑固份子奮鬥的情狀，依然有使我們欽佩同情之處。

由此發展，而表現於文化政治上的，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組織，同文館之設立，期刊報紙之創辦，（介紹東西洋之政制民情科學）派遣優秀青年出洋留學，或派員至英法德諸國考察軍備，添購新式兵器……諸端，都是洋務運動中的主要節目。一方面對「泰西」列强正式的建立了平行的外交關係，從而委派使臣，周旋壇坫，以加强其對列强之情報，而收「知己知彼」之效。

我們想起乾隆時代，英國要求派一官員，駐紮中國，以照管其貿易事宜，而先既被「天朝大皇帝」斷然拒絕，「此事斷斷不行」，否則即無異「更張天朝百年法度」。後來又提出一個條件：凡來中國的英人，必須「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內，永遠不準復回本國」！而其理由則因「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云云。這種倨傲自大的態度，和一二百年後，中國的領土主權，前前後後被「外夷」的鐵騎踐踏衍迫的悽慘現實，作一個尖刻的對照，覺得時間眞是最殘酷無情的一匹野馬，「曾幾何時」經過幾番石破天驚的大變亂之後，中國的「紙老虎」終被拆穿，而淪到處處低頭的破落戶命運。凡又不能不承認：中國和「外夷」的國際地位和外交等級，其實還是敵體的，平等的——而事實上，倒是這時列强眼中早無「中國」，中國地位反而落後低貶了。

自然，如前面所說，對於一般頑固份子，難免大起反感，所以甚有目「洋務」爲誘敵者。單論派遣使臣駐歐一舉，如李慈銘在其日記中，對粵人陳蘭彬的中國應派幹員駐外的建議，即大加辱罵。斥其爲「險詐無恥」。至其理由則以夷人挾其虎狼之威，近據輦下，外扼各口，故其駐中國也宜。但在中國則無此必要，枉然的「形同寄生，情類質之，供其驅策，隨其嚬笑，徒重辱國而已」。可見當時的士大夫間，還是多少保持了傳統的妄自尊大的成見。其次，李慈銘的學問詞章雖卓犖當時，然一涉這類外交內政的實際問題，往往迂腐固執，近乎冬烘，也正坐中國歷來士大夫在言論上不負責不切現實的通病，並徵當時中國派遣使臣至國外，其經過是頗費周章的了。

這篇小文中所談的，固是一個中國使臣駐歐時的起居生活，然而要明瞭彼時清廷所以有這番作爲者，似不得不先在歷史背景上，作個概括而扼要的介紹，然後再從一本小書上來透視一個時代的風氣。

這裏說的是曾紀澤（字頡剛諡惠敏襲侯爵）及其出使日記。

晚清中國外交官之出使西歐，多有日記之寫作。如薛福成之出使英法義比，李鴻章、李鳳苞之使德（詳后）……等等，記述當時中國官員對於西洋的政治民俗科學文化之觀感考察，在今天，似也有其史料的價值，可供研究晚清掌故者的裨助，而曾氏以勳臣之後，當光緒初葉，中國海禁洞開之交，出使英法；而英法其時又是中國外交的一個核心。次則其家世、才幹、事功、品性各方面，也同時有他的成就與特色。這本日記的內容，又可說要言不煩，簡明綜覈，足以窺一代風氣運會之要者，並可作半世紀前，國人旅歐生活的寫實看，故特摭錄之以實「旅行雜誌」。

關於曾紀澤的外交手腕，在前一代的外交官中，確不失爲佼佼者。他的要訣是虛心、誠懇、平實，而同時有其立場、氣魄、定見，必要時則不惜「一拚」，即是所謂「挺經」。而這些，又多少得力於乃父國藩的庭教，但看他從崇厚手裏，將對俄的伊犂條約重加改訂一舉，可以概見。清史稿於其列傳末論曰：「崇厚擅定俄約，誤國甚矣！紀澤繼之，抗議改正，其時國勢猶足自申焉」。尤以見士論於此之所歸矣。

曾氏使英法是繼郭嵩燾之任，後乎曾氏者即爲薛福成。但在六七十年前，士大夫之通曉外國語文者，實極不多，且多數從書本上自修得來。故曾氏於出使前，太后召問其英語程度時，即答以「所以文字較易，聽語言較難，因口耳不熟之故」。因而深感事倍功半，「自愧難記而健忘，一知半解，無可進矣」。但從另一方面看來，又見得彼時這些做大官的人，究竟還肯用功讀書，「問疑析難」，其「孜孜爲學」的虛心勤力，正跟目下巨宦達官之「孳孳爲利」成個反比！從前固然「學而優則仕」，不過「仕而仍在學」！現在則只要拾得一紙文憑，夤緣時會，竄入仕途，那管西瓜大的字兒能識得幾担！

曾氏起程日期爲光緒四年陰歷十月二十八日，船名「阿馬松」，載重三千四百餘噸。隨員有劉開生、李湘浦、曹逸齋、李芳圃、曾省齋、法人法蘭亭等，此外，則爲他的家眷。在這裏，有一節很有趣的，關於曾氏處置其家眷的

問題，應先加記述。

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因時代風氣所限，對於兩性觀念，自然十分拘謹，尤其是社交上的酬酢接應。而還跟西洋的男女雜座，社交公開大相逕庭。曾氏明瞭這中間的界限，爲了「防患於未然」，故致書給法國駐華使館翻譯，兼充護送曾氏至歐的嚮導法蘭亭，預先聲明：中國素崇禮義，與西歐不同。對宴會一節，西洋向有貴重女賓坐近主人，男賓坐近主婦之通例。而中國則男女授受不親，姑姊妹女子既嫁而返，兄弟不與同席同器。至親骨肉，其嚴如此，外客更可知矣。因此，中國婦女，若與男賓同宴，將終身以爲大恥！所以先加一個規定：「中國公使眷屬，祇可間與西國女賓往來，不必與男賓通拜，尤不肯與男賓同宴。卽偶有公使至好朋友，可使妻女出見者，亦不過遙立一揖，不肯行握手之禮。中西和好雖殷，吾輩交情雖篤，然此一端，卻係中國名教攸關，不必舍中華之禮從泰西之禮也。……足下從中委曲商酌，立有一定規矩，則將來中國公使挈眷出洋者，不至視爲畏途」。這種觀念，在目下看，當然覺得迂腐滑稽，但在當時，卻自有他的苦衷，不然的話，不但名教清議固所不容，且可能受到行政上的處分。再則，舊時中國婦女，向居深閨，於西洋社交儀式自多闇隔。則一旦遠適異邦，與其倉卒交接，勉强效颦，終至在稠人廣座間公然「怯場」，以此失了外交官的尊嚴，自不如知趣藏拙，較爲得體。而在理由上，則又可推給中西禮數習俗之不同，此等地方，安見得不是曾氏「外交手段」之運用；與其苦心孤詣處？後來船過香港，港督亨乃西，知道這個底蘊：「女賓不能拜男賓，尤不能與男賓同宴」，故特遣舟車迎其夫人登岸，與港督夫人相見。

至於曾氏赴歐的行程，大致如下：曾氏以欽差英法兩國大臣赴歐，官職是二等公使，（當時尚無大使）實際相當於現在的特命全權大使。故需半年駐法，半年駐英。自上述十月二十八日由滬起椗，於十二月初八日（翌日卽爲西歷元旦）至馬賽。十一日至路壎（按卽里昂）十二日抵巴黎使館。旋復於正月初八日轉達英倫。此爲其出使所經之路綫，茲將其旅次與駐歐生活擇要一談。

當曾氏舟過新嘉坡(十一月十二日)曾因總督羅斌之邀，登陸遊覽。其時華僑之居此者已達十萬人，閩人居其七，粵人居其三。華領事爲胡璇澤。（號瓊軒）比及曾氏返艙，新嘉坡總督既不答拜，又不聲礮（在港時港督亦未答拜）「皆非禮也！」時同舟英人有詢曾氏「新嘉坡總督失禮於公，而公不怒何也」？曾氏回答得婉而諷：

「『公使經過之處，其不能聲礮相迎送者甚多。蓋必有總督提督而後可以聲礮，然則聲礮者非獨公使之權利，亦繫總督提督之權利也。今總督不聲礮以相迎送，則爲自失其權利，余則視爲新嘉坡無總督焉可也，何怒之有』？問者失色」！

按新督既邀請曾氏上岸於前，迨曾氏如約往見，返舟後卻不聲礮不答拜。在外交禮貌上講，自失諸簡慢，但也可見那時洋大人氣燄之囂張倨傲，而曾氏的這段話，倒有晏子使齊之風也。

曾氏到巴黎後，郭嵩燾還在使館，因患腹疾臥床。越三日，郭氏遂登車赴英，趕辦移交。曾氏則於十二月十八日午時，向法國政府呈遞國書，亦使臣之例有程序。茲從其日記中摘錄片段，以見前代的外交儀節：

「未正，法國御前接引大臣穆納，以朝車一輛，從騎數匹來迎。余率參贊官，繙譯官，暨松生、開生、仁山等，同至其勒立色宮。余與穆納及外部繙譯大臣葛士奇同坐朝車，松生蘭亭乘穆納之車，餘人別爲二車也。宮門外陳兵一隊，奏笳鼓軍樂以迎客。宮余入其便殿，三鞠躬而進。伯理璽天德向門立待，亦免冠鞠躬。余手捧國書，宣讀誦詞，葛士奇侍立余旁，以法文再爲宣讀。伯理璽天德手受國書，答詞既畢，慰勞甚殷，頌及先人。禮畢，鞠躬退出，儀文甚簡而肅。宮門兵隊，復奏軍樂以送。復與穆納葛士奇乘朝車同寓」。

這時正當法第三共和國成立不久，所謂「伯理璽天德」者，當爲 President 之音譯，今譯總統是也。故其記中有云：「自法國改爲民主之邦，國之事權皆歸於上下議院。兩院首領，邦人亦稱之曰伯理璽天德，（卽今譯之議長）而總伯理璽天德，但主畫諾而已」。其時法總統曰馬克孟，旋又改選新總統曰格勒斐。上議院院長曰馬爾特爾，下議院院長曰剛必達，巴黎市長曰赫羅爾特。而與清廷關係極深，平洪楊有功，加銜提督賞以花翎的法人日意格（清史稿曾爲列傳）也在巴黎，且往還頗密。而在法總統的答詞中，並及紀澤之父，可見曾國藩之聲名，已爲西洋當軸所熟諗了。

曾氏於抵法京後，其主要任務，訪問及聯絡法國朝野首要部署使館內部的設備組織。而這時西人在華行動，最使清廷感到棘手，也最傷腦筋者，當爲教士問題。故曾氏也一度與法國當軸談及。日記中曾記法蘭亭所告之言云：「新任下議院首領剛必達，人甚公平，不肯袒庇教士，宜與結交，則以後遇事牽涉教堂者，易於了結」。下並補述在阿馬松輪中，有法國海軍副將白某，詆毀教堂中無一正人，以及法蘭亭「教堂中善男信女，誠不多覯。……其實教士之可惡，吾法人皆能知而惡之」之說，皆見得清末西洋教士在中國之胡作妄爲，卽在稍明是非的西人自身，也頗看不順眼了。

其次，西洋通例，對於外來公使駐居房屋，例不收稅，然須使者自購器具，乃享免稅之利。否則，與一般住客相等。當時又因經費不足，能否援美國之例自置使館，尚在未知之數；而舊館則既卑狹不能安插多人。其租價又極昂貴，合十一二年之賃金，卽可購一住屋。因之，曾氏遂急乎要想另覓新居自購器具，後來駐英國時還借佛蘭亭往木器店「自訂貨堅而價廉者數十件」。以堂堂大清欽差使臣，不惜拋頭露面，紆尊而至市肆，這或者未免顯得寒酸相些，然而就是這樣的一種「寒酸相」，在眼前的新官僚羣中又豈可多得？卽使有也未有不被目爲傻瓜獃子吧？

說到中國使節駐外活動的經費，一向極爲貧乏，而歷年在外交上所以不能嶄露頭角，和列强競爭者這自然也一因素。戰前曾有人說，中國駐歐使館的常年經費，恐怕還不及日本使館郵電消費之多。這話大可玩味，或者正是「弱國無外交」的另一種註脚。不過經費的貧乏固然是一大問題，而主管者之運用方法，却也是一個問題，易言之，就是看你在所謂「撙節」與「浪費」之間作一合理的調整。像今天的一般官場風氣，似乎必需支用的倒顯得極其「節約」，而應該可以省略的則反派頭一絡，結果則於國庫和行政效率依然一無裨助。官

倣作風的特質本來如此，也自古已然，祇是於今爲烈而已。

　此外，則爲曾氏在法京的遊覽與酬酢，如觀「圓屋畫景」，參觀圖書館、參加茶會，往「小賽奇會」（當爲小型之展覽會）其日記中曾述及往某戲園觀劇，「所演爲丹國某王弒兄妻嫂，兄子報仇之事」，或即莎士比亞名曲哈姆雷德也。

　接着在法國告一段落後，乃於二月初八日渡海而至英國。由卡利海濱登舟，申正渡畢，再自德爾福搭車，於旁晚抵倫敦。其時赫德也正返英，即先與其商議使館的器具，並主張「稍採用中國之物」。添購的以次等貨爲主，「但求堅固不須華美。」其原因，自仍不外「經費漸形支絀」而已。

　旋於二十八日中午，乃向英王於温則（莎？）行宮中呈遞國書：

　「飯後，偕清臣至巴定敦車站，展閱國書，束縛整齊，未初二刻，偕外部丞相沙里斯柏理侯……（等）同登火車。申時開赴温則行宮。未正二刻停輪，乘君主所遣雙朝車入宮。與其侍衛大臣，世爵命婦同席小宴。席散，至廊立候良久。……余乃入覲，君主在偏殿小室立待，……余入門三鞠躬，君主亦鞠躬以答。余手捧國書，宣讀誦詞，英臣以英語再爲宣讀，沙侯承君主之命宣讀答詞。清臣復譯讀之。大約言君主與中國大皇帝同心，欲令兩國永遠和好，人民長享太平之福，又敬問大皇帝安好。答詞既畢，余與沙侯清臣皆鞠躬退出。」

　此與向法總統呈遞國書時之儀式，大略相同。旋於三月初二日，又赴森金司宮，謁英太子。時英首相爲畢根士費爾德。據日記云：「其人有定力卓識，年逾七十，而神觀不衰，英人倚爲長城」。又記其謁見後之印象云：「容貌藹然可親，而詞令簡嚴。寒暄良久而歸」。當時帝俄與土耳其發生戰爭，既而土力竭求和成立了所謂「聖斯太法努條約。」而英國不願帝俄之坐大於巴耳幹，故曾以兵助土而加俄以壓力。其日記有云：「清臣在車中談及俄土之相持也，土人已力絀求和，聽俄人之所爲。既立約矣，英人不利俄之得志於土，以兵助土而脅俄，皆畢相國之謀。當時鉅卿議紳，不欲用兵，皆不韙畢相之說，或以去就爭之，而畢相不顧也。遣將發兵，示必戰之勢。俄人震懾，卒如英約，斂軍退歸。」這是當時歐洲大局的一個縮影，在目前則頗有史料的意味，且持此以徵彼時的歐洲情勢，正相吻合。同時，又反映了英帝國的「保持均勢」的一貫作風。

　在物質方面則這時候歐洲科學發明，亦正在駸駸前進，如十二日日記云：

　「偕清臣至倫敦畫報局，觀望書畫各種機器。器之纖巧，工程之捷速，不勝記述。最奇者能取中國字蹟照影上板，而後刷印亦能毫忽無差，形神必露，印千萬紙如新落筆者。又有整幅紙長逾中國十二里，捲爲一筩，徑二尺許。以筩登架，則機器自印自切，而自釘成册。鬼斧神工，眞可怪詫！」

　此即珂羅板與捲筒機，在華人初見之時，自將引爲「眞可怪詫」矣。但在那時的士大夫，多少還囿於傳統的心理，視西歐的物質文明，不過是一種「奇技淫巧」而已。因此曾氏認爲：「泰西必有廢巧務拙，廢精務樸之一日。蓋地產有數，不足以供宇宙萬國之繁費，則由精而入粗者，勢使然也。」

　不過那時中國的土產、磁器、古物、書籍，以至人工技術之類，輸入到歐洲的數也不尠，姑舉一事言之，如中國的吐納之術，本是方士的一種「巫術」，爲正統派的儒家斥爲「左道旁門」，但其時西洋醫界却有加以服膺者，十八日日記云：

　「左子興引醫士騎遊來見，德子固之友也。其人不能華語，而好譯中國書籍，講求呼吸吐納之術，即以治人疾病，爲西人新開一種法門，與談良久。中華服氣養生却病之書，汗牛馬而充棟梁，殊少驗者。余生平亦喜觀之，以爲近於荒誕不經。不意西人乃有篤信之者。渠蓋好爲幻眇深玄之思，或又將生出無數塗徑，則亦化臭腐爲神奇之一端也。」

　這或許是西洋人利用作精神治療的一種方術。在其他記錄中，亦時有涉及西人之愛好中國文物學術者。蓋當時中國雖已積弱，然在這一方面的成就，固有使西洋的漢學迷者崇拜鑽研之處也。

　在同一時期，中國使臣之使歐的，尚有李鳳苞之使德。李字丹崖，崇明人，初讀於同文館。光緒三年，率員弁赴英法兩國分置肄業。（即先曾氏出使前一年）四年，賜二品頂戴，署出使德國大臣。李氏曾於三月十八日，自德赴英，曾氏乃率員往車站迎接。這裏却又引起一個關於外交官的資格與禮節問題。因李氏官階係署理，所以西人頗有「輕慢藐視」者，故曾氏特別隆其迎候的儀式，俾無損於漢官威儀。日記云：

　「茶食後，偕清臣、夔九、湘浦至車驛克羅車棧迎候駐德署使李丹崖觀察。丹崖本令繙譯官羅豐祿，由電報知會鳳夔九，請余不必出迎。余因去冬崇宮保行經柏林，丹崖迎於客店，跪請聖安，大開店門，萬目共視。閱日送有新報，言中國署使跪迎頭等公使云云。歐洲視署使本與參贊無異，又於形跡疑似之間，啓其輕慢藐視之心。於崇公無益，而於公使有損，余是以特著衣冠迎於車棧，以示中國體制實任與署事分際相等也。丹崖與羅繙譯卯正到棧。……」

　這些地方，頗足以見曾氏之「外交手腕」。蓋一國大臣，出使遠邦，於周旋折衝之間，其自尊心與立場，自應求其不亢不卑。不幸後來中國國勢日弱，主權日削，由過去的「傲」一變而爲無所不至的「媚」，於是西崽而曰「大爺」，失土而曰「大英地界」，自上至下，不是一付買辦面孔，就是一團西崽嘴臉；馴至媚態可掬，奴性畢現。這似乎也足以覘「世變之亟」吧？

　論世知人，綜覈大體，像曾氏那樣人材之在清末，總算比較是有頭腦、有手腕、有責任心的了。有頭腦，故而他能認識國際大勢，且在「清議」沸漲「誇夸」叢興之日，不辭艱困，遠涉重洋。有手腕，所以他能盡其所長，不辱使命，如伊犁條約之改訂，及上述迎候李鳳苞等舉措，替外交官保持了嚴尊。有責任心，所以他能不計一時毀譽得失，爲國家大局着想，所謂「觀近來時勢，見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時須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層，竟須拚得將聲名看得不要緊，方能替國家保全大局。」想：當時的情勢，看看今天的外交，又豈止慼慨萬端而已！……

　附記：茲將日記中所錄若干譯名，與今日通用者對照之，藉見六七十年來譯音演變之迹：立墉（里昂）斯巴尼亞（西班牙）皮晉（畝晉）蘇愛士（蘇彝士）耶蘇再生節（耶穌復活節）賽珍會炫奇會（展覽會（或博物院））機器房（電梯或升降機）

長篇小說

一路福星

恨水

（九）

第十六章　預備經過險區

由貴陽南行，公路都在山谷裏轉着。兩邊的山，都是深赭色或黑山。山勢雖然雄壯，只長些亂草，並沒有森林，沒有風景可言。兩點多鐘，在貴定境內一個小鎮市上打尖。和路旁的小販商人說話，全都帶着強烈的兩粵口音，他們都是被敵人逼到貴州境裏來的，雖然現在勝利了，還沒有回家呢。晚上六點多鐘，車子到了馬場坪。在戰前，這裏原是個極不著名的地方。自黔桂湘黔公路通了，這裏是個三岔路口。就成了貴陽向外的一扇大門。這個鎮市既是因公路而興的，因之兩旁的店舖，全是夾峙着公路建立起來的。大體的房屋都是兩層木板樓。其間有幾所磚房，那就是偉大的旅館了。這一隊車子開到了馬場坪，還直的開進車站。為了這是公路要點，這個車站，也相當的寬闊，便是那候車室就可以容納二三百人。車子停在空場裏了，旅客們將行李衣箱，紛紛的搬進候車室，各旅客也就三五一組，共推着人去找旅館。可是代表陸續的回來，全都搖了頭，說是來晚了。這個鎮市上，大小有三十多家旅館，全已住滿了人。因為由昆明正有一批復員的壯士們今天在這裏住下。他們是早一小時到的，三十多家旅館，人家還覺得不够用呢？大家在貴陽過了兩天舒服日子，不想離開貴陽的第一天，就遇到了難題。五輛卡車陸續的到了，旅客一百多名，全聚合在候車室裏，紛紛議論。余自清先生這輛車上的人，還是向他來請教。他坐在一條長板凳上，背靠了牆，慢慢的吸着紙烟。因道：你們何必慌張，我們現在停留的地方，四圍有牆，頭上有瓦囉！他又指着旅伴們亮着的燈籠，笑道：還有燈火呢，有什麼不能安身的。黎嘉燕的行李，已被歸效光清理着，在靠牆的一個窗戶下面放着。她也是坐在舖蓋捲上休息的。她笑道：住這樣一個大廈旅館，我們倒也是很安適的。外面已在下着小雨，滿地是爛泥，我們把行李搬來搬去，也不怎樣舒服。不過有一點可注意的，就是現在很有點涼意。候車室裏這樣大，又是門戶洞開的，我們若是在地上搭地舖睡覺，恐怕支持不住。旅伴中有人道：我們買點木柴來生火罷。大家正議論着，歸效光由外面跑了進來，後面還跟隨了兩個力伕。余自清笑道：看效光這個樣子，大概旅館還有辦法。他本來是直奔黎小姐面前去的，余老先生這樣說了，他就回轉身向他道：我看到大街兩邊，十輪大卡，停着像兩條龍似的，我就料着旅館決無辦法。我想了個實出冷門的辦法，專門向小茶館小飯店去打主意。結果，我一共走了十家這樣的小店，居然八家有房間。我全數已定下來了。我們這一車子旅客的住所，全沒有問題。同車的人，聽了這話，都十分歡喜，把歸先生包圍了，都問他旅館在那裏。他伸手搔搔頭髮道：旅館都在這一條街上，並沒有什麼難找之處。不過八九家旅館的招牌，我可背不出來。而且有兩家小店，根本是沒有招牌的。最妥當的辦法是讓我分批的來送。大概由近到遠，分三批可以送完。劉太太在一旁聽到，便插嘴道：那就請歸先生先送黎小姐去罷。黎嘉燕她知道歸效光一定會和她想好辦法的。所以大家包圍歸效光，他並沒有過來。這時她就插了嘴道：余我是一個人，那沒有關係，先送余校長去罷。余校長的人最多。歸效光道：余先生的旅館，就在黎小姐旅館的緊隔壁，我一路送去罷。黎嘉燕道：我看還是送同伴先去罷。我是一個人，怎麼都好辦，讓有小孩子的先走。余自清在人叢中站了起來，抬起手來，向她招了兩招，笑道：黎小姐，你佔我一點光罷。我的小孩子多，你和我一路先走。歸效光道：我和劉太太定的房間，也就在黎小姐一家客店裏。劉太太笑道：那末，黎小姐不必客氣，你也就佔我一點光，我也是有兩個孩子的。於是她就過來和黎小姐提東西。歸效光是手提着一盞白紙燈籠，在人叢裏來回的走着，指揮了力伕，和三家人綑挑行李。然後又在前面引路，將大家引到客店裏來。他倒是尊老敬賢，只指示了黎小姐客店的所在，把余自清送到這店隔壁去了。黎小姐進了那客店，下面是所一間頭的茶館，一連擺三張棹子。棹子裏有個直檔子樓梯。這裏的店伙，帶着力伕，將行李搬上了樓。樓上也只是前後兩間房。黎小姐的房間在前面，那裏只有一張木床，一張兩屜小棹，而兩屜還是空有其名，只是棹面下兩個洞。棹上陶器燈盤子上面一根直柱，頂了個小碟子，碟子裏盛着桐油。油裏飄着三根燈草，放出淡黃色的光。在光下看到這屋子上的瓦頂，木床只有下面的架子，架子上淺淺的舖了一層麥草。她笑道：劉太太，我們又住着這可憐相的旅館了。劉太太在隔了木壁的屋子裏答道：我們該滿足了。要不是歸先生給我們想辦法，我們在車站上搭地舖過夜，那更

難過了。黎小姐說着話，也想提起那桐油燈，照着力伕展開行李。可是一伸手見那燈檠柱上桐油堆砌的油膩，像黑泥似的塗滿着，也只好把手縮回來。歎口氣道：吃苦我不怕，我就是怕髒。屋子外面，歸效光接嘴道：不要緊，有什麼事，交給我來罷。他提着燈籠走進屋裏，將燈籠掛在壁上。先打發了力伕的力錢，然後叫店伙來，將那桐油燈拿去。然後在網籃裏取出兩張白報紙舖在棹上。摸了個洋磁碟子放在棹上，點了兩枝洋燭，滴好油在碟子裏，將它粘上。黎嘉燕笑道：你在重慶帶上一捲上海航空報紙，我就奇怪，原來你是預備這些用途。歸效光道：我理想到這內地長途上乾淨不了。我們那裏有許多布疋來隔灰塵，所以把白紙帶上。說着話，在網籃裏取出茶壺，他又下樓去了。一會工夫，送上一壺熱茶來。益發在網籃裏摸出兩個茶杯放在報紙上。然後他和黎小姐在木架床上展開行李。劉太太走了來，在門邊站定，笑道：喲！茶都泡好了，有這樣乾淨的茶具，黎小姐出門，眞是細心。黎嘉燕倒沒有考慮，笑道：不是我的。這是效光的，放在我網籃裏。劉太太道：人生以服務爲目的，歸先生眞是做到了。這樣的人，担負家庭責任，一定是十分美滿的。黎小姐說是不是？黎嘉燕抿了嘴笑着。

歸效光將床舖整理好了，就斟上兩杯茶，分遞劉黎各一杯。劉太太舉着茶杯，連說謝謝。笑向黎小姐道：對過就是一家小館子，我想請二位吃頓晚飯。可以嗎？黎嘉燕道：你請我沒有理由呀。劉太太道：我正是有理由請你。不是你介紹歸先生，一路上我娘兒三個，那有許多方便之處？歸效光道：我是以服務爲目的。劉太太倒也不必客氣。不過你們實在也該去吃晚飯了，再晚了怕吃不到東西。車站上那些同伴，我已託余有慶老弟去報他們投店。但是我還怕有慶鬧不清楚，必得自已再去看看。好在小客店都是在前後左右，我得家家去看看，回頭到對門飯店裏來找你們。說着，提了燈籠就走去。劉太太笑道：你看歸效光先生這人如何？不但精明強幹，而且心地忠厚。黎嘉燕笑道：你都批評過了，我還說什麼呢？劉太太道：你看他可以造就嗎？黎嘉燕道：我又不是大學教授，你怎麼問我這話？劉太太笑道：你自已想罷。正說着，劉太太兩個孩子跑了來，嚷着肚子餓了，劉太太就和黎小姐各自收拾一番，帶着孩子們到對門的小館子裏來。館子不像旅館，不會被佔得沒有空隙，所以這倒是交通鎮市上一個像樣的飯店。梁上垂下來汽油燈。餐堂裏的棹子，還都蒙上了白色的棹布。在座堂角落上一副座位，歸效光已經先來了。劉太太笑道：你看我們摸索，客人都已先到了。歸效光道：不是二位來遲。是我到各小客店一看，同伴都已安頓好了，沒有佔我的時間，這裏的客飯比貴陽又要便宜一點，是四百元一客。我已要了四個客飯，小孩兒算半個。並且我已泡好了一壺茶。

說着，他自已向櫃上要了茶壺茶杯來。伙計隨後，放了兩大盤板栗和落花生在棹上。他向兩個小孩道：小朋友，飯馬上就來，你先剝着栗子吃罷。劉太太和黎小姐抱了棹子角坐下，她偏過頭去低聲笑道：眞是可以造就的人材。黎小姐低頭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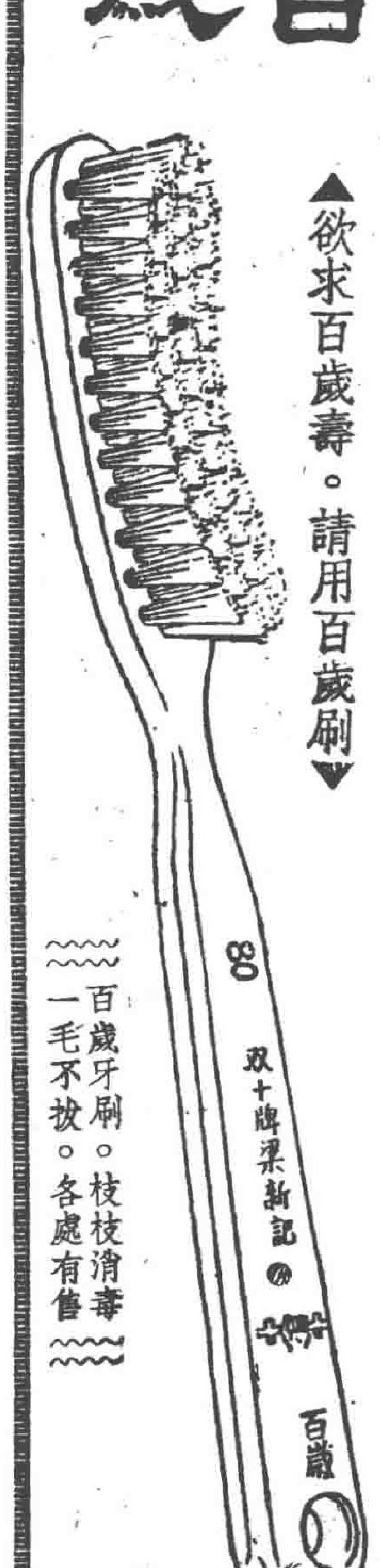
歸效光笑問道：是說我嗎？黎嘉燕道：你不用問。反正不會是壞的批評。歸效光抱了拳頭，向劉太太拱拱道：多謝美言。劉太太也看了黎小姐微笑。這頓晚飯，大家吃得很高興。大家是盡歡而散。不過歸效光心裏，却有一件不便說出來的事，在高興之中，還有幾分憂慮。因爲明日的路程，要經過一段有名的匪區，是否會遭意外，問起人來，都答的是這條路上，大概無事。但以前却是發生過事情的。他和余自清先生是同住在一家小客店裏的，飯後就和余先生悄悄的去討論這件事。余先生說：這事已經完全打聽清楚了。危險地帶，是在黃平縣過去的山區。山中間，有一段路叫鵝翅膀，公路是屈曲的在大山谷裏走，那裏有山中土人出來行刼。不過這兩三個星期，却是沒有出過事。好在明日有大部分的復員軍車，也要經過鵝翅膀，這是我們的福星高照。我們可以讓第一批先走，在第二批軍車還沒有發動之前，我們就走。這樣，我們前後都是軍車保護就不怕了。這種辦法，已和公路局商量好了，我們明天早上開車，要摺準時間。太太小姐們胆子小。這一類的事，最好是不要告訴她們。明日早上，你起早一點，和司機們取得聯絡，車子不要開早了，也不要開遲了。歸效光道：這是大家的安全，我想司機們一定也贊成的。於是他就連夜去尋訪司機。司機們正也是這個意思，主張夾在軍車隊裏走。這晚上正是不斷的下着濛濛細雨，次日早上，還是陰黯的天色，稀疏的在半空中拉長着雨綫。大家在爛泥地上，搬着行李上車。這時，看那停在街上的十輪大卡，已有一部分開動了向前，大家心裏頭頗爲安慰。那是說，這大部分的軍車，已經爲這隊旅客車子開道了。司機們很機警，在馬場坪還停留一部分軍車的時候，

這隊湘黔公路上的五輛客車，便開出了車站。由馬場坪進行，公路上是轉而向東。路上經過了羊毛鎭，鑪山縣，重安江，幾個車站，車子是全沒有停。因爲鵝翅膀這個險要地方，上午九點鐘以前，下午三點鐘以後，全不是安全時間，司機要搶着在安全時間過去。由羊毛到重安江，公路都在山縫或小平原上走，在車上的旅客，也就不感到什麼精神威脅。不過在重安江附近，看到大批的苗民，穿着綉花的青衣青裙，頭上紮着青布包頭，沿着公路上走道事實告訴了人，這是深入苗區了。十二點半鐘，車子到了黃平縣車站。公路是繞着城圈到車站的。這車站在大山脚下，由這裏開始，公路就向大山上爬。由馬場坪來的車子，就得開進車站，檢查機件，免得上山以後出毛病。余自清這輛車子，是到站的第二名。司機勸旅客們下來休息休息，並吃點東西，上山以

六〇一二七〇

後，就要到鎭遠才有大站。於是旅客們都相率下車。黎嘉燕由司機座上下來，站在路頭上只管張望着，歸效光迎向前笑道：你觀察什麼呢？這裏只有三五家小舖子。倒是車站預備的招待所還乾淨。可是他們只爲旅客找安歇的地方，不代辦飲食的。黎嘉燕道：我聽到旅客們說，黃平出白木耳，我想打聽打聽價錢。她這樣說着，不想路邊舖子裏有人答話了。他道：要白木耳，我這裏有，請你來看貨罷。黎嘉燕看那舖子時，是灰色木板子支隔着的，還上了半邊門呢。倒是黃泥磚堆砌的櫃台上，也只下了一半的灰色窗戶板。櫃台裏面，站着一位老闆，穿着藍裏變白的布長衫。黃瘦的臉子，兩手按了櫃台向外看着。黎嘉燕看那舖子裏是空洞洞的，什麼貨物都沒有看見。她很詫異的道：你們這裏有白木耳？那人也不多說話，就在櫃台下面，取出兩個紙盒子來。看那表面，却也是裝璜美麗的。問問價錢，却是三萬元一斤。那老闆並取出了一撮樣品給他們看。歸效光看看只是笑。等黎嘉燕買過出了門，問他的原因。他笑道：我們巴巴的在重慶在貴陽買白木耳，花了四萬多一斤，白帶這些路，不想反是吃了貴果子。黎嘉燕道：可能是這裏物價便宜的原因。這地方什麼都沒有，却有補品出賣。歸效光道：果然的，你該進一點食物。她笑道：我已經看過了。大樹底下，那個小飯館子，有牛羊肉煮的米粉出賣，不用說吃，我進那店門口，羶味就把我衝了出來。我不吃」。我旅行袋子裏還有點餅乾，我就對付打個尖罷。歸效光走到那小館子裏去，果然是羶味撲面。而且這小館子，連桌子也沒有，只是靠牆支起一個三脚木架子，上面舖一塊木板，就當了桌子。山羊肉的不敢領敎，胡亂吃了一碗牛肉煮米粉條，也不能再來第二碗了。這個黃平車站附近，共總不到二十家舖面，除了賣白木耳的，就是兩三家小飯館。旅客們沒有地方去，都在車站的空場上散步。一問情形，本隊五輛車子都到了。只是有一輛車子的鋼板斷了，要掉換鋼板，至快還得就誤一小時。

歸效光看看手表，已是一點鐘了，再延誤一小時，就是兩點鐘，這對於經過鵝翅膀的時限，是太急迫了。有些知道路上情形的旅客，心裏暗藏着幾分焦急的情緒，都到修理廠去看。只見一輛客車，下了橡皮輪子，零件散了滿地。車子用千斤座子支　起來，五六個修理工人坐在地上，正在卸除鋼板。工人的態度並不急迫，有兩三個人口裏啣了紙烟，蹲在地上看着，慢慢的說着閑話。只有兩個工人在動手修理車子。歸效光看了一會，問道：請問各位先生，一小時內，車子可以修起來嗎？一位工人取出嘴角裏的紙烟，向地面上彈了兩彈烟灰。笑道：不要緊。若是到三點鐘修不起來，車子就在這裏過夜了。我們這裏，天天有人過鵝翅膀，沒有問題。歸效光不便再問了，復又走到空場裏來。這時，三三兩兩的旅客們，正在互相談話。看到有幾個人面色現着憂愁，便走近去聽話。有人道：這個月，鵝翅膀出過兩回事。一次刼了一部車子，沒有傷人。有一次刼了兩部車子，還打壞三個人。匪人藏在公路轉彎的山坡上，人在上，車子在下，而且正在轉彎，他端起槍來瞄準了司機，車子不能不停。又有人道：公路上堆了大塊石頭，車子根本過不去。我們今天天好的機會，正好跟了一二百輛軍車走，十分保險，便是有輛車子鋼板斷了，在這就誤一兩小時。眼見馬場坪昨晚同伴的軍車，都要走光了。說着，只是歎氣。歸效光聽了他這話，向車站外看去。正好那十輪大卡，兩三分鐘一輛，風馳電掣，捲起了黃塵，由面前過去。看看天上的太陽，已經歪斜到一邊去了。他閑步又走到車站門口，見一個小孩子挽了一籃炒花生，便掏錢買着花生，和他談閑，笑問道：小兄弟，這裏過去，都是大山嗎？他道：都是大山，你們要過鵝翅膀，還是早點走哇。上次在鵝翅膀受傷的客人，在這車站上住了好幾天呢。歸效光還要問他話時，來了兩個苗婦，帶着一個小女孩子，都是穿着很大的青布裙子，邊上綉着粗花，裙子下打了赤脚。她們也掏出錢鈔票來，向小販子買花生。她們每人肩上，抗了一根帶鐵尖的扁担，像是趕集回山來了。歸效光料着這裏滿山都是苗區。又回到修理廠去看修理工程，車子上的鋼板都拆下來了。可是配的新鋼板並沒有裝上去。在工人口裏說着，還有四五十分鐘，可以修好。四五十分鐘，不又是一小時嗎？那就到了三點鐘了。

雙十牌
百歲
▲欲求百歲壽。請用百歲刷▼


百歲牙刷。枝枝消毒
一毛不拔。各處有售
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出品

京滬綫客車簡明時刻表 三十七年八月十六日起實行

上行

車次	54 滬京三四等客車	52 滬京三等客車	76 滬錫二三等客車	202 滬京飛快車	4 凱旋號頭二等特快車	86 鎮京二三等客車	72 太湖號頭二等特快車	6 滬京頭二三等特快車	8 滬京頭二等特快車	78 滬錫二三等特快車	2 金陵號頭二等聯運特快車	74 滬常二三等客車	84 滬蘇頭二三等特快車	88 鎮京二三等客車	18 滬京二三等特快車	82 滬常頭二三等特快車	80 滬錫二三等客車	58 滬京三四等混合車	56 滬鎮二三等特快車	10 滬京頭二三等夜特快車	12 滬京頭二等夜特快車(臥)	16 滬京頭二三等夜特快車
海	0.50	4.40	6.45	7.30	8.00		8.25	9.00	11.00	12.15	14.00	14.40	16.05		17.05	17.35	18.20	18.55	21.00	22.00	23.10	23.30
山	2.15	6.28	7.58					10.03	12.09	13.40		16.16	17.13			18.57	20.26	20.52	22.32	23.50		0.57
州	3.14	7.42	9.03		9.28		10.16	10.48	13.08	14.58	15.28	17.23	18.05		18.33	20.05	21.50	22.30	23.48	0.45	1.24	1.53
錫	4.27	9.01	9.55	9.31	10.13		11.05	11.38	14.20	15.45	16.13	18.34			19.18	21.04	23.10	23.45	1.00	1.44	2.23	2.57
州	5.50	11.10			10.58			12.33	15.31		16.58	19.35			20.03	22.10		1.22	2.21	2.45	3.26	4.12
陽	7.14	12.47			11.41			13.26	16.31		17.41				21.12			2.47	3.33	4.00	4.33	5.20
江	8.25	13.46		11.19	12.18	13.00		14.08	17.21		18.18			20.20	21.49			3.45	4.15	4.53	5.25	6.09
潭	9.45	15.18				14.04			18.13		19.06			21.22				4.38			6.16	
京	10.50	16.20		12.30	13.32	15.10		15.25	19.15		19.46			22.30	23.00			5.40		6.30	7.15	7.50

下行

車次	75 錫滬二三等客車	73 常滬二三等客車	83 蘇滬頭二三等特快車	81 常滬頭二三等特快車	51 京滬三等客車	85 京鎮二三等客車	1 京滬頭二三等聯運特快車	5 京滬頭二三等特快車	17 京滬二三等特快車	77 錫滬二三等特快車	7 京滬頭二等特快車	15 京滬頭二三等特快車	79 錫滬二三等客車	71 太湖號頭二等特快車	53 京滬三四等客車	87 京鎮二三等客車	201 京滬飛快車	3 凱旋號頭二等特快車	57 京滬三四等混合車	55 鎮滬二三等特快車	9 京滬頭二三等夜特快車	11 京滬頭二等夜特快車(臥)
京					4.40	7.20	8.00	9.00	9.55		11.00	13.05			14.10	16.30	18.00	18.20	19.20		22.00	23.10
潭					5.42	8.15					11.56	14.02			15.20	17.30			20.26			0.12
江					6.53	9.01	9.22	10.26	11.22		13.02	14.57			16.50	18.50	19.16	19.44	21.27	22.15	0.08	1.13
陽					7.48		9.55	11.09	12.13		13.52	15.44			18.16			20.17	22.29	23.10	1.06	2.03
州		6.05		8.05	9.17		10.53	12.27	13.22		14.55	16.53			19.58			21.06	23.56	0.33	2.39	3.28
錫	6.15	7.15		9.10	10.47		11.36	13.19	14.12	14.50	16.09	17.56	18.10	19.50	22.40		21.06	21.49	1.05	1.42	3.45	4.23
州	7.32	8.27	9.40	10.54	13.02		12.21	14.08	15.04	16.02	17.03	19.08	19.33	20.43	0.40			22.35	2.36	3.11	4.45	5.22
山	8.53	10.05	10.50	11.46	14.15			14.53	15.56	16.46	17.42	19.47	20.24		2.12				3.39	4.05	5.34	[illegible]
海	10.40	11.55	12.10	13.05	16.35		13.40	15.50	16.50	18.05	18.50	20.50	21.55	22.30	3.35		23.00	23.54	5.10	5.40	6.35	7.10

滬杭線行車時刻表

下行

車次	27 滬杭頭二三等夜特快車	23 滬杭頭二三等特快車	21 西湖號特快車	61 滬杭二三等客車	67 滬杭三四等混合車	1 錢塘號頭二等聯運特快車	25 滬杭頭二三等特快車	41 滬杭二三等客車	43 滬杭頭二三等特快車
海	1.00	7.00	8.30	8.50	参根路 9.20	14.30	16.00	17.20	21.50
江	2.14	8.07		10.34	12.00	15.37	17.08	19.08	23.24
興	3.40	9.24	10.38	12.18	14.43	16.54	18.33	20.54	0.56
石	4.18	10.05		13.04	15.28	17.30	19.08	21.37	1.39
安	4.56	10.42		13.54	16.28	18.06	19.55	22.26	2.23
州	6.00	11.45	12.25	15.15	17.55	19.00	21.00	23.40	3.30

上行

車次 / 站名	42 杭滬二三等客車	24 杭滬頭二三等特快車	2 金陵號頭二等聯運特快車	44 杭滬頭二三等特快車	68 杭滬三四等混合車	26 杭滬頭二三等特快車	22 西湖號特快車	62 杭滬二三等客車	28 杭滬頭二三等特快車
杭州	2.00	7.00	8.30	10.20	10.50	14.30	16.05	16.15	19.05
長安	3.25	7.59	9.29	11.40	12.42	15.37		17.37	
硤石	4.16	8.33	10.03	12.21	13.56	16.12		18.32	
嘉興	5.05	9.18	10.43	13.16	15.10	16.56	18.04	19.30	21.02
松江	6.39	10.37	11.57	14.38	17.06	18.16		21.06	
上海	8.10	11.45	13.00	15.55	18.50 参根路	19.20	20.05	22.35	23.05